迴旋梯

第7屆

文學獎

得獎作品集

新詩組

散文組

小說組

目錄

序　6 /通識中心 林培雅

小說組

總講評/林培雅　10

個評/詹閔旭　12

個評/謝文賢　13

第 1 名 醫社系 尤辰芳／終將成為夢魘　15

第 2 名 醫學系 柯禹安／賜秦王　29

第 3 名 語聽系 李允甄／點菸　55

佳作　視光系 楊采潔／我死後的那些事　77

健產系 葉俞宏／那條鐵軌上蔓生著紫色的花　111

語聽系 陳震／醫生詩人之死　133

醫學系 鍾昕宸／愛　149

牙醫系 陳弘倫／面具人的商店　169

目錄

散文組

個評/葉連鵬　194

個評/黃文成　195

個評/賴鈺婷　196

個評/葉連鵬　197

第 1 名　牙醫系　郭子瑋／弦與線　201

第 2 名　視光系　黃葯宸　／外公　211

第 3 名　醫學系　周愷瑀／外流　217

佳作　牙醫系　陳弘倫／花園裡的菸味　224

語聽系　李允甄／詐聾　233

醫資系　王奐鈞／鹹飯　239

醫社系　黃怡璇／棄子　247

醫社系　黃泓瑞／錦鯉　255

目錄

新詩組

總評/林德俊　264

個評/阮美慧　265

個評/林德俊　266

總評/曹昌堯　267

第 1 名　心理系　吳安沛／門　269

第 2 名　語聽系　陳震／

在那靈魂棲息的森林——致恩師張經宏　273

第 3 名　醫學系　李昀庭／您所撥的電話無法接聽　277

佳作　醫學系　許崇瀚／下雨天　281

牙醫系　蔡宇涵／詩速迷蹤　285

語聽系　邱承萱／致阿尼瑪　289

物治系　羅以馨／我在山裏找黑貓　293

醫學系　陳信安／筆電維修　297

心理系　黃玟綺／五月雨　301

牙醫系　陳弘倫／無限高樓　305

生醫系　洪渝晴／靜夜之行　309

序

秋天是收成的季節，在臺灣欒樹金黃、橘紅交錯的花海中，我在迴旋梯等待文學創作開花結果。

從 2018 年以來，每到 10 月下旬過後，我總會找一天悠閒的午後，泡一杯好茶，或煮一杯香濃的咖啡，將心靈沉澱下來，進入迴旋梯文學獎的創作世界，與作者、和他們所創造出來的形形色色角色，來一場又一場的邂逅。我穿梭在現實/虛幻、昔時/眼前、古代/現代、外地/本土、外太空/地球，那些令人眼花撩亂、目不暇給的多重時空中。也在作者營造出來的氛圍中載沉載浮，時而被拉入失落、悲傷的漩渦中，眼看就要滅頂；時而又被歡樂、溫馨的大手拉出水面，得到一絲喘息。閱讀著一篇又一篇的作品，我感到自己在迴旋梯上上下下、兜兜轉轉，窺見青春生命的內心世界。

這是我們用心孕育、呵護出來的迴旋梯文學獎。

有別於中學時代的作文比賽，大學的文學獎不設題目、主題，將創作的自主權完全交給作者，讓作者得以擺脫所有束縛，用純淨、誠摯的心，回到文學創作真、善、美的初衷，在廣闊無垠的世界中放任自己自由馳騁，描寫所見、所聞、所感、所思，藉由文字構築出多樣的世界。而這些作品也開放讓全校師生閱讀，不同生命特質的人對於創作的解讀與感受，總會有相異之

處，於是在文學作品中，作者與讀者都得以褪去外在的衣物、人設、偽裝等等，直指內心世界，來一場心靈的交流，擦出生命的火花。文學世界就是這麼迷人，無論時代如何嬗遞，世界如何翻轉，文學總是能捕捉到幽暗深處的一絲亮光，觸動人心，照亮世界。

從早期的紫荊文學獎，到已舉辦七屆的迴旋梯文學獎，中山醫學大學在文學創作上始終不曾缺席，在圖資處圖書服務組同仁的努力之下，我們提供一個寬廣的舞台，讓愛好文學創作的同學得以馳騁才華；也讓喜好閱讀文學的同學，能夠觀賞到一場又一場精采的展演。期待在未來的日子，有更多的佳作接連誕生。

每年秋天，我仍會駐足在迴旋梯，繼續等待文學創作，開出一朵又一朵繽紛的花朵。

。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林培雅

小說

尤辰芳／終將成為夢魘
柯禹安／賜秦王
李允甄／點菸





楊采潔／我死後的那些事

葉俞宏／那條鐵軌上蔓生著紫色的花

陳震／醫生詩人之死

鍾昕宸／愛

陳弘倫／面具人的商店

小說組　**總講**評｜林培雅委員

第七屆迴旋梯文學獎小說組投稿作品，共計二十九篇，數量較去年成長數篇，整體仍維持一定的水準，並未因數量增加而下滑，足見投稿同學皆很用心投入創作。本屆的題材十分多樣，有些以現實社會為背景，描寫發生在其中的親情、愛情、友情、工作、家庭、婚姻等等；有些則以虛構世界為背景，例如海賊圈、販賣面具的商店、死後的世界、複製人的世界、鳥類的世界等等；還有將時間設定在古代，或重新詮釋歷史事件，或寫武俠小說，充滿了豐富的想像力。

三位評審老師對於作品的排名一開始有較大的差異，在經過多次反覆討論之後，終於選出前三名及佳作。榮獲第一名的「終將成為夢魘」，具備小說的完整性，能精準聚焦在短篇小說所要表現的主題：藉由抄襲的投機行為考上研究所，但之後卻頻頻擔心東窗事發，逐漸沖淡考上的喜悅，主角內心掙扎過程的描寫十分細膩，且張力十足。小說藉由駕訓班與人生選擇形成對比，突顯錯誤行為一旦做出，將陷入難以挽回的人生窘境，具有深刻反思性。

榮獲第二名的「賜秦王」頗具創意，小說以戰國時代各國互相交換人質的時空為背景，將同為人質的燕太子丹與秦王政設計成一對戀人，並加入刺殺秦王的荊軻，形成三角戀情，這樣的安排不易駕馭，但作者巧妙結合戰國時代的緊繃情勢、男性的爭鬥的本性，將三者置入適當的位置，用這樣的角度切入重新詮釋歷

史事件，創意十足，頗多亮點。

榮獲第三名的「點菸」，以書寫年輕女性面對愛情為主題，雖不宏大，但卻很適合短篇小說的篇幅，足以支撐整個故事結構。小說表現出年輕女性面對愛情的率性，這種特質貫穿全文，讓角色的形象十分鮮明，而這種「飛蛾撲火」的任性，頗有張愛玲、蘇偉貞筆下女性角色的特質。這篇與第一名皆不約而同選擇以駕訓班為背景，但卻呈現不同的意涵，在此象徵學習與成長。

小說組　個評｜詹閔旭委員

什麼是短篇小說？面對年輕世代朋友，我建議可以把它想像成經營一個網紅社群網站。網紅需要什麼？精準客群設定。定時定量發文曝光。有梗貼文。適當的社群平台互動。簡單來說，網紅社群頁面上看似一則平凡貼文，背後可能歷經諸多會議討論歸結出來的最終「精準打擊」。短篇小說同樣是需要作者事先經歷繁複構思、計算、鋪排而出的致命一擊。第七屆迴旋梯文學獎的獲獎作品多半具備此特質。無論是首獎〈終將成為夢魘〉描寫主角抄襲以後的心理壓力與掙扎，貳獎〈賜秦王〉細膩刻畫燕太子丹與秦王的情感流動，參獎〈點煙〉揉捏愛情與駕駛的雙線設計，這些作品都深刻展現短篇小說的魅力，敲出他們各自精彩的全壘打。

小說組　個評｜謝文賢

《只是這一次》

這一次，獲獎的八篇作品中，第一名〈終將成為夢魘〉寫的是現代學生對於學業競爭的焦慮與衝動，情節宛如罪與罰，作者隱喻技巧高明。第二名〈賜秦王〉冶童話故事與上古傳說於一爐，整合能力出色，情節格局亦頗見創意。第三名〈點菸〉書寫都會愛情，得與失若有似無，情慾的流動掌控度佳，文字犀利而有詩意。佳作〈我死後的那些事〉重新建構死後世界的規則，文字風格詼諧，悲喜的情緒掌握得宜，閱讀樂趣高。佳作〈那條鐵軌上蔓生著紫色的花〉書寫有實驗性，文字秀逸優美，情境轉場設計高深，稍有閱讀難度。佳作〈醫生詩人之死〉悲傷而略帶絕望的敘述氛圍，故事讀來並不輕鬆，有思考深度。佳作〈愛〉以愛為名，角色與角色之間卻都極度缺乏愛，意象的設計有巧思，衝擊而觸動人心。佳作〈面具人的商店〉像是一則舊時代的寓言故事，以面具為隱喻，直書人與人之間的坦承與造作。

就如選舉，文學獎的名次評選，就是一種協商的結果，獲得最大公約數者出線，個別評審心中的最優作品，或許並不如排名所示。

以此勉勵所有參選、入圍乃至得獎的同學，若你喜愛書寫，持續寫下去便是，一次的得獎或落選，代表的就只是一次，並不是全部，終究還會有下一次。

第一名　終將成為夢魘 ｜尤辰芳

得獎感言：

非常謝謝各位評審的用心，很開心在激烈的評選會議中得到了第一名的殊榮！

「夢魘」給人一種無法擺脫的、焦慮的負面感受，而主角在他人期待與自身的自卑感之下，選擇以抄襲的方式來達成目標，但從她知道抄襲是件錯誤的事情時，就算取得理想的成果，它也同時是種夢魘，將在未來無時無刻折磨著她，即便她最後選擇步入理想中的研究所，但那份害怕祕密被揭露的心情，想必也會糾纏著她整個碩士生涯，甚至一生。

最後的警鈴，不僅是駕訓班中的壓線警示，還是主角內心深處對自己最終抉擇的責問。

終將成為夢魘 | 尤辰芳/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系碩士

人對於尋找自己的名字有種莫名的天分，儘管學校將各系的榜單都集合在同個檔案中，她還是在點開的幾秒內精準定位到自己。此刻，看了二十二年的名字竟有些陌生。倒不是因為盯著同個國字看太久而產生的神經疲勞，而是它所在的位置，雖然排在最末端，但標題是粗體字的「正取」。

她一個中庸之姿的學生考上研究所了，還是只收十人的著名頂大學系！在她所學的專業領域中，研究所畢業的起薪遠比大學畢業更上一層次，而在名校培訓下的學生又受業界青睞，是同系的人眼中夢寐以求的發展機會。

手機螢幕頻繁亮起，有同學整理出班上考取研究所名單並發布於班群，祝賀的訊息一擁而上，恭喜的字句與貼圖一條一條將她掩埋。心跳愈發強烈，幾乎無法呼吸，她以為此刻的榮光足以照亮自身的坑洞，沒想到反而將身後的陰影照得更加猙獰清晰。

這一定不是夢，因為她並未被驚醒。

兩個月前，在同個房間，同張桌椅上，是她親自塑造出了這片令人無法忽視的黑影。當時適逢推甄資料繳交在即，在準備好自傳、讀書計畫後，最重要的研究計畫她絲毫沒有頭緒，這份計畫相當於在碩士期間的研究方向，能夠展示出學生是否具備研究潛力，以及學生的研究興趣是否與系所定位相符，無論是在書面審查還是實體面試都是會被著重討論的部分。

「慘了……」她的手與滑鼠之間被汗水浸得濕滑，「唉，要是不報名研究所甄試，現在也不會有這些壓力。」仔細想來，她

為何要去讀研究所呢？就算只有大學畢業的學歷，仍然能夠找份足以養活自己的工作。只是，看著好友們紛紛選擇往上爬，只有她還留在原地，被拋棄、瞧不起的感覺包裹著她。她捫心自問，難道自己的能力配不上他們嗎？空白的 word 檔就像在嘲笑她的無能，無力反駁之下，那顆敏感的心又下沉幾分。

沒辦法了，她緩緩將鼠標移向小組作業的資料夾，她實在需要參考範例和靈感。印象中有堂課程的小組研究作業被教授打了接近滿分，作業內容由學霸撰寫，她雖然只負責美編、排版，卻也因此沾光，成績提升到了班級前段。

她幾乎是跪著讀完報告的，無論重新看過幾次，都一再地被學霸筆下的密實架構和深度論述懾服。她吞了吞口水，深知不能直接將這份報告當成自己的研究計畫繳交，不過借用一下學霸撰寫報告時的參考文獻也許沒問題。

她點開了專門放置參考文獻的資料夾，裡頭將近八成都是英文期刊，多虧科技發達，她轉手將它們丟入翻譯軟體後，馬上就能順暢閱讀。上天彷彿是要憐憫她的臨時抱佛腳，在瀏覽到第三、四篇文章時，她驚喜地發現這些研究與頂大的系所發展方向相似，研究計畫便在幾天內有了雛形。

隨著架構、方法的完整，她忽然意識到，構築成研究計畫的資料大多來自特定一篇論文。本就不多的欣喜被這自覺沖刷殆盡。沒有回頭路了，甄試資料下周就要繳交，她又還未給指導教授過目自己的研究計畫，現在再做大幅度調整絕對會來不及。

不過在她們專業領域的期刊數量驚人，她也都是參考英文的論文，真的會被發現嗎？抱著忐忑的心情，她將文章丟入論

文比對系統，絕處逢生般，她預期會有爭議的部分全都沒有醒目標示，文章相似度落在合理的範圍內。看來比對系統也難以識別出英翻中的重複部分，只要審查委員沒有讀過些英文文章，根本無法發現她的行為。在這一絲慶幸下，她一鼓作氣將研究計畫擴增到指定頁數。

在截止日當天，她終於湊齊所有資料，而在送出資料前，還需勾選確認遵守注意事項的方框，她見時間來還得及便仔細閱讀，而「嚴禁抄襲」等字樣埋伏已久，讀到這一段的她登時慌了神，不敢再細看說明與懲罰，逃跑般一目十行地滑到底部，按下確認送出。

祝賀短訊好不容易消停，電話接踵而至，來電顯示正是學霸。

「妳有看到妳被頂大錄取的消息嗎！」

「有、有喔。」

「恭喜耶，那怎麼不回訊息？我們在約有上榜的人出去慶祝，妳要不要去？」

學霸都特地打電話過來了，再不回應恐怕會引來更多關心，她可不敢承接過多目光。而慶祝的飯局上一定會圍繞著研究所推甄的心路歷程討論，她沒有把握自己能表現出「苦盡甘來」的感概。

「在妳們約的時間我剛好要跟家人去吃飯耶，那時又是最多人共同有空的時間，那我這次先PASS，等下次再約啦，妳們就不用再調整了。」她拉高嗓音，盡量符合自己在這時應有的雀躍情緒。

「好吧，那下次約就以妳有空的時間為主。是說剛剛也有人在問要不要揪團去報名汽車駕訓班，現在都確定有學校讀了，是最沒有課業壓力的時候，我記得妳也還沒有汽車駕照，可以一起去。」

「駕訓班啊……」

「會開車後跟不會開車時的世界有蠻多不同的，行動力會變高，就算妳有興趣的研討會舉辦在其他縣市，妳也能輕鬆參加。而且如果未來要做田野調查，有車也比較方便蒐集資料。」

再度聽聞與研究有關的話題，心虛作祟下，她不好意思再拒絕，便說：「聽起來很不錯，那我也去報名。」

畢竟選擇往上讀研究所的人只是小眾，她們幾位好友在必修課的課間聚在一起時，就像是高知識份子的圈圈，她在被好友包圍之中看向其他補眠和滑手機的同學，突然覺察到了兩個圈子的界線。

「詼，妳有選擇要接受還是放棄了嗎。」系花一把拉開她身旁的座椅坐下，撐著頭，睜著一雙妖嬈的柳葉眼望著她。

「什麼？」她本能地與其對視，卻在會意過來後下意識閃避眼神。各校系放榜後，所有正取和備取的學生只是具有入學資格，接下來尚需到各校招生組網頁填寫有無入學意願的調查表單，經過此步驟後才能算真正確定錄取身分。

「這還要猶豫嗎？」學霸從她前方座位回頭，順勢加入話題。

「我是備取第一位耶，就差一點點，要是正取中有一個人不去就好了。」系花終於將她具威脅性的眼神挪開，「妳真好，直

接被國外研究所錄取，都不用擔心這個。如果最後那十個都選擇接受，我真的會哭死。」

「看個人造化囉。」學霸笑了笑，接著看向她，「喔對了，教授有跟我提到說，妳雖然很晚才交出研究計畫，但是完整度很高，有些地方就算不改也無礙，因此當時才只幫妳修訂文章格式而已，最後，妳的資質能錄取頂大當之無愧。」

她跟系上教授的關係不熟，但是研究所推甄需要的研究計畫和推薦信又需要系上教授的指導與協助，而學霸在某位教授的底下當助理，便順勢將她介紹給那位教授。她以為她遲交研究計畫已經造成教授的困擾，留下不好的形象，沒想到教授還願意說她的好話。

「我跟我的指導教授往來了五、六次才修改好研究計畫，據我所知其他人也改了不下三次，妳竟然一次通關，之前怎麼都沒發現妳是個天才。」

系花的平時成績略高於她，但頂大正取的最後一個名額卻落到她手中，難免會不甘心，再說了，她此時也沒什麼底氣，即便能夠感受到妒意的鋒芒，她也只敢輕描淡寫地說：「哈哈，只是那份計畫書運氣好，符合教授和甄試委員的期待而已。」

「別謙虛了，我超好奇我到底哪裡不夠好，可以借我看看妳的研究計畫嗎？」隨著系花的湊近，身邊的空氣被擠開，取而代之的是勒住喉嚨的窒息感。

靜默一陣後，又是學霸解救她於水火。「我雖然不能替她決定，但還是要提醒一下，不要在論文發表前將自己的想法分享給太多人，否則被別人捷足先登就不好了，要懂得保護自己

的智慧財產。」語畢，學霸對她挑了挑眉。

順著這根救命繩，她隨之點點頭，說：「沒錯，不好意思啦。」

簡直精疲力盡！她再無法留意系花與學霸的對談，一放學便直奔駕訓班。

「美女，妳之前真的沒有開過車嗎，開得很順喔，兩個星期就把場內考試的東西都學會了。」坐在副駕駛座的教練向她比了個讚。

這份肯定她得的踏實，打從心底歡欣，但笑容尚未展開，教練又補充說：「不過那個煞車不用錢，多踩一點。妳有很多學長姐就是在練習的時候都開太順，結果考試時速度太快，轉彎壓線，直接下次再見。就是要注意一下速度，其他都不錯啦，妳自己慢慢練，我去看其他人嘿。」

教練離開之後，她獨自駕車重複練習每個考試關卡，「後照鏡對到橘線後，方向盤往右打一圈半，車身跟安全島平行後回正……」在默唸口訣的幫助下，她壓線的次數屈指可數，其他學員開到哪警報就響到哪，相較之下顯得自己很優秀。一次次順利完成關卡累積的成就感使她逐漸放鬆，像是被撫平了褶皺，連呼吸都通暢，甚至展開想像，她可以自己開著家裡的舊車，載上家人到各縣市旅遊，也可以在睡不著的凌晨找上各地好友吃宵夜，抑或是……將上學的大背包和筆電丟在副駕駛座，在頂大的校園中穿梭，開到距離上課最近的一棟教學大樓後，穿著優雅的連身裙下車，即便是夏天都能以乾淨清爽的形象踏在與其氣質相配的書香步道。

前有論文原創性比對檢查結果合格，後是指導教授大力稱讚，在回家的火車上，她最擔憂的部分猶如窗外雲煙迅速掠過，轉眼便是安逸的晴空萬里。

「我回來了。」

尚未脫下布鞋，媽便衝到她面前，遞出一封牛皮信封，說：「有從頂大寄給妳的掛號信喔！妳看看是不是錄取通知書。」

信封上印有「招生委員會」的紅字標楷體，她深吸了一口氣，激動之情提到喉頭，在又酸又刺的感受下，仍冷靜地說：「我還沒去網站確認要不要去啦，應該是其他的東西。」她期待著開信，扔下隨身物品後，馬上衝進自己的房間拿剪刀。

她踏入房間，便聽見窗外傳來微弱的垃圾車背景音樂，家庭主婦短暫的社交舞台開場了，屬於媽的爽朗笑聲在一片交談聲中特別具標誌性。她一邊拆著信，一邊注意外頭的熱鬧。

「妳家高材生回家啦！妳不是說要鋪紅地毯歡迎。」

「唉呦今天才把錄取通知書給她，等到開學後再鋪也不遲啦。」

「就說不是錄取通知書，這封信只是甄試的紙本成績單。」她舉著抗議的手對窗碎碎念，這張成績單內容與線上的榜單相同，只是紙本通知較晚才拿到而已。「而且鋪什麼紅地毯，太誇張了。」

垃圾車聲音漸行漸遠，媽仍然在人群之中：「我們家的

哥哥姊姊都只有高職畢業，就屬妹妹最爭氣啦。」

「這就是歹竹出好筍。」

「我們家的弟弟小妳家妹妹一歲而已，我讓他明年報考研究所時來請教一下訣竅。」

「當然好啊，一起去讀頂大當同學，哈哈哈哈。」

外頭的笑聲逐漸奔放，她拿媽媽一點辦法都沒有：「真是的，媽怎麼能隨便幫我答應人家。」

隨著外頭的熱情停歇，她也跟著沉靜下來。

好久沒有聽到媽這麼中氣十足地說話了，以往在倒垃圾期間，都是其他鄰居在炫耀自己家的孩子又拿什麼獎學金，而一旦提到哥哥姊姊，媽又會更加沉默，而她讓媽成為了這陣子的話題主角，媽心裡一定很開心吧！她放下開門跟媽理論的想法，坐回椅子上。一想到她為媽爭了口氣，心底就泛出甜滋滋的味道，望著手中的成績單，眾人求之不得的機會就在眼前，是否真是她作繭自縛了？

這個念頭才剛冒出頭，便被突然響起的手機鈴聲截斷，是學霸的來電。

「喂，妳是不是忘了什麼重要的事情。」

現在正值假日，應當沒有課業相關的事務。她實在想不到，趕緊向責她關子的學霸求助：「妳快說啦，我忘記什麼了？」

「頂大線上填寫入學意願表單的截止時間只剩下兩周，妳決定好了嗎？系花跟我說目前只剩下兩個人還沒做出回覆，我就在想妳是不是其中一個。」

雖說頂大早就開放了表單填寫，但她一直逃避點開網頁進行

確認，沒想到學霸又來關心她。她腳掌踩在椅子上，一手拿手機，一手環抱膝蓋，回覆面對此問題的固定答案：「我其實還在考慮……」

學霸那頭遲遲沒有說話。她的疑惑迅速膨脹，自從放榜後，學霸多次關心她的選擇，雖然兩人關係不錯，但這也太緊密了，畢竟無論她如何抉擇都不會影響學霸的前途，難道對方只是單純好奇嗎？

「妳的研究計畫是拿我們之前小組報告的某篇參考文獻改編的吧！」

學霸若無其事地吐出她的憂患，它在被發現後化為實體，周遭頓時闃寂無聲，她睜眼看著它伸出漆黑乾枯的手攫向自己。

怎麼會！學霸怎麼會知道這件事！

她的手止不住地顫抖，失去掌控般，恐懼使她僵直，好奇事態發展讓她仍保持通話，而自我懲罰的心理則逼迫自己打開耳朵，承受接下來的抨擊。

「這些文章是我找的、我看的，我都有印象。原來真的是這樣嗎？」她的沉默成了最有力的佐證，學霸也沒有催她，繼續說，「畢竟妳的指導教授是我的老闆，我們平常還是會聊同學間的話題，教授有跟我談過妳的文章，我才覺得有點熟悉。」

她甚至不知道學霸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發現的，在放榜之前嗎？還是在這次的假日之前？如果是前者，那她的一切偽裝豈不是都被看在眼裡！簡直無地自容。

「哈哈哈因為是一起做的報告，所以不小心用到在腦海深處的記憶了吧……」她的笑乾澀不堪，為了不讓學霸針對她的理由追問，趕緊又說，「謝謝妳特地來提醒我，那妳要去國外讀研究

所的東西準備得如何？」

「妳知道抄襲被發現的話有可能被撤銷入學資格嗎？還有妳以後的著作都將不被信任，對妳的前途也有很大的影響。」學霸飛快的語速打斷了她的歪念頭，「靠這種方式得到地位，是會出事的。」

學霸嚴肅的嗓音下，她如同被訓斥的孩子，喃喃說著：「我不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希望提醒妳，不可以抱有僥倖的心，像這次就被我發現了，下次呢，要是被教授或競爭對手發現，那妳就聲名狼藉了。」學霸精準痛擊她的遮遮掩掩的地方，她就如一隻處於陰暗處的獸類，被強光發現後倏然僵立，瞪著徬徨的眼，手足無措。

「妳好好想想。」接著，學霸主動切斷電話。

她感覺像是被潑了一盆冷水，歡欣熄滅，陰暗蜂擁而上。聽起來目前只有學霸知道這件事，但難以保證她不會跟系花說，亦或是在聚會時，把她當成談笑風生的話題。

等到身體的顫抖緩和過來後，她用電腦登錄網頁，進入她避而不見的選擇畫面。「接受」與「拒絕」兩個選項框僅一線之隔，倏然間，淚流滿面。雖然事成定局，但她實在無法狠下心，截止日還沒到，只要在做出選擇之前，就好像自己還握有決定權。

汽車駕照考試同樣在兩周後進行，當她一頭栽進題庫時，才得到了片刻喘息。

這兩周中，學霸在學校與她的互動一如既往，也沒有再提到任何有關研究所的事情，好像那通電話只是她栩栩如生的夢魘。

汽車駕照筆試結束，她考了滿分，所有題目都是有在模擬測驗中寫過的，她靠著自己的努力得來耀眼的成績，即便沒有榮耀榜可以掛上名字，她還是感到光榮。

上午筆試之後，要到下午才安排場內考試和道路駕駛考驗，在中午休息時間，手機的行事曆跳出提醒，是頂大入學意願表單的填寫截止通知。她已經拖到不能再拖了，系統再一個小時後就要關閉，便連忙拿出手機進入指定頁面。

再次面對那兩個選項框，不同於以往的躊躇，她心中某個回答正大聲叫囂。

她報名駕訓班就是為了以後去頂大讀研究所時方便上下學，而她現在都已經成功一半了，再說，媽都將她要去頂大讀研究所的事情昭告天下，要是她反悔不去，她們在鄰里中還要怎麼抬得起頭？

她深吸一口氣，這幾天的時間足夠她沉澱了。「接受」的按鈕在觸碰下由白轉紅，接著系統便跳出了「成功送出」的視窗。

她以為在做出最終決定時可以放下心中的大石頭，但那種鬱結的感覺仍梗在喉頭。

在下午的考試中，即便場內有遮雨棚，炙熱的空氣與汽車排出的廢煙仍烤得人頭暈，手機在室外使用了一會便迅速發燙。就快要輪到她了，她滑著手機記事本，不斷重複路邊停車、倒車入庫、曲線進退等關卡的口訣，就在她默背的同時，不斷有聊天室的訊息跳出，遮蓋住她的視線，定睛一看，是不斷發送哭泣貼圖的系花。

「去頂大的名額沒有了……」

「我以為最後還沒做決定的人是已經要放棄了的，但他竟然

在最後一刻選擇了同意，那既然本來就要接受，為何不早一點做決定，害我這幾天心神不寧！」

「實在太討人厭了。」

這是她第一次看見系花如此失態，即便系花不會知道誰才是那壓線做決定的人，但她的良心仍受到譴責，而更讓她感到為難的，是她奪走了系花朝思暮想的發展機會。手機被這一連串訊息弄得更燙了，就像是系花的怒火，懲罰般試圖灼傷她的手掌。

「發什麼呆，換妳啦！」教練伸手在她眼前揮了揮。

她回過神，走向教練指向的那台教練車，她如機器人般唸出行前檢查的項目。坐上駕駛座後的第一個關卡是曲線進退，車輛需前進並倒車出Ｓ彎，由於轉彎幅度大，車道又狹小，這也是最多人卡關的關卡。她已經練習了一個月，早就熟能生巧，然而，她的心臟劇烈跳動到她呼吸急促，在回想口訣時，校花鮮明的憤恨佔據了她的回憶，此時她已駕車前進到底端，接著該倒車出去了。

她不敢再回想，但也失去口訣的幫助，一不小心便倒車過頭，右後輪壓到黑色管線，霎時間警鈴大作，她在先前的練習中並未犯下此類錯誤，而回響的警報聲讓她無法冷靜，她連忙換成前進檔位，將車輛往前挪，但又並未注意前輪與界線的距離，這回壓到另一邊的管線，方才停歇的警報聲又再次鳴響。沒有人上前要她下車，但心裡已經開始祈求此刻有人能拉下她，解救她於此困窘。

她透過車窗看見後頭大排長龍的考生，全都在等她進行完曲線進退的關卡，胃酸大量分泌，她吞了吞口水，再次嘗試倒車，由於車輛已經偏離口訣的適用情境，因此只能靠自己來判斷，她

正卡在轉彎處，後退的幅度還差一些就能使車輛轉到正確角度，為了有更多距離，鬼使神差下，她踩了腳油門，後輪猛地輾上安全島，往上彈起後再也動彈不得。

她的手不由自主地從方向盤上滑落，眼前的世界逐漸由黑斑佔據，唯一清晰的，只有那狂躁迴響的警鈴……

第二名　賜秦王｜柯禹安

得獎感言：

感謝迴旋梯文學獎、感謝評審老師、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感謝台北動物園、感謝《秦謎》、感謝安徒生。感謝山海經、水經注、司馬遷、林奕含、普羅高菲夫、The Other Boleyn Girl。感謝坤泰盃作文比賽，也感謝在十四歲那年拿起筆的自己，從來沒有放棄寫作的自己。這部小說對我來說，是一個太好太好的濫觴。

賜秦王 | 柯禹安 / 醫學系

燕丹又一次同趙政講臞疏的故事。

那是一種深藏在冰洋中的神獸，額頭上突兀著一根螺紋環繞的犄角，沉眠於水下的時候似魚，躍出海面時又似鬃毛飛揚的駿馬。據說，這種神獸是海底鮫人國的聖物，祂的角象徵著鮫人國的國運，如果臞疏失去了祂的角，那鮫人國也會隨之滅亡。

這個故事原來叫鮫人王的女兒。至於為什麼燕丹喜歡叫它臞疏的故事而不是鮫人的故事，是因為在故事的最後，鮫人公主拔掉了臞疏尖刺的角捅穿了人類國王的胸膛，以至於受到臞疏的詛咒而變成泡沫，落得個永世不得超生的結局。

顯然臞疏才是故事真正的主角。

「公主不願把臞疏的角交給人類國王，當一個出賣母國的王后。只得用極端的方式結束兩國的命運，鬧一個玉石俱焚。」

燕丹揚起下頜，眼神慢悠悠地落在帷帳背後明明滅滅的燈燭上，雙手則守禮地背在身後：「所以啊，比起祥瑞，我倒覺得臞疏是一切悲劇的根源。」

胡說，那明明是祥瑞。趙政指正道。你之前說那是祥瑞的。他枕在燕丹的大腿上，只隔著一層幽藍的紗，柔軟的，夾雜著濕潤的味道，像浸淫在溫暖的海洋裡。

其實他沒見過海洋，但燕丹就是海洋。他來到秦國，像推遲的潮汐，狹著柔波與海風徐徐而來，溶進他龜裂的回憶裡，捧希冀來給他。

「是是是，是祥瑞。」燕丹笑得如綻開的水花。
有什麼可笑？趙政直起身子，扣住燕丹的肩膀。他語氣僵直而嚴厲，臉上卻掛著微笑：寡人很可笑嗎？

燕丹想偏頭避開秦王政那令人發怵的笑意，那像一整座太行山排山倒海地壓在他身上，抖落滿山污穢的塵泥。但他卻看見自己猛地靠了過去，如海浪拂過礁石一般，在趙政耳邊落下一個淺嚐輒止的吻。吻下是凝固的水痕與鹽粒。

對不起。他聽見自己斷斷續續地說。讓我笑吧。哪怕是在夢裡。我真的很想笑但就是笑不出來。很久以前就笑不出來了。笑也是哭哭也是笑。吉也是凶凶也是吉。善也是惡惡也是善。對也是錯錯也是對。

對不起。所有的正邪善惡哭笑貪嗔癡怨。**非常對不起**。

＊

秦王政十六年。燕下都。

燕丹難以填補的虧欠也許是從田光自盡的時候初見端倪的①。那個遊俠在他宮中小住了一陣，與他豢養的壯士日日談天說地——這幾乎讓燕丹「相信」他確實是正在馬不停蹄地籌備偉大的刺秦計畫——卻又突然荒唐地死了。

田光沒有兒子，燕丹便索性替他不存在的孝子孝孫做了喪主。在這個動盪荒謬的年代禮皆可廢，但人們心裡卻也還寄生著枯舊的道德。他哭了三天三夜直至大殮完成死者入殯，指揮下人煮了兩匡黍稷置於西牆，三鼎並陳立於門外，又朝著東方放了幾柄蠟燭。然後燕丹看到荊軻，他面無表情地站在帷堂西邊的台階上。微風徐徐送來他身上時髦的皂角味，燕丹絕對能想像到荊軻看著田光咬舌自盡時的表情——一樣的波瀾不驚，甚至更加淡漠。

「先生為何不哭？」半月後的奠儀上，燕丹忍不住發問。

「你為何要哭？」荊軻挑眉道，彷彿對眼前人的身分一無所知，但令人又好氣又好笑的是他根本清楚得很。但就算面對匹夫如此，燕丹仍要維持燕王室唯一嫡系男嗣、召公後裔、不可動搖的王儲、燕國太子的得體——燕太子的姿態一向很標準，就算是在打呵欠的時候也禮貌的無可挑剔。就如同每次從他口中吐出的

華美話語一樣。

「田先生是為了大燕而死。」他眉頭恰到好處地沉了下來。

「難道太子是為了大燕而哭？」彷彿聽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話一般，荊軻輕蔑地笑道：「那想必樊館②也是為了大燕而建了。」

燕丹知道他得對荊軻的挑釁視若無睹，因為他是田光留下的最後一張牌了：「先生若能為大燕效力，就是要一百座荊館，丹亦在所不惜。」

「我非燕人，有什麼理由為燕國效力？」荊軻輕笑著反問：「除非有人能成為那個理由……燕太子，你會是那個理由嗎？」

＊

秦王政十四年。咸陽。

你父親似乎認為你會是那個理由。秦王政哈哈大笑。**你**。他笑得都有些抽搐了。李斯，燕王喜覺得寡人會看在他兒子的份上而忍耐著不把他從他可笑的小王座上拽下來。

燕丹被困在黑壓壓的秦文秦武中間。穿著鬆垮的秦裝也許他

也是他們的一部分。微笑微笑微笑。什麼話也不要說。但他不知道他還可以撐多久。然後秦王政站了起來，他大步流星地走下台階，伸出手，但不是來拯救他的。

他被提起來，翻倒了几案上的蔓菁燉羊肉羹。黑色的直裾塗在地上，紅色的中衣是透明的。戲謔的視線從四面八方包圍過來，亂棍打死他赤條條的自我。

他們把他的精神梟首示眾。燕國八百年國祚是廢棄的棺槨。二十八歲的秦王政是劊子手。十三歲的質子趙政是收屍人。

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歡。

在兩人都還只是邯鄲質子的時候，知識是最天真無邪的遊戲。燕丹沒有年紀相仿的朋友，趙政是唯一的了。尤其是燕丹還比他虛長兩歲，他非常喜歡年齡差帶給他的那種優越感，這讓他總是懂得比趙政還多。

比如說，在那個時候他可以說故事給趙政聽。燕國是海洋的國度，趙政喜歡聽燕國的故事，聽海的故事。後來說故事變成羞辱人的節目了，但每次聽故事時，趙政還總是很專注。他用秦王政的手壓制燕丹跪下，卻用稚童的眼神俯瞰著他。那眼神灼熱的

好似多年前兩人相互取暖的篝火——早已熄滅的篝火。他強行把早已死成灰燼的東西點燃起來，這根本是犯罪，就像晉文公放火燒掉的那座山一樣③。

燕丹總是想介子推的故事，在秦王政每次完成他大庭廣眾的羞辱，又回到燕丹的宮中扮演趙政的時候。趙政不會叫他割大腿肉，作為疼痛的代替，他只要張開大腿就好。但其實撕開他的衣服比撕開他的傷口更痛。丈夫所恥，恥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見劫以虧其節也。他想他寧可做把溫良恭儉讓刺在臉上的貞女，全身上下最珍貴的就是那張一次性的處女膜，破了就破了，要麼一死了之，要麼習慣下去——第二次跟第兩百次一樣麻木。但男人的貞操是身分決定的，是權力決定的。秦王政的身分與權力決定要用這種方式羞辱燕太子丹，所以他永遠不可以習慣，也永遠不可以一死了之。

我愛你。結束以後秦王政會痴迷地抱著他：**我比你父親還愛你**，所以你不要走。我不會放你走的。

他痴迷地好像十六歲的趙政，還沒套上任何實在的身分與權力的趙政，與他遍體鱗傷的相愛的趙政。

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頭白，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

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陣陣，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他跌在地上尋找散落一地的衣服，幻想著把碎掉的尊嚴穿起來，又很快地意識到一切都徒勞無功。他心裡原本有無數惡毒的畫面，卻全部被趙政一句自以為是的告白給消除了。自以為是，沒錯。趙政想證明自己是愛他的，但趙政可以證明什麼？他搞不定呂不韋、夏太后、華陽太后，他連自己的母親都搞不定，他根本什麼都證明不了。現在趙政變成了秦王政，他還是什麼都證明不了，因為他連自己的善變跟矛盾都搞不定，連自己的想法都朝秦暮楚。

但燕丹其實一直在等著別人的證明，從前等著他父親，現在等著趙政。父親說他愛他，說他是他唯一的兒子了，所以他在七國之間被丟來丟去，為他昏庸懦弱的父親賣命。趙政說他愛他，在邯鄲的暖陽下和著初春的青草味愛他，在咸陽的星空下不去管陰謀詭計愛他，現在他真的但願他愛他。

碰他、求他、佔有他，這些都不是愛他。

明明以前的趙政知道什麼是愛他，他好想證明他沒有變。「證明給我看啊。」他又笑著哭了。

*

燕丹不知道他要逃回燕國的消息是怎麼走漏風聲的。那天晚上的風狠極了，趙政闖進他宮裡，提著劍，劍上插著一隻白色的大鳥。

「你走啊！」趙政用力把劍甩到了一旁：「走啊，烏頭白，馬生角。燕丹，拿著臞疏角來殺我啊！」

他大概是想要以灑脫的口吻講出這句話的，但身上掩飾不了的酒氣出賣了他。燕丹全身都在抖，他想後退，但趙政卻沒再動作了。兩個人就這樣看著對方，如白鳥胸口乾涸的黑血，陷入了恐怖的沉默裡。

那天燕丹終是沒有回話，他不知道那是他最後一次看到趙政了。

*

秦王政十七年。薊城。

燕丹寧可相信他當初真的是為了證明趙政的真心才從秦國逃回來的，那麼他就可以繼續演出一些無理取鬧的愛情戲碼，比如等著秦國打過來然後當作「孟姬」回到秦國④，又做回秦王的佳

冶窈窕以充下陳。

但可惜這些都不是真的，現在燕丹已經很難回想五年前自秦亡歸的具體理由了。想來想去，那還是因為他是燕太子而不是孟姬——他曾經以為燕國會需要一個太子，每個活著的國家都需要一個在國內的太子的。但他回來，看到燕王喜，才終於知道燕國為什麼不需要太子。燕國早就名存實亡了。

「說到底，你當初就不該從秦國回來！」在燕國的屍體上蹦跳的燕王喜說：「你為何要回來？啊？寡人讓你待在秦國，那是為了我大燕，也是為了你好。」

他的父親站在宮殿的盡頭，他跪在另一邊，隔著回音。

「左右秦王也不會虧待了你，寡人都聽說了，秦王連宮殿都要為你蓋了，不是嗎？」燕王喜張牙舞爪的樣子看起來有些心虛：「質子當成這樣的也只有你了！」

「質子？」燕丹冷笑：「兒臣究竟是質子還是棄子，大王會不知曉嗎？」

「逆子！」燕王喜氣得都要跳起來：「你是燕國的太子，寡人唯一的兒子！燕國早晚都是你的！你就這麼急不可耐地要取寡

人而代之嗎？」

「急不可耐的是秦王！」燕丹膝行而前：「韓王安、趙王偃，現在秦軍已經駐紮在易水畔了，大王不妨猜猜看下一個是誰？」

「秦國若打過來，那也是你自作主張地跑回來的緣故！」

「是，兒臣繼續留在秦國當質子，秦王就不會動燕國，就算韓趙魏楚齊全部都被滅了也是一樣。」燕丹本來不想哭的：「您永遠都是燕國的王。」

可能是淚水模糊了視線，燕丹覺得他父親深藍色的影子像是沉入海裡了，同樣沉下去的還有樂毅、秦開、劇辛，甚至是昭王的黃金台⑤，全部變成海面下若隱若現的影子了。

燕王喜嘶吼著把他轟出殿去，他用力掐自己的鼻子，想著無論如何得止住哭聲，就這樣走下殿外的台階，他的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但這台階好似看不到盡頭一般，一路就通往萬劫不復的深淵了。

＊

秦王政二十年。薊城。

在燕丹又一次從叫不出名字的男人身邊醒來後，他才赫然意識到他好像的確是把秦宮的深淵帶回燕國了。他被趙政傳染了一身齷齪的黑色，現在他宮中簡直無處不尖叫著提醒他這段恥辱的過往。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他身邊就沒有女人了。他曾經有一個太子妃，在他第一次質秦時就死了。燕丹甚至想不起她的樣子，那時候他還沉浸在與趙政的青少年愛情妄想裡面。後來這些愛情妄想也死了，剩下秦王政帶給他的見陵之恥，像一隻禿鷲，盤踞在他身體裡。他曾以為逃離了秦國後，這隻禿鷲也就被遠遠拋開了。但記憶就像腐敗的肉，開了個壞頭，那些見不得光的、抬不起頭的、黑暗陰溼的、昏亂不堪的，循著味兒，輕而易舉地就又找回來了。

燕丹發誓他要忘了趙政，或至少讓自己不要再每個晚上都夢到那張臉。所以他只能從他宮中的養士身上轉移注意力。夏扶和宋意很乖，就算是在床上也一個口令一個動作，聽燕丹的命令行事。但荊軻不一樣，燕丹知道他一直是一匹拴不住的狼，從帝丘跑到了燕下都，扮成家犬的樣子拴在燕丹腳邊，卻不忘摩挲著獠牙。

比如現在，荊軻一手掐著他的腰，一手扯著他的頭髮，把他按在几案上。木製的几案隔著那卷絲絹督亢地圖，原本刺骨的溫

度被捂熱了幾分。他張了張嘴，荊軻低下頭，笨拙地吻他的唇。

粗暴，野蠻，血腥。連一點點身為門客該有的恭謹也不見蹤影。

就和趙政一樣。燕丹想。除了他和荊軻，沒有人敢吻他。

荊軻和趙政一樣，會讓他痛。**做愛本來就是要痛的**，現在只有荊軻能滿足他。

「太子不愧為水德之表率⑥，果真是海納百川。」荊軻抓著燕丹的手去沾那汩汩的春水：「我有一計，定教那秦王滿意……」

荊軻撐著桌沿，一邊動作，一邊抓著他的手腕放到了地圖上。

「太子就寫，」荊軻靠近他的耳朵：「秦、王……」

燕丹見自己沾滿體液的右手，隨即便知道荊軻讓自己做什麼。因為情熱而怦怦跳動的心臟蠱惑了他的思緒，鬼使神差地，他便真依荊軻所言，用手指在地圖上一筆一畫地寫下了個「秦」字。

「嗯……然後呢？」像被拋到了天上又急速墜落，不知天地為何物。

「然後寫，且⑦——」荊軻故意拉長此音：「不如荊軻、萬、一……」

燕丹似乎還在雲裡霧裡，直到他磕磕絆絆地寫完了「且」字，才看出其中玄機。他有些費勁地轉過頭，對荊軻挑釁地笑道：「秦王、虎狼之師、豈是爾等可以比擬？」

荊軻並不答話，只是順勢掰過他的頭與他接吻。說是吻，卻更像較勁，像要把對方眼裡的其他人通通掐死一樣。

「我百思不得其解，你總是秦王東秦王西的，彷彿一日也離不開他，」他忽然低聲笑了起來：「**你真的想要他死啊？**」

你真的想要他死啊？

荊軻只是調笑，但燕丹難以自抑地痛哭了起來。彷彿他全身上下所有的孔洞都潰堤了。靛藍色的水洶洶地湧出他的身體，不停地流，不停地流，流乾了，剩下黧黑的乾屍。

他的乾屍靜靜地躺在時光的交叉口，然後沒來由地想到了鮫

人公主的故事。

「再見了，我的國王。」

鮫人公主在國王的額頭上落下一吻，最後的一吻。
然後她高舉手中的臘疏角，重重地捅進國王的胸膛。

一下、兩下、三下。
紅色的血肉噴濺出來。

四下、五下、六下。
紅色的海浪翻湧起來。

七下、八下、九下。
紅色的公主哭了起來。

她真的想要他死嗎？
他真的想要他死嗎？

那為何他只是想到了趙政可能真的會死，就哭得好似要斷了氣一樣？

荊軻在他面前，跪伏著把那顆熾熱的心送給他。但他卻只想到趙政，一瞬間他覺得是趙政還是秦王政都無所謂了，那只是一

個他愛得要死的黑影。他對著那個黑影大吼道：我們不要做什麼秦王燕王了，我們重頭來過好不好？重頭來過，躲到山上，躲到海底，躲到匈奴的地盤，躲到你母親和我父親都找不到的地方。

這樣我就不用殺你了，不要逼我殺你，我真的真的不想要殺你。

他就這樣低低地哭著，臉伏在督亢地圖上，像是故意要把自己悶死一樣。但荊軻忽地把他拉進了懷裡：「別哭了，」荊軻安撫地碰了碰他的胸口，在他心臟的位置比劃了比劃：「你連這裡都是他的形狀。」

＊

秦王政二十年。咸陽。

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左右既前，斬荊軻。秦王目眩良久。

＊

他竟有些慶幸，秦王終究是沒有死成，現在輪到他要去死

了。

正月十二日，他在宮中等父王，沒有來。

正月十三日，他遣散了宮中所有的壯士。夏扶跨上了馬，沒有回頭看他一眼，宋意直接抹了脖子。

正月十四日，也不知道在想什麼，他無端端去看日落，那日落就同他記得在邯鄲時看的一樣。那時候趙政看日落，看的是秦國的方向。現在他看日落，才發現他已經走太遠了，連趙政的北疆都看不到。

正月十五日。

刑場被架得高高的，更像祭台。

他先脫下了沾滿淚水的狐狸毛大氅，他身後的宮人低眉順目地接過了它。

再來是那條鮫鯊牙齒製成的項鍊，他母后最後的遺物，他的手顫抖著，一度無法順利解開。

最後，他鄭重地卸下了頭上的冠帽，燕國太子的冠帽。

眼前被蒙上了白布，寒冬的風颼颼地颳了起來，拂過滿座衣冠，好似雪白的浪花。

秦王政二十一年，燕王喜以代王計，斬太子丹於遼東，欲獻其首與秦王。秦復進兵，卒滅燕。

＊

「死亡的本質是什麼？」

「死亡就是靈魂的自由，我親愛的公主。」臘疏頭上的窟窿汩汩地湧出深紅色的血：「在黎明到來的時刻，我們都能自由。」

「是麼，」鮫人公主擦乾了臘疏的角，堅定地站了起來：「那黎明就快到來了。」

＊

秦王政三年。咸陽。

燕丹聽到要出質秦國的時候，還是挺歡喜的。至少這與在趙

國為質不一樣——趙國與燕國是世仇，而秦王是他最親近的朋友。

距離上次見到趙政已是四年前，現在他的小朋友個頭已經比他高了，除此之外倒和小時候沒什麼差別。他還是喜歡少年老成地發表煞有介事的見解，通常是一些刻薄的評論，但燕丹覺得他這個樣子有趣極了。

上巳節是世界上所有跟趙政一樣的假正經唯一可以放風的時候。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黃昏時分，確認了母親不在宮中後，趙政甩開了追著他問問題的熊孩子成蟜，他一路狂奔，跑過了夏太后的興樂宮，跑過了華陽太后的章台宮，又跑過了呂不韋和昌平君的地界，跑過了熙熙攘攘的渭水橫橋。然後他看到了樹影搖曳，水波清淺，燕丹漂亮的笑容被夕陽染成蜂蜜色的，他朝他招了招手。

「怎麼約我來這兒？」

「這裡僻靜，你不用再整天寡人寡人的，令人心煩。」燕丹拉著他坐了下來。

「你又是怎麼知道這裡的？」趙政很是不可思議。

「你忘了我最會認路？不說這個了，」他示意趙政躺下，然後指了指耳朵：「聽。」

「聽什麼？」初生的小草摩挲著趙政的臉，有點癢。

「聽啊，大海的聲音。」

「這是渭水。」

「差不多吧，你聽。」

燕丹的身體向他挪近了一點，什麼大海的聲音渭水的聲音他都聽不到了，他只聽見自己震耳欲聾的心跳聲。

怦怦、怦怦。

然後燕丹開始講故事。趙政也不知道為什麼燕丹總能找到機會講故事，那或許是他在漫長的質子生涯中自娛自樂的唯一方式。他開始講「教仁」、「全輸」⑧等等趙政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東西——大概跟精衛填海差不多，都是一個公主經歷重重困難最後犧牲的故事。曲折、浪漫、悲壯。燕丹總是著迷於這種故事，而趙政著迷於他講故事的樣子。

「停，我不懂魚尾人公主為什麼要殺掉臞疏。這太蠢了！她完全可以用其他方式殺掉國王再回海裡吧？」

「因為她對她的父王和母國感到寒心啊！」燕丹試著解釋：「選擇夫君跟選擇父親對她來說都一樣痛苦，所以她選擇去死——最好大家一起去死。」

「不可理喻，」趙政搖搖頭：「而且其實人類國王對她還不錯吧？除了想要臞疏角這一點，我看不出公主到底有什麼殺他的理由。」

「是啊，」燕丹停頓了一下：「也許她只是太害怕了，對自己想把臞疏角獻給人類國王的想法感到害怕。」

「然後就要去死？」

燕丹定定地望著天空，不置可否。

「簡直愚不可及！」

「她只是個十六歲的小姑娘！」

「我也十六歲，」趙政皺眉：「而你十七歲，沒有比她大多

少。」

「就快十八歲了。」燕丹補充。

「不管如何，她還是很蠢。」趙政試圖結束這個話題。比起聽一些無關緊要的故事，他更願意計畫要怎麼過燕丹的生辰，這會是他們第一次好好過生辰：「我聽不下去了，這根本是強行鑄成的悲劇。」

「那是因為今天是我在說這個故事！」燕丹大嘆一口氣，用問傻子的語氣問他：「你喜歡和誰待在一起？」

「你？」趙政幾乎直白地答道。

「這不一樣，」燕丹乾乾地笑道：「我們是朋友，而且我是個男人。我是說『你喜歡的人』。」

趙政點點頭，他的目光卻沒有從燕丹身上移開。

「不要看我，看我就不準了。」

「我不知道什麼是我喜歡的人。」

「明知故問，」燕丹撇開視線：「你喜歡的人——我不知道，一個像鮫人公主一樣漂亮的姑娘，或者你已經有了心上人，隨便。」

趙政閉上眼睛，閉上眼睛還是看到燕丹。

「想像一下，」燕丹繼續說道：「上巳節，你與她跑出咸陽宮，就躺在城郊的草地上，她同你講鮫人公主和臞疏的故事，」

「這不就是我們剛才做的事嗎？」

「是，但你要想像你和**她**在一起！」燕丹翻了個白眼。

「然後她問你關於故事結局的想法，你們討論的越來越起勁.....」

燕丹喋喋不休地說著，剛剛好，遮住了趙政奔騰的心跳。

「然後你們接吻了，第一次接吻。之後她再同你講故事，你會覺得這一切都太美好了——因為她，而不是因為故事本身。」

「是啊，」趙政愣愣地說：「確實很美好。」

然後他把燕丹的肩膀攬了過來，欺身吻他的唇。

這一切發生得太快了，如同靜悄悄的咸陽城郊，千萬匹駿馬突然從蔓生的雜草中衝了出來；翻起的不是飛揚的塵沙，而是萬蝶振翅衝破雲霄。

錯了、亂了、矛盾了，但他現在不想猶豫也不想權衡。

他們把沉甸甸的王業扔在了遙遠的未來，才可以在此時此刻無所畏懼的相擁。

「你剛才要說的那個故事……魚尾人的故事，長角馬的故事，還沒說完呢。」

「不說了，呆子！」燕丹羞紅了臉，一把推開趙政，三步併作兩步地跑走了，消失在蒼綠的春草中。一瞬間，趙政彷彿看到了故事中的鮫人公主，一揮月白的魚尾，潛回海底，留下一抹水色的瀲灩。

是那抹水色溜進了他十六歲那年的鶯飛草長。

注釋：

①田光為燕國遊俠，最初為燕國太傅鞠武推薦給燕太子的刺秦人選。後來田光認為荊軻更能擔當重任，其為激勵荊軻以讓他為太

子丹效力於是自盡。

②樊於期曾為秦國將領，後因得罪秦王政而逃到燕國，為燕太子丹所收留。為顯示與秦國勢不兩立的政治立場，燕太子丹斥鉅資建造豪華「樊館」供樊於期居住。

③介子推隱居綿山始終避而不出。於是晉文公下令焚山，企圖逼介子推出山，不料介子推卻堅持不下山，最終抱在一棵柳樹上死去。

④在夏商周三代，男子稱氏，女子稱姓。燕國王室為姬姓燕氏，孟姬意姬姓家族的長女，即燕國的大公主。

⑤樂毅、秦開、劇辛皆為燕昭王時之名將。昭王登位之初，築黃金台以納天下賢才，成就了燕國最輝煌的時期。

⑥燕國以水德為尊。

⑦「且」在春秋戰國時有男性生殖器官之意。

⑧與「鮫人」、「臞疏」同音。

第三名　點菸 | 李允甄

得獎感言：

這篇故事的基石是那場十年後再見的戲碼，情節老套卻很真實。大人的感情世界本來就複雜，即便缺席女主十年的成長，駿叔卻是那個帶給她最多感悟的父輩角色，愛人是件很困難的事情，這個經驗會陪她走過未來，討論愛恨太濃郁，只能將波瀾銘記於心。

每次的荒唐，會讓她更明白自己要的是什麼，我不知道平行時空裡她會不會遇到更深刻的關係，只是錯過一個人從來不等於可惜，得不到的永遠在騷動，哪怕被偏愛也得誠惶誠恐。

故事中零碎會割傷人的玻璃渣，是我們對這場悲劇的共鳴，但在現實裡，我希望每個人都會在被關係挫折之後，遇到一個知冷知熱的可心人，不因受過傷就失去愛人的能力，會一直幸福下去。

謝謝評審老師們的肯定，也謝謝一路支持我的大家（比愛心）。

點菸 | 李允甄/語聽系

三月的駕訓班依舊熱得要命，我站在走廊下等遲到二十分鐘的教練，視線掃過去，有個男人倚在一號車旁，指節骨熟練地掐著菸身。

當年阿駿三十八歲，寸頭、軍綠色飛行外套，浮誇點像不足三十的男人，那時候我也看不甚明白，他像是香港電影裡的古惑仔，有點浪蕩不羈，像匹難馴服的孤狼，我最鍾意他的那雙垂眼，為了他去研究面相學，都說眼尾下垂的男人最專情。

我盯著他因爲朦朧煙霧而失焦的雙眼，看得入神。不同於唐教練的流裡流氣，男人吞雲吐霧的動作很慢，好像有凝重的心事從煙管裡吸進了肺部，再從下一個煙圈裡流瀉而出。

唐教練不知道何時走到一旁，話音落下，「看到一號車了沒，那以後就是你的練習車，阿傑今天帶你繞場。」男人滅了菸，抬起頭看過來。

「美女你好，我叫阿傑。」

我這才注意到他身邊不打眼的男孩子，t 恤牛仔褲，看起來有些憨厚，楞頭青似地，和身邊過分神祕的男人形成強烈對比。第一次見到阿傑，他像個過客沒能留在我的腦海裡，勉強記得他一口潔白的牙齒，和過分親暱的招呼。

駕訓班的老闆娘思文從後面冒出來，拍了一下阿傑的肩膀，笑咪咪地同我說：「那是我們的助理教練阿駿，妹子如果覺得阿

駿看起來比阿傑靠譜，就阿駿帶你。」

思文姐就站在一旁看著，一出手就是我沒預料過的決定性口吻，我若無其事地往旁邊瞥，唐教練打量的目光游移在我和阿駿中間，最後隨意地擺擺手。

上了車，阿駿就坐在我伸手可以碰到的副駕駛座，教我找離合點，熱意將人的理智融化，我的靈魂隨著發燙的心跳悄悄出竅。

「你不熱？」阿駿早把外套丟到後座，只穿了件灰色短袖，他還是比較熟悉駕訓班的豔陽天，而我初出茅廬什麼都不懂，我所有會的一切都是他教的、手把手教的。

「還可以。」伸手彈了彈衣領，我心知此刻的浮躁並不是因為天氣，手排車轟隆的引擎聲讓人出戲，我沒能再維持原先受教的模樣。

「這個學會之後，等等讓阿傑帶你繞場……」阿駿心不在焉的樣子真令人氣惱，我叛逆地抬起鞋尖，放任車子卡在原地。他轉過頭來看我，眼神複雜，卻好像洞悉了我的古怪。

阿駿當下沒說什麼，只是我和一號車朝夕相處的那個月裡，沒人敢讓我自己練習。

急煞、熄火、連續壓管，阿駿有好幾次鐵青了臉色，卻還是重新再教了一次，我變成阿駿眼中的頭疼人物，卻也在次次挑戰他的底線中和他更加熟稔，教練課間我們共喝一杯清心福全，他額間沁出的汗液被我用衛生紙輕輕帶過，我的口紅印留在吸管尖端，被他含進雙唇間，我朝他勾起笑，體溫燙得嚇人。

一個月過得好快。

考駕照那天，一車沒有被徵召，阿駿待在他的舒適地帶，看見我出現，把剛從販賣機投的可樂拋給我。

「緊張？」他似笑非笑地說：「你沒考過我的招牌可就砸了。」

我低頭複習儀錶板上的記號，翻了一個白眼，「不緊張。」仰頭灌了口可樂，金色瓶蓋在手裡拋起落下，直到我看見內緣寫了句銘謝惠顧。

「筆試一百分。」

「考到駕照想做什麼？去藍色公路兜風？」他雙手慵懶地枕在頭枕上，語氣都變得弛緩。

「我想跟你在藍色公路上車震。」我笑著說。

阿駿瞪著我，眼底卻沒有太多意外，他好像能窺視我心裡的諸多想法，他從不試圖批判，只是默默服從我設計的怪奇規則，像我操縱的傀儡，受制於我、臣服於我、為我折腰。

「你是在徵詢我的意見？」

「沒有。」已經攢積太多的不幸運，一次謝謝光臨就夠了。

拿回身分證，蹦蹦跳跳地跑回訓練場裡，阿駿仍坐在一車的副駕上，慢悠悠地抽著菸，我向他伸手擋一根，他只說小孩子別抽。

「我下個月就滿二十二了。」

我揮動著手上的身分證，試圖證明自己已不是個孩子，卻只聽見他幾不可察地嘆了口氣，大手不帶憐惜地揉著我的頭髮。

他伸手彈了彈煙灰，輕飄飄地說：「別鬧，我知道。」

月底，老闆包了包廂給思文姐過生日，一群認識不認識的人都來給她慶生，阿駿來接我，思文姐囑咐他不能喝，要平安送小妹回去。

「你酒量好不好啊？」

教練在旁邊看熱鬧，「很糟，上次尾牙，他陪老闆喝了半瓶就倒了。」

我握著玻璃酒杯，阿駿問也沒問就替我斟滿。琥珀色的酒液在杯子裡搖晃，我舉起酒杯，朝最熱鬧的主桌一飲而盡，「祝思文阿姊生日快樂。」

上了第三道菜才感受到威雀的實力，酒勁上頭，阿傑說要帶我出去吹風，冷風一灌就醒酒了，我在阿駿耳邊說，只想跟他去逛夜市，暖烘烘的酒氣灑在臉上，他的耳朵變得好紅。

鐵板牛排的燒焦香沿路鑽進衣服空隙，我聞了聞身上氛雜的味道，一時間難以忍受，只得離阿駿遠些，並肩和阿傑一起走。

阿駿停下腳步，側頭看過來，我的鼻尖撞到他的肩胛骨，後面的人群擠上前，他拉著我的袖口避到一邊，說了句小心，徹底拉開我和阿傑的距離。

我揉著鼻頭，聽見他說：「從前有人說，單身節那天去買一串糖葫蘆，能脫單的。」

阿傑不大相信，「今天不是十一月十一日。」

我卻鬼迷心竅地掏出錢包，指著遠處的糖葫蘆攤位，「我要買。」

澄紅的糖衣裹著酸澀的山楂，以竹籤緊挨著彼此，一串五十塊，真貴。

「今天不是光棍節，如果我沒脫單，謠言不一定是假的，但如果我脫單了，我就賺到。」老實人阿傑難以想像，阿駿卻聽得津津有味。

我們經過十八啦的攤子，停下來投幣打香腸，連擲了兩次，我笑著說我是阿駿的幸運女神，無論是生日尾數還是第一天報到的日子，通通都是二十九。

「我讓你那麼幸運，你下次也給我慶生。」

他爽快地答應了。

回宿舍的路上，我在 jimny 後座的玻璃窗上偷偷描摹阿駿的側臉，呵了一口熱氣，但還來不及畫他挺拔的鼻子，濛白散的太快、太不合時宜。

阿駿盯著後照鏡，視線交匯間，他說：「今天很適合去藍色公路看夜景。」

一句話令人浮想聯翩，我的心臟跟著忒忒地跳。

回到宿舍，我打開衣櫃，換掉了身上的衣服，選了件迷你裙和小背心，再用棉襖把春色全部包裹起來，拿出去年生日室友送的玫瑰香水。跨出女宿的時候，阿駿把車停在路邊，雙閃燈光不斷打在他的身上，明暗交錯間，我跑向他，臉頰發熱，我真他媽的喜歡我們之間的默契。

他替我開了副駕駛座的車門，紳士地調了座椅，越過我的棉外套扣緊了安全帶，同時也扣住我的自由。我彷彿能嗅到他身上

馥郁的古龍水，混雜了菸草的味道，他湊近我，黯聲說：「還有糖葫蘆的甜。」

「所以我現在還單身嗎？」我反問他。

阿駿並沒有回答，只是自顧自地打開新的話匣子，「你還記得在教練場的時候，你說要替我想個暱稱，你現在想到了嗎？」

我有點猶豫地開口，不確定他會不會滿意——「駿叔。」

「阿傑叫你駿哥，唐教練和思文姐叫阿駿，我只想得到這個了。」他輕撫我的髮端，沒說喜不喜歡，只是嚷嚷說：「那為什麼不叫親愛的。」我那時候沒搭理他，就像他不承認我是他女朋友一樣，但駿叔報復心太重，後來以別的方式讓我叫到喉嚨乾啞。

經過藍色公路時，我的鼻腔裡都是他身上溫暖乾燥的氣息，像吸高壓氧，吸久了暈乎乎地，先前的酒精好像也在我的血液裡沸騰，早失了理智，遊戲一開始的主控權明明在我身上，但現在驟失規則的卻又變成了我自己。

我已經說不清現在是什麼樣的感覺，沒有後悔過此刻的迷亂，我起瘡化膿的傷口終於被撕開結痂，痛痛快快地攤在空氣裡，髒東西貫穿我的毛孔，我心裡卻出奇的安寧，彷彿是注定好的宿命。

真的走進汽車旅館後，我終於羞赧了一次，尤其是迎賓處服務人員精明的打量。

夏娃誤入伊甸園，卻遇見了經驗老成的亞當。衣衫盡褪的時候，他徐徐地哄，耐心地一寸寸深入，我在他身下顫抖，心潮膨

脹，空虛逐漸將我包圍，我開始也想多探索一點生僻的、會讓人心生恐懼的東西。

他咬住我的耳垂，那處的皮膚最敏感，我的知覺被放大了好幾倍，他不緊不慢地向下游移，親吻、舔舐、吸吮，我弓起身子，手指揪住散落身邊的被單，去迎合他的放肆，身上的每一處纖毛好像都變得濕漉漉的、糅合了他的氣息。

駿叔啊——現在我是他的傀儡。

未經人事，發脹的疼痛何其難忍，我含著淚光去掐他後腰的軟肉，他彷彿能感應到，攻勢也從一開始的洶湧狠戾，慢慢化成了繞指柔，我懵懵懂懂，胸口上下起伏，彷彿經過了一個世紀那麼久，赤裸身子在潔白的床單上綻放開來，我攀上極樂世界，領悟欲仙欲死的快活。

酣暢淋漓過後，一床的玫瑰花瓣全被揉碎，玫瑰花汁混和體液自帶的腥氣，又淫靡又放浪。他緊貼我的胸口，愛憐似地撫過緋紅的吻痕，我的臉頰泛成嬌滴滴的蜜桃色，在旅館鏡像天花板裡，我笑起來的樣子又妖又邪——那一刻，彷彿我也能理解他對年輕身體的痴迷。

他撥開了我因為汗津津的碎髮，語帶歉意，「寶貝，煙癮犯了。」他支起身軀，下床套褲子，我溫軟的聲音打亂了他所有預想，三分撒嬌、七分蠱惑，「駿叔，我跟你去抽。」

他似乎被我的意圖驚訝了會，眼神值得玩味。他明白我們之間的開始從來就不是循規蹈矩，他更明白我只是為了去觸碰我所不熟悉的那些灰色地帶，才選擇了他。他並沒有猶豫太久，把外

套披在我身上，拾起了床頭櫃上的菸盒。

陽台配備了半墜的月亮、都市的繁華車流還有擾亂思緒的晚風。都說晚風吹人醒，所以我早決意將萬事藏於心。

我撥開打火機滾輪，火光在指尖忽明忽滅，摩挲著逐漸燙手的塑膠外殼，我想情人節時候我能送他一只 zippo 的打火機，這樣他每次點煙都要經過我的眼線。

他遞了根大衛杜夫過來，「第一口，通常很嗆。」

「嗯。」嘟囔一聲，我並沒有猶豫太久，急切地將濾嘴塞進口腔裡，為了確保菸能點著，深深吸了一口。然而，不出意外、迅速反彈。

他替我順背，我雙手搭著陽台。止不住咳嗽，似乎要把肺從身體裡咳出來，究極難受。煙草的刺鼻氣體充斥著我的呼吸道，嗆咳的滋味好比缺水的駱駝，我只想找到泉泉綠洲，哪怕是海市蜃樓。

餘光裡，香菸還在燃燒，暖融融地，蝕人神智。

我將香菸塞進阿駿指尖，只看著他駕輕就熟地叼進雙唇間，像所有街邊抽菸的不良少年一樣痞氣性感，他吐出菸圈，霧靄融進了他的睫毛。我探過頭，輕輕在他嘴角印上一吻，頰邊還殘存熱意，我盯著他猩紅的眼睛，一動不動。

就算我控制不了，也真想抓住這些令人成癮的尼古丁碎屑。阿駿從不吝嗇對我的點評，「除了吸進去咳出來像新手之外，其他都很老練。」他猛然壓著我的頭，在雙唇間肆虐，一片狼籍。他說：「親愛的，這就是 tobacco。」

「喔。」我驀然失笑，一瞬間只覺得後悔死了，真是難聞。最後卻還是勾住他的脖頸，纏著他一次又一次的吻，我好像能從混著菸絲的唾液裡萃出我所有想要的愛意。

我伏在他的肩頭，認真表白，「你信不信，我想要的不只有這些。」我沒去思考阿駿聽不聽的懂，只是自顧自地說著。

「我愛你。」

他好像也被我的情緒感染，「為什麼選了我？我比你大上十幾歲，差點都能做你的父親。」他一派輕鬆地問，真相對他而言也只是點綴。

「不知道。」我如實告知，我忘記是第一眼看見他吸菸時離經叛道的模樣，還是因為他總是縱容我的胡鬧，又或者，他和我印象裡的父親擁有一樣的淡漠。

學著不知道打哪來的調情方法，在他胸口畫了一個又一個小圈圈。

「癢。」他握住我不安份的手指，緊緊扣在他溫熱的掌心。

我愛他給我的歡愉，那是最令我心碎的快樂。

阿駿留了我的號碼，偶爾在他開車上路時打給我，我們有一句沒一句地聊，聽他廣播路況，我問他還會不會去駕訓班，教別的漂亮妹子開車，他先回答了沒空，再說，有我一個就足夠頭疼，我邊聽邊偷著樂。

他有時說路上亂竄的機車和不遵守交通規則的婆婆，有時提及早餐吃了小籠包，我們一致認同那家老攤子最正宗，他會在我下早八的十分鐘裡陪我吃早餐，雖然後來早十的正課我再也沒出

現在課堂上。

我們有些相似，卻總是不同，我想是愛情剛開始的新鮮感容納了一切，但也許某天熱愛會經過磨合而變得一文不值。

「是甜的醬油？」略顯甜膩的味道在嘴裡瀰漫開來，我本來就不喜歡薑味，兩廂搭配下來只覺得越發奇怪，將紙盒推給駿叔，撇撇嘴：「你吃吧。」

駿叔咬了一口，表情平淡，也沒有露出多欣賞的神情，只是說了句，「太習慣了。」我剛要問他習慣什麼，卻見他放下了紙盒，拿出口袋裡的菸盒。

我忽然問起：「駿叔從以前就會抽菸麼？」

「以前很少。」時間段他記得清晰，「二十七歲開始抽的兇的。」

「那時候有個朋友不喜歡菸味，所以很少抽。」

「前女友？」語氣不自覺染上了醋味，我還是問了出口。聞言，他手上的動作頓了一下，卻還是不緊不慢地抽出香菸，手指攏住菸盒。

「不是。」他低聲應著，站起身，打算走出去。

我拉住他的手，視線觸及他的表情，平時一貫冷靜自持的下垂眼裡，出現少有的波瀾。「你生氣了？」

「沒有。」他輕輕甩開我的手，「我出去打電話。」

臨走前，我又聽見他說：「小籠包不好吃別吃了。」

他站在離我不近不遠的地方，晃著手裡的菸，好像又重回那時候我看不懂他的那些眼神。

我荒唐地想著，每次約會不是賓館就是駿叔家，後來我坐在床上看他點事後菸，好像再沒了第一次的新鮮刺激，於是我開始好奇從前和他在一起的女孩子又是怎樣的。

儘管他的溫柔從來不是為我。

我卻仍想著是不是就這樣，和駿叔不明不白的糾纏。我想，我可以只追求短暫浪漫火花、長期的肉體作伴，在成年人你情我願的愛情裡，沒有互相治癒的溫馨劇情。

駿叔藉口駕訓班事情多，消失了好一陣子。問過唐教練後，我決定親自去找他。

唐教練的嘴不嚴，我早就知道會有人提前通知駿叔，但他仍然教著手頭上的那個學生，並沒有因為看見我而停下來。

走回辦公室，正巧遇到思文姐坐在櫃檯前，我把手裡的清心福全遞給她。

思文姐咬住吸管，含糊地問：「來找阿駿？」

我點點頭，強撐著笑了一下，「思文姐跟駿叔很熟麼？」

「我只知道他以前有個女朋友，談了很久，後來女孩子跟人跑了，從那之後他就常跟著唐教練混，平時跟工程，閒的時候就來教車，也沒什麼大事情。」思文姐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寬慰道：「過去的事過了就過了，別放在心上，他對你是好的。」

「阿姊，他圖什麼，我們都很清楚。」我沒有再多說什麼，可藏不住的落寞卻全攤在臉上。

駿叔回到辦公室，把學生的上課卡收回籃子裡，走到我面前，「吃過了？」

我望向門口樑上的時鐘，一點四十三，搖搖頭。

「我帶你去吃飯吧。」

門口走進來一個和我年紀相仿的女孩子，一頭長髮辮成了兩條麻花，粉紅色的短裙像朵初盛開的玫瑰花。她朝阿駿甜甜的笑：「教練，我來了。」

「我不餓，你去忙吧。我能理解。」我知道自己不是什麼大方的人，我深深嫉妒她眼裡的明媚，那也曾經是我和駿叔相識的初衷。

只是如今我已表演不出那樣的丰采，我好像被時間的巨獸吃掉了，白白多長了好幾歲，那些美好時光距離我越來越遙遠。

我要做個配得起他的大人，所以在那些應接不暇的電話、還有不知道發去何處的簡訊中，我能安慰自己安慰的徹底，並且可以坦然接受。

但也許，我從始自終都只是個小孩子，面對眼前種種，只有無能為力，期待大人會理解我承擔的痛苦，再摸摸我的頭稱讚我既乖巧又善解人意。

又是個駿叔失聯的週末，阿傑約我去喝酒，我並沒有拒絕。我們提著兩大袋啤酒沿著河堤漫步，阿傑還在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天，而我只想知道，我心底早有結論的答案。

「小如就是那個他交往多年沒結婚的那個，對吧。」我曾經在某一次在他喃喃地呼喊裡，嘗試找出蛛絲馬跡，直到我在那疊舊相片裡，看見一個陌生又熟悉的人名，我們有一樣黑色的頭髮，臉頰上淺淺的酒窩，她好像比我更漂亮一點，原來他也曾經

有過非娶不可的人，原來他也曾經像我一樣如飛蛾撲火。

阿傑眼神裡的閃爍我們都能看懂，只是也不願意說破，原來男人打算撒謊時，表情如出一轍地神似。那一刻我忽然能同理不願與出軌父親離婚的母親，卻也在心底無數次嘲弄我們共同的悲哀。

啤酒的易開罐拉開了就沒有回頭路，我只是機械性地拉開、灌完，再將瓶子重重地扣在地上。阿傑說話的口氣像充滿關懷的老父親，「醉了就別喝了。」

「思文姐挑明的時候，我其實不意外，但也很意外。」不意外他的愛慕，但意外他知道我和阿駿上了床，卻依然不棄不離，好純潔的愛情。

我看著他洗到發白的牛仔褲，試圖在記憶裡多添上一筆，要是能重來一次，或許這才是所謂幸福的歸宿。我問他：「你喜歡我什麼？」

「啊？」

「對不起，我好像很笨。」

阿傑搔了搔頭不敢接話，他有些難為情，「你挺可愛的，也很好相處。」

我笑了，眼睛直勾勾地看他，臉頰湊近阿傑，不明不白地笑，他彷彿得到了什麼巨大暗示，藉著酒精，在夜幕的見證下吻了我。

我的愛情好像得到了最巨大的玷汙，可我又諷刺地得到了最野性的刺激。熱淚模糊了眼睛，我不曉得自己為什麼哭，可我也

沒有推開阿傑。

阿傑愣了一會，不停用手指揩去我臉上的淚水，再拚命地道歉。

我把後背包裡的所有東西倒出來，看見我自以為是地愛情四散一地，那些僅剩的歡愉被割裂成怪畸的形狀，在心尖上苟延殘喘地匍匐。

我在阿傑的面前打給駿叔，他很快地接起電話，像哄孩子那樣，語氣細膩柔軟，「我的寶貝想我了嗎？」

「嗯，我現在想吃婆婆的小籠包了，買給我吃吧。」

他不置可否，只是問我在哪裡。

「阿傑的床上。」

好像聽見他罵了句 shit，我掛斷電話後開始大笑，阿傑只是靜靜地看著我。

我拍了拍臉頰，試圖對他露出友善的表情，「我笑起來是不是比哭還難看？」

童話故事裡的騎士也是這樣對他的公主承諾，「我希望你過得好。」我彷彿能看到他說出來的每個字都在冒金色的特效泡泡。

阿傑看著我說：「有什麼事，打給我。」

我知道我不需要騎士寸步不離的守護，所以我只是背過身向他揮了揮手，回到我最默契愛人的懷抱裡。

「駿叔，你又騙人。」

我拿著筷子把湯包戳了個洞，裡頭的湯汁在紙盒裡流得一滴

不剩，象徵性拿湯匙攪了攪，像在做告別前的慰留。

「阿婆哪有賣晚上的。」

「我在別的地方買的。」他說，「我沒騙過你。」

沈默對峙，我們好像在比賽誰更能忍耐，我把湯包塞進嘴裡，拚命咀嚼，冷掉的湯包有股餿飯味，明明它看起來和剛出爐的半分不差。

他偏愛甜口的醬油配上生薑絲，可我最喜歡的是蒜蓉醬油膏，說過好幾次，但他每次都還是挑一樣的醬油。

這次他終於沒有記錯了，只是我也不需要了，不願再一次、不經意得知這是阿靜小芳還是誰的喜好。

「我玩膩了，我們分手吧。」我仰起頭，把淚水憋回去，他沒問我為什麼，我也曾以為我會抱著他痛哭一場，但我們誰都沒有想過給機會回頭。

呼嘯而過的街景讓我想起在藍色公路的那個晚上，我沒有原則，他也從來不曾承諾過。

我把訂製款煤油打火機留在置物箱裡，沒帶走我的唇膏。我時常在想，他會不會在某個夜深人靜的時候，旋開色號名為烈焰紅唇的口紅，對著鏡子笨拙地描畫，就像我生澀的吻技，一點點染紅他的唇瓣。

那興許才是我認為愛我的方式，我要他帶著那種痛苦了草殘生，而我躲在名為回憶的陰影下，看他或清醒、或沈淪的眼神。我後知後覺地明白，一開始自以為引誘駿叔入局，而後滿盤皆輸的只有我自己。狼藉之下，仍然頑強地認為自己什麼都沒有失

去，還得瀟灑地告訴旁人，那是我的成長，只是有點疼。

後來的十年裡，我抽光的菸草足以鋪成一條走向阿駿的坦道，我的號碼從來沒換過，但我再也沒有去找過他。在思文姊定義裡我們稱得上和平分手，她說人冒險久了都需要避風港，只是阿駿不是我的港灣，我大方感激她沒勸我投奔阿傑的懷抱。

電話中，思文姊東扯西聊說了很多，也不怕我不耐煩，「其實也沒什麼事，就是阿傑要結婚了，你過來拿喜帖吧。」

唐教練退休了，駕訓班已經沒有任何值得阿駿戀棧的人事物。所以在這裡再次見他，我仍感到意外。

我走出辦公室，從信封包裡翻出萬寶路硬盒，在阿駿面前點了一根，跳躍的火苗瞬間蓋過煙柱頂端，他看著我，幾不可察地皺起眉頭。我彈了彈煙灰，漫不經心地說了句抱歉。

我都不知道他戒菸了。

「有個朋友是肺癌走的，前年五月。」

我夾著菸，盯著阿駿充滿故事的下斜眼，恍惚間又挨了上去，直到貼近他嘴角時，瞥見他新生的皺紋和白髮、鬆弛的眼袋。

阿駿老了不少，我年輕時喜歡他的那些悸動都被歲月抹去了蹤跡。我們都變了，體貌、經歷、眼光，還有很多我說不上來的東西。

他沒有忽略我赤裸裸的打量，只是以更沈默的目光回望，彷彿能從他灰濁的眼睛裡追憶藍色公路從暮靄到晚霞的變幻。
我知道我已經看不穿他，其實我又何嘗看穿過他。

阿駿如往常般接手半燃的煙蒂，目光轉向我手裡的喜帖，「思文說，寄去你老家，被退件了三次。」

信封選色是溫柔的豆沙粉，上頭油墨斑斑，大約是輾轉過數個城市後，才捨得跌進我的世界，我細細地撫摸喜帖上的鏤花外卡，紙雕的紅玫瑰精美繁複，栩栩如生地綻放於乳白內頁上。

指腹抵著幾乎要躍然紙上的玫瑰花瓣，象牙卡不平整的邊緣格外硌手，我卻由衷生出羨慕的情緒，照片上，新娘子看起來很乖巧、很適合他、宜家宜室。多年不見，幸好不曾彼此耽誤，我只能敷衍地用恭喜帶過。

「阿傑都要結婚了。」

阿駿用鞋尖碾著白色煙頭，寥寥星火無情地歸於寂靜，聲線一如從前不摻感情，「他是嚮往安穩的人。」

那些隨著皸裂石縫逐漸斑駁的，不只有時間。

「你要去嗎？」

我控制不了煙癮，又想來根萬寶路尋求慰藉，我不像他在溺死的海裡還端著滅人欲級別的自制力。

「我現在不大開車了。」

我不曉得他是否換了車，十年前他開的車是鈴木的越野車，那台九八年的 jimny 跟他的主人一樣有越陳越香的魅力，我打算在車上放卡帶，沒日沒夜地播放讓我高潮連連的曖昧情慾，濃縮卡帶捲有唱不完的落拓。

但也許我眷戀的過往已成了報廢場角落的一團鋼鐵垃圾，我不敢問。

我戲謔地問：「那我載你？」

「我才不要。」

萬幸他沒答應，「以我現在的車速，你肯定坐不穩，保不齊心臟病發還留我照顧你後半輩子，那我得多吃虧。」

「那天我外甥女畢業典禮，我應該是去不了了。」提及旁人，阿駿繃緊的表情終於得到片刻鬆弛。

「叫我阿姨那個？還是小舅媽那個？」

他聽見後，笑了一下，笑容裡縱橫的紋路，像極了我的駿叔。

「小舅媽。」時光模糊了記憶裡的諸多成份，我其實已然想不起來和他相關又無關的人事物，或許這樣才好。

我體驗過酒精穿腸破肚的滋味，也有人曾經為我心疼，只是後來我才想通，抱著啤酒罐醉醺醺的那一刻，其實我只想撥通他的電話，數落他虛假的真心。

「小舅媽想活得長壽一點，就把菸戒了吧，萬寶路的癮頭不比大衛輕多少。」

他連奉勸的話語都說的格外冰涼，我卻仍在揣測那是否是他最後的垂愛。

其實我又哪會不明白，濃菸與淡菸，傷身的焦油和戒不掉的尼古丁都還是相同的份量，留給自己的只有換湯不換藥的折磨。

我用再熟悉不過的語氣喚他，

「駿叔。」

他轉過身，沒有回頭，也沒有回應我的呼喊。

「再見。」

兩個字如鯁在喉。

「駿叔。」我低喃一聲，餘音在教練場的風尾裡漸漸消亡。

我知道我們真的不會再見了。

車輪輾過磚紅色的菸盒，尖銳的邊沿在擠壓下越見扁平，一如歲月只是無聲地磨平了我的稜角，未曾引起騷動。

我站在原地看他遠走，餘暉脈脈，那篇拎橘子的散文是不是也這樣寫，他從前挺直的背脊已經佝僂成摧折的老樹幹，如果這輩子無法跟他一起走進會場，我寧願他將我交給另一個會比他更重視我的人。

思文姐追出來，說阿駿忘了帶走他的 zippo，那東西留在教練場那麼多年，也沒有人敢碰。我把打火機攏在指尖，隨口閒聊：「他應該很少過來了。」

鐵銀灰的金屬殼上佈滿了使用刮痕，肯定是揣在手心裡把玩過一遍又一遍，邊緣都磨損到看不清鐫刻的英文字 GS。那是我送他的分手禮物。

思文姐沒否認，「久久來一回。他記得我愛吃永興泰的蜜餞，也記得老頭最喜歡復興路的臭豆腐，我也不知道，他把打火機放在櫃檯，是刻意的，還是真的癡呆了。」

我的笑聲在教練場散開，腋下包的手提繩卻攥的越來越緊。

阿駿最後還是缺席了阿傑最重要的日子。我看著思文姐牽著小思文入席，將原本屬於阿駿的位子往旁邊挪了挪，小思文看著我手機裡的相簿，好奇地問：「阿姨，這個伯伯是誰呢？」

小思文今天梳了兩條魚骨辮，髮絲乖巧地貼在圓潤的臉頰旁邊，我捏了捏她的臉蛋，「他叫做阿駿，你可以叫他阿駿伯伯。」

思文姐問：「那天在教練場講了那麼久的話，說了什麼？」

我搖搖頭，好多事情其實不想再提，往事隨風，又不隨風。她又打趣，「我還以為要舊情復燃了。」

我抿了一口酸梅湯，喉間是果汁甜膩到發苦的味道，我卻記不清當年那串糖葫蘆究竟有什麼魔力，平白讓我惦記許多年。

阿傑牽著他的新娘子進場，小思文歪著頭說：「那個白色衣服的叔叔很喜歡他的新娘子吧。」

「阿姨最喜歡誰呢？是阿駿伯伯嗎？」

我把禮金袋留下來，上頭潦草地寫了句新婚快樂，和款款入場的儐相擦身而過。

很多年前我把戶口名簿偷出來，難以估量自己那時候有多想、把我最愛的名字，留在身分證背面的第二行第一欄。當時遺憾的是，他不婚的理由並不是為我。

現在遺憾的是，沒有人再令我腦袋發熱、氣血方剛。

我明白當年的不甘心不過是抒發著我未竟的青春，稱不上由愛生恨，只是無法無怨地面對流逝的、未曾被珍惜的感情。

三十二歲生日那天，我在藍色公路點了一路的菸，用他最愛的大衛杜夫為我祝禱。

我許下了最隱秘的第三個願望，「來生請讓我變成一簇火焰，和清冷的煙草生死糾纏。」

火光無休無止地燃燒著，這次不會有人提早離席，我管那叫愛情、永恆的愛情。

佳作　我死後的那些事 ｜ 楊采潔

得獎感言：

這則故事是出自於一個夢境。

曾經夢到自己飄在半空中看著自己的葬禮，這是一個很奇妙的體驗。夢境中的我並不是後

悔的大哭，而是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群長嘆一口氣。我假設了一個情境，如果今天我意外離開了，飄在空中的我會想些什麼呢？大概後悔沒留下好看的證件照、後悔自己沒留下最後的一些話、後悔讓每一個人見我最後一面時，都是淚流滿面地走出去。

寫完這一則故事後，深深覺得主角的遺憾遠遠不止這些，但礙於篇幅大小沒辦法全部寫出來。主角會有的遺憾也是我的遺憾，更讓我去檢視一下目前的生活，有沒有哪些遺憾呢？

總而言之，這篇小說也是用來檢視目前的人生。或者說自己真實的內心，最想要、最重視的是什麼，再好好的用有限的時間去達成。迷茫的時候脫離一下現實，最後悔的事情就是最想做的事了吧！

我死後的那些事 | 楊采潔/視光學系

第一章 意外總比加薪還早到

「媽呀！我這是....這是死啦？」

陳正義飄在半空中，把手舉向頭上的路燈，光線穿過手掌透了過來。手揮了一揮，還真的像電影說的一樣，可以穿過所有固體！如果在世時有這種能力，他早就不用為了月底餘額煩惱了。
啊...不過仔細想來也犯法。

「大哥哥！嗚哇啊啊...你起來你起來！」

趴在陳正義...地上那個陳正義身邊的小女孩看到眼前的景象，嘩的一聲哭了出來。陳正義看著現場後也知道大概發生了甚麼事。想要幫小女孩擦去眼淚，並說聲沒事，但手指卻穿了過去。現在不論說甚麼其他人都聽不到了吧…

老實說現場實在不適合小女孩觀看，四溢的腦漿、扭曲的手腳、突出的骨頭.....陳正義承認，生前確實說不上是個大帥哥，但是也沒想到登出這個人生時，是這副可怕的模樣。小女孩到底是因為他的離開而難過，還是被他的樣子而嚇哭，這就不得而知

了...「早知道當初往右邊拐一點，還不至於腦袋開花呀...」

不到幾分鐘，救難人員帶著所有器具到了現場。畢竟是大型災難，救護車數量足以讓整條路癱瘓。陳正義最後只記得想趕回家和家人說自己升職的好消息，公車旁坐著的是那位小女孩。一陣天旋地轉後驚起全車的尖叫聲，他便下意識的護住看起來只有7、8歲的小女孩，再睜開眼，自己已經飄在半空中了。

救護人員看著腦漿開花的陳正義，默默放上了一張黑卡。身旁哭的撕心裂肺的小女孩不斷地喊道：「這大哥哥救了我，他...我想跟他說謝謝，他還可以醒過來對不對？」旁邊的救護人員不忍心，想把小女孩拉至路旁檢查傷口，沒想到小女孩竟然哭暈了過去。

陳正義看著這一切發生，自己也幫不上甚麼忙。不過往旁邊看，在救護人員放紅牌的旁邊，那個人默默的坐了起來。倒不是躺著的那位突然傷好了，而是...他靈魂出竅了！

「喂！你坐著幹嘛啊！躺回去啊！」那個人被陳正義吼了一聲後，乖乖地躺回去。看那個迷茫的眼神大概是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也不知道這樣躺回去有沒有用，但回頭看著破敗不堪的身體，陳正義搖了搖頭，飄去他處。

在半空中可以看清楚這次的車禍有多麼嚴重，好幾個被甩出車外的乘客倒在路邊一動也不動。有些人被壓在車底下，等著救護人員救出他們。陳正義想，當初應該是直接被甩出去了，並且撞上旁邊的電線桿。還好當初有努力抱著小女孩，才沒有讓她受多大的傷。其實在那一瞬間就離開也是件好事吧？不然那種痛苦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承受，反而不能帥氣的救完小女孩後退場。

「陳正義，26 歲。出生於 1998 年 5 月 8 日，沒有錯對嗎？」

身旁不知道甚麼時候多出了一個人，陳正義嚇得往後拉出一小段距離。

「你你你...我我我...對！」

陳正義嚇得結巴，定睛一看這個...人？身上穿著全黑的衣服，臉上毫無血色，但有著他平常很常見到的表情...上班中非常厭世的臉。側背著一個裝滿滿的公事包，手上翻找著資料，簡直就像是前天還在趕著和客戶開會的自己。

「鬼差？七爺八爺？黑無常白無常？哪一個？」不知不覺中，陳正義把她心中的疑惑問了出口。

「你們開心叫甚麼就是甚麼，我們也是想完成工作而已...這個

資料看一下，沒有錯的話幫我簽個名。」鬼差把手中的資料遞給陳正義，看著上面的個人資料都沒錯誤，但往後翻看到自己死因及照片，寫著車禍身亡，但那張照片拍得極醜。

「不是！這有可能是我最後一張照片了吧？這也太嚇人了！」

「容我糾正你一下，你現在是鬼。」鬼差毫無表情的反駁陳正義。

「你最後一張照片會是你的遺照請放心，這只是手續需要而已。」簽完字後鬼差把資料收了起來，便又開始找其他資料。

「那我現在是要去見閻羅王嗎？完蛋了我也不記得自己做過哪些壞事...」一想到早餐碗裡剩下的紅蘿蔔、昨天覺得難吃就丟掉的漢堡、前天路過流浪漢沒有捐錢...太多了，感覺要說也說不完。

「你們那些連續劇真的看太多了，當閻羅王這麼閒，每天都要審查你們到底做了哪些好事、哪些壞事呀？這樣你要排隊投胎可能要等好幾百年囉！」鬼差嘲諷著說完後，找出了一大疊的資料，像是大型的存摺一樣，裡面密密麻麻記錄著許多事。

「放心放心，這些小事我們都幫你記著呢！唉唷...一個大男人

不吃紅蘿蔔呀！」

陳正義羞紅著臉想要搶過那一大本存摺，但想到是鬼差，在死後還得叫他一聲學長，不經尷尬低下頭，想著這身體還能不能挖個洞把自己埋起來。

「好了！算好了，你的時間是 1 年。挺正常的呀兄弟！」鬼差清算完以後，神清氣爽地抬頭看著陳正義，陳正義一臉茫然，甚麼 1 年？再多活 1 年嗎？

「可以再多活一年啊？這麼好？」說完後卻換了鬼差一個大大的白眼。

「你看看你那破爛的身體還能動？你必須在人間 1 年，時間到了才可以去投胎的。我看你也沒什麼執念，只要時間到了就能去報到啦。」最後一頁的資料上開始了倒數計時。那個時鐘忽然飄到了陳正義的頭上，他可以馬上知道自己還有多少時間。

「這一年裡我都會在旁邊監督，如果你有甚麼問題都可以...」

「等等等等！所以不用下甚麼地獄？不用受刑？或是我也不能上天堂？」這一切發生的太快，陳正義完全搞不懂現在的情況，所以說自己不用死後吃完剩下的食物嗎？不用因為之前做錯事去受

刑罰嗎？

「所以說連續劇少看嘛...每個人來報到都是相同的問題，難不成那是你們十二年國教的教材嗎？」鬼差翻了翻白眼，再次翻找著公事包，找出薄薄一本的...靈魂指南？

「壞事和好事相抵銷後，每個人的刑期不同...正常約為 1-2 年，若重大罪犯或自殺者加重刑期。得道者可以自行選擇留在人間的時間，結束後可以去神明殿報到。一般人時間結束後才可以至投胎處報到...所以真沒有天堂和地獄？」看著簡單易懂的指南，陳正義還是不相信。畢竟從小到大都被騙了！甚至被拿下地獄來威脅。

「你真以為那些刑罰最可怕？等你待久了，就知道最可怕的地獄就是人間！」等陳正義看完指南後，鬼差翻了翻白眼把它收回公事包中。

「喔...那我叫陳正義，這一年還請你多多指教啦！」陳正義伸出一隻手，鬼差傻眼的看著眼前的男子，從業這麼多年，還是很少見到這麼坦然接受死亡的人。

鬼差想了想，心中泛起一點點漣漪，也伸出手向陳正義說道：「叫我十七就好，請多指教。」

第二章 早知道就立個遺囑了

「啊啊！你們難過我知道，但是這張照片的我很胖！不能換一張遺照嗎？又是菊花！不能換朵嗎？這個靈堂也太土了吧！那個遺體修復已經修得我都認不出來了！你們要找照片不一定要翻我手機啊嗚嗚嗚嗚...」飄在空中的陳正義哭的撕心裂肺，大考失利都沒這麼難過。

「哈哈哈！誰叫你把手機密碼設成自己的生日，這也太好猜了哈哈哈！」旁邊的十七早就笑得不成鬼樣，但身為靈魂的他們，也只能默默的在旁邊看著這一切發生。

「你別說了...手機和電腦裡面的資料都沒刪...我這一生毀了...」揮了好幾次，陳正義都沒辦法摸到自己的手機，絕望地待在角落不忍心繼續看下去。

「放心放心，你這一生三天前就先停止了，這一段不算是你的一生。」十七嘲諷的坐在陳正義的身旁，看著一則則對話紀錄、瀏覽紀錄慢慢地被扒出來。沒想到現代人連死後都要擔心，想當初自己可是沒有這些東西能翻舊帳呢！那如果有…

「我已經感受到，甚麼叫做留在人間也是種地獄...如果沒看到也不會這麼絕望，這為甚麼要逼我在自己靈堂看著自己的後事

呢！」陳正義忿忿地捶了幾下地板，但他真的離不開，只能乖乖地待到出殯。

「他們完整的幫你辦了招魂儀式，那個法師確實有幾把刷子。你看我們都被定在這裡不能動了。」十七無奈地擺了擺手，就算他是鬼差，也敵不過眼前的法師，不然早就丟下陳正義一個鬼逍遙偷懶去了。

看著所有親友忙進忙出的，一下誦經、一下折蓮花折元寶，整整折了九大箱。但這也有個好處，看著年邁的母親為了折蓮花而收起眼淚，據說眼淚不能滴在上面，這有損離世之人的功德。最受不了的是看著白髮人送黑髮人，母親經過這幾天瞬間老了許多。就算伸出手想抱一抱崩潰的雙親，也抱了個寂寞，沒辦法實質的安慰到他們。

「我後悔了...為了那個升職機會，我將近一年沒有回家了...」陳正義意思意思的摸了母親的頭髮，母親像是感應到了一般，猛地回頭，但卻沒辦法看到陳正義。

「嗯...還有很多事會感到後悔，這才是你們停留在人間時要受到的折磨...」十七看著落寞的陳正義，知道這只是個開端，未來還有很多難關在等著。

唯一能溝通的時候，便是有法師在場時，陳正義可以控制聖筊、怒筊或是笑筊。有時候他也會煩惱究竟要怎麼回答才好，更害怕自己親友會誤會他的意思。

「正義哥哥，請問你之前有女朋友嗎？如果有的話給我一個聖筊謝謝！」鏗鏘！小堂弟在靈堂前問著問題。

怒筊。

「這個小孩是要在這裡笑我到死都沒有交到女朋友嗎？這應該詛咒他考試考不好！」陳正義生氣地給出了怒筊。

「不好吧，詛咒人的話會損很多功德喔。」十七在旁邊玩弄著小蟲，以他的法力還是能碰到小生物的。

「媽媽！好奇怪哦！為甚麼正義哥哥沒有女朋友，電腦卻有一個女朋友的資料夾啊？」

「啊啊啊！！出事了啊！弟弟啊你才 12 歲，碰不得啊！」陳正義再度崩潰大叫，但是沒有人能聽到他絕望的吶喊。

雖然很多事不能掌控，但是每天晚上結束前，母親都會默默一個人到靈堂前噓寒問暖。每天的問題其實都差不多，陳正義也很有

耐心的一題一題回答母親。搞不好生前在家裡都沒和母親說過這麼多、這麼久的話，如今死後也用其他方式聊天聊上了…

父親站在遠處看著不斷擤笑的母親，心中十分不捨。當初也是因為認為大城市機會才多，不讓陳正義待在這種小村莊，如今兒子也出人頭地了，人也不在了.....但他始終無法承認這件事，承認兒子的死也算是他間接造成的，如果他不在大城市工作、如果他不為了升職打拼、如果他不給他這麼高的期望...他是不是就不會坐上那班車了？

陳正義不知道父親的複雜情緒，只知道最近父親變得沉默寡言。其實早些年不太喜歡和父親聊天，動不動就提到工作、生涯規劃。但老實說，他只想要安安靜靜、平平淡淡地過一生。為了有更好的薪水努力加班工作，但又為了父母的期待要花時間去認識女生，有一段時間真的被壓得喘不過氣。其實...他最嚮往的還是這個從小生活習慣的小村莊。

看著主管把升職的公文放在靈堂上，陳正義覺得之前的努力還是能看得到一些回報。至少在最後，可以光榮地和父親說：你兒子還不到 30 歲就當上經理了喔！

「...才不值得，寧可不要這張紙。」看到升職公文的父親，卻沒有陳正義預期的驕傲神情，反而黑著臉默默離開了，留下母親

一人招呼著主管一行人。幸好平時在公司做人算是成功，交情較好的同事們送上了厚厚的白包，公司也出了一大筆慰問金。畢竟在那場意外中，算是英雄般的存在。

陳正義追出去，看著默默在角落擦眼淚的父親。這可能是他第一次看到父親落淚，當時金融風暴被裁員時，父親依舊嚴肅的處理所有財務，極大的壓力下順利渡過了難關。如今卻看著雷厲風行的父親落下眼淚，陳正義遲遲無法緩過情緒。

再隔一天，當初被陳正義保護的小女孩和他家人一同來上香。小女孩身上有大大小小的繃帶，但僅僅只是擦傷，在倖存者中算是最幸運的。

「大哥哥...真的很謝謝祢救了小彤。媽媽說你要去天上拿獎狀，我怕你路上太無聊，這個小熊給你，如果你還想要其他隻要跟我說哦！」小女孩奶聲奶氣的說著，說完後把小熊放在供桌上。其實供桌上已經擺滿滿的食物、金紙與蓮花，但那隻小熊在桌上看上去格外溫馨。

「這些金紙和供品我拿得到嗎？」陳正義細細地點著桌上的供品。

「你出殯後會有一個功德本，裡面記載了所有你的功德和收到的

金紙。」十七慢悠悠的說著。

「...早知道多為了自己囤一些金紙，我死後就有錢了。」

「那你做好事或不做壞事也行啊？」十七好笑的看著陳正義。
「這...不挑食太難了。」陳正義抓了抓頭髮，不敢想像自己的功德有多麼少。

所謂功德，便是依照生前做的好事與壞事，在遺體火化後才會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功德。也就是說是死後的貨幣，獲取的方式便只有在世的親朋好友燒紙錢給你，才能再增加一些。想到這裡，陳正義對於自己只要停留在人間一年有點慶幸。若是功德花完了...會是什麼樣子呢？

「十七，那些要留在人間很久的鬼魂，沒有功德會怎麼樣？」

十七沉思了幾秒後，眉間不自覺地皺了皺，說道：「鬼魂當久了雖然不會感到肚子餓，但漸漸地會發現，自己甚麼力氣都沒有...只能待在差不多的地方徘徊...總而言之，滿痛苦的。」

「...嗯，得省點用了呢。」想到自己要待在人間一年，想到死後原來還是不能揮霍，不禁為自己的社畜生活流下幾滴眼淚。

第三章 沒想到死後還要靠父母轉帳

「功德簿下來了唷！」十七拿著閃閃發光的本子向陳正義走去。這幾天他們在旁邊默默參與了全程葬禮，雖然陳正義有時看起來滿不在乎，但總是會看到他陪在父母身邊，暗自擦淚的樣子。嘴上說不後悔，那是不可能的。但現在除了後悔，也沒辦法補償了。

「意外的多！功德具體可以拿來做甚麼？」陳正義的眼睛看到數字後直接發光了，這就是人家所說的意外之財嗎！而且還在往上增加！

十七看著興奮的陳正義，欣慰的說：「你能做你最想做的事了，去給妳爸媽託個夢吧。」

「嗯...託夢一次多少功德？」陳正義摸著功德簿說道。

「一次十萬...」

「你看著我的眼睛再說一次，多少？」

「十萬啊！不然你覺得託夢是想做到就做得到嗎！」陳正義在聽到金額後被震驚到直接打斷十七的話，怕他往後再報零頭。沒想

到死後的物價也這麼驚人…

陳正義再看看功德簿上的金額，也只能含淚答應了。難怪他的阿公過世後也只給他託夢過一次，太多次一定會破產的...早知道當初就多買幾箱金紙給阿公了。

「嗯...給他們託夢吧！」

隔天，託夢完的陳正義看向遠方。其實這幾天的他，並不是完全不傷心，而是一點實感都沒有。新鮮感過後孤獨感把他沖進了一個無底洞，不論怎麼喊、怎麼碰，都不會有人理他了。葬禮過後親朋好友都回歸正常生活了，好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被陳正義救了一命的小女孩如今正在學校和朋友開心地玩耍，十七去忙了以後，整個世界好像都遺忘了陳正義。沒有人和他對話，漸漸地，他也不怎麼說話了。畢竟就算說了也得不到任何回應。日復一日，陳正義只能在大街上遊蕩，看著曾經最想買的遊戲機，說好了忙完上一個企劃就買回家玩，現在卻永遠錯過了。

在大街上待著，越容易感到孤單。陳正義回到了之前的租屋處，早就被收拾一空。曾經精心布置的小窩也來不及看最後一眼留紀念，便要換下一個主人了。陳正義回到老家，意外的發現自己小時候住的房間卻收拾的整整齊齊，那些遺忘很久的模型全被媽媽

依序排列好。

陳正義又流下了許多淚，生前沒有和父母好好坐下來敘敘舊，就連過年也是急匆匆走個過場，後悔沒有多吃上一口媽媽做的滷肉、後悔沒有多陪老爸下一盤棋、後悔沒有.....整個靈魂感覺只剩下無窮無盡的後悔與孤獨。

「唉唷！怎麼掉下來了。」媽媽看著從牆壁上掉下來的一幅畫，這是小學時的美勞作業，題目是我最喜歡的事物，陳正義便畫下了媽媽的笑容。許是當初的釘子已經老舊，不堪負荷後連著畫框掉了下來。

看著媽媽緩慢移動身體撿起畫作，用手拍去陳年的灰塵，臉上露出和當年一樣的笑容，只是臉上多了許多的皺紋。「還是一樣好看...」看著媽媽的笑容，陳正義想伸手把媽媽臉上的灰塵拂去，卻只能落空。

「幾天沒見，就變得這麼憔悴啊？」身後傳來十七的聲音。

「阿..咳咳！你...你怎麼離開這麼久？」許久沒有發出聲音，陳正義對自己的聲音感到陌生。

「這就受不了了嗎？你要知道其他人可是沒有鬼差待在身邊的，

可得好好感謝我。」十七往陳正義原本關注的地方一看，看到年邁的母親不斷擦拭著相框，一個又一個，把僅有的幾張全家福照片全部擦拭乾淨。

正準備拿最後一個相框時，腳下的椅子一晃，媽媽的身體也失去平衡。眼看就要跌了下來，陳正義只能失聲的大叫，想過去扶椅子卻撲了個空，正好回家的父親看到這一幕連忙抱住母親。驚險的一幕讓陳正義和十七不禁捏了一把冷汗，同時也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無力。

「好險好險...跌下來不知道會怎麼樣...」十七拍了拍自己的胸口，但明明感受不到心跳加快，卻也像個活人喘著粗氣。

「靈異現象...我辦不到嗎？」陳正義愣愣地看著自己的雙手說道。

「倒也不是不行，除非你是沒有自我意識的怨靈、惡靈，或是傾盡所有的功德去換。」其實這是十七一直擔心的事，很多人原本撐完這一兩年就可以去投胎了，但是在旁邊看卻無法干涉實在太痛苦了，負面情緒的堆疊下便成了怨靈。

「嗯...我父母一定不希望我這樣犧牲。」陳正義看著父母沉思著。

陳正義的功德比起其他人多出很多很多，除了死前救了小女孩一命以外，平常他最喜歡救助的流浪動物們都很感激他。這一次十七下地府一趟也是為了確定一件事，搞不好可以讓陳正義的功德多出很多，但...事實不確定陳正義能不能接受。

「最後積攢的功德可以做甚麼？」陳正義看著自己的功德簿問道。

「可以依據你的功德量試著向神佛提出願望，只要你的功德夠，神佛便會實現你的願望。」十七默默地說道，擁有許多功德的人，最後的願望極其相似，希望下輩子能投胎到好人家。畢竟在人間遊蕩的這一年會看到許多人事的變化，當初許下誓言的情侶，可能最後又會反悔，畢竟是人生最後的願望了，喝了孟婆湯後誰也不認識誰。

「那我盡量把所有的功德存到最後。」陳正義砰的一聲，關上了自己的功德簿。

「存？」十七疑惑的看著陳正義。

「託夢的時候，我有和我爸做一個暗示。從小到大沒錢的時候就會敲敲自己的肚子。」陳正義笑著說，並看到默默拿出一箱金紙開始燒的爸爸。雖然比起救人一命，金紙能增加的功德較少，但

總是能補上一些。

十七在一旁哭笑不得。託夢只能用具象化來呈現，頂多說聲我很想你、我過得很好之類的話。這還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利用託夢來要錢，阿不對，是要功德。

「看來你要向神佛求的願望非常大呢！」十七苦笑地說。

第四章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不會原諒妳

「有個壞消息和壞消息，你要先聽哪一個？」十七興奮地說道。

「沒有不聽這個選項嗎？是說你這麼興奮總沒好事。」陳正義翻了翻白眼，這幾天都和十七待在自己的老家過上輕鬆愜意的生活，沒事就去鄰居家聽聽八卦，不然就是去最容易被抓姦的場所看一場又一場的連續劇。別人看不到自己，便可以正大光明的嗑瓜子了。

而十七這個表情，肯定又有甚麼八卦。八成是自己的吧.....

「沒想到你竟然追公司女同事追三年追不到哈哈哈哈...」十七說著聽來的消息開心大笑著。

「我都死了還要被這種事羞辱嗎！我現在連羞愧自殺都做不到！」陳正義趴在床上，不想看十七一眼。

「好啦這不是重點，你知道後來你的職位被一個叫王政勇的人搶走了。」十七拿著自己做的八卦小抄說著。

「啊...嗯，我想也是。」陳正義想著之前自己做過的事，包含這一次的升職機會八成是他動手腳得來的。但後來想想，之前王

政勇也害過他一次，這一次發生的事只能算彼此打平嗎？

「後來我有看到那個什麼...是叫林怡瑄嗎？在和王政勇吵架，王政勇原本還親她幾下。」十七原本去調查事情，沒想到在逃生樓梯間看到這精采的一幕。

「叫林怡瑄嗎...就是我追的女生呢...」陳正義眼淚都快流下來了，沒想到自己的女神可能早就和王政勇好上了，那之前王政勇提出和他相似度很高的專案是...難道？

「那那那！你還有聽到其他事嗎？」陳正義激動地抓住十七的肩膀，說不定之前在職場上專案被偷、客戶被搶走、合約消失...會不會都是他們搞的鬼？

「嗯...沒有，我還有另外一個壞消息，要聽嗎？」

「唉...說吧。」陳正義心已死，有甚麼消息是比自己女神和對手結盟更可怕的呢？

「你先別激動，因為牽扯到功德我才來問問你。」十七突然正襟危坐，看的出來這件事他十分看重。

陳正義看他如此正經，猶豫了一下後慎重的點了點頭。有時候了

解實情總比不明不白地死去來的好，雖然他現在早就死了…

「你爸...在你主管來上香那日有收到林怡瑄的一封信，主要內容我不知道，但是因為那封信你爸差點...」十七沒說到最後，停在了尷尬的地方。其實不用說下去陳正義也知道他爸那時候發生的事。身上無緣無故出現的傷痕、越來越重的安眠藥、漸漸不說話...種種現象都指向...他爸重鬱了，還有自殺自殘傾向。

「你沒有託夢前，你爸原本想帶著你媽一起來找你的。幸好你在夢裡和他說清楚了...」十七低下頭，沒想到因為他的託夢又救下了兩個人，甚至是他自己的父母。但因為和林怡瑄有關，每個證據都指向她...但紙條早就被毀，也沒辦法得知事情真相。

「你說和林怡瑄有關？她到底幹了甚麼？」陳正義憤怒的看向十七，但十七也很無奈，他只是一個鬼差，通常只知道事情的結局而不是過程。

「我前陣子只是去確定林怡瑄是哪位，再去和地府核對資料而已。其他的我也是被通知辦事的，詳情我不知道。」十七無奈地擺了擺手，正常人都會激動的，尤其是差點害死自己父母…

陳正義馬上衝去客廳看向自己的父母。因為鬼待在人的旁邊太久容易影響人的氣運，或是讓周圍磁場變弱，陳正義不常主動接近

自己父母。畢竟，若是真的需要幫忙，他也幫不上了…

「老頭子...別再看新聞了。」母親擔憂地看著父親。

新聞裡播報著那場死亡車禍。起火原因警方目前認為是司機在出發前沒有認真檢查公車儀器，當場被抓了。後面雖然被保釋，但大眾輿論還是給司機造成不小的壓力。

「...犯人不是他，犯人...唉。」看著父親滿面愁容，母親輕拍了幾下父親的背，別過頭去。

「那場車禍的犯人不是司機？那場車禍的犯人是誰...所以那場車禍，不，我的死不是意外？」陳正義驚訝地看向十七。

十七臉色凝重，默默地不說話。倒也不是他不能說，而是如果要知道林怡瑄、王政勇是不是兇手唯有親自查看他們的人生紀錄本。但這不是他可以拿到的東西…

「嗯...你應該也不知道才對，畢竟我死後你才出現在那...」陳正義喃喃自語，鬼差不過是幫忙閻王爺引導生靈的一個小勞工，想來十七也不知道這件事。

「我想去公司待幾天看看有沒有其他線索。」

徘徊在公司附近幾天後，終於蹲到有一天，王政勇和林怡瑄在公司旁邊的暗巷私下見面。看來他們在公司繼續當著陌生人，不然為甚麼要避人耳目呢？

「你不是說事故現場你收拾乾淨了嗎？警察怎麼來找我問話了。」王政勇大聲地質問林怡瑄。

「我確實把所有監視器資料都洗掉了，你自己辦事不力就不要來推卸責任。」林怡瑄把王政勇指著的手指撇到一旁，氣勢上不輸給王政勇。

「哼，不要真以為你沒有責任，真要到那時候我會把你一起供出去。」王政勇氣到雙眼充血，整張肥大的臉脹紅到不行。雖然氣憤，但也不敢對眼前的女人說重話。

「你去啊，到時候進監獄的還是只有你。」林怡瑄泰然地說道，她一點都不怕王政勇的威脅，若真的調查起來也不會調查到她身上。畢竟，她在公司不和任何男生親近的表象是眾人皆知。

「妳！喔我知道了林怡瑄，這次又是爬上哪個男人的床了？要當爺爺的張總嗎？」王政勇輕蔑地看向林怡瑄傲人的身材，這也是個商業武器呢。

林怡瑄感受到王政勇的視線，用力的甩了王政勇一巴掌。生氣地說到：「我警告你王政勇，那場車禍犯人就是你，當初不知道是誰沒選上經理可憐巴巴的求我幫忙。現在好了，你升經理也沒我太大好處，現在要受你威脅了？沒門！」

原本林怡瑄認為王政勇是個好攀附的對象。不僅有車有房、未婚，現在升職在公司站穩一席之地對她的工作更是加分。但卻沒想過他會反咬自己，真是條自私的瘋狗。

林怡瑄說完後便轉身離開現場，留下王政勇頹喪著待在原地大笑。在自己被警察找上時，和林怡瑄的合作關係早就破滅了，要死當然要一起死。王政勇悄悄摸出放在口袋錄音的手機，按下儲存鍵。

陳正義默默跟在林怡瑄身後，看著她爬上一個又一個男人的床，他再次感到後悔了。

「張總，你都不知道那個陳正義，對對對！就是那個工具人，他可好用了！我啊...可留了一手，說不定他父母還會幫我脫罪呢！」林怡瑄笑得猖狂。

「我和他父母說啊...若是不出庭指證王政勇，就要把他之前為了升職做假帳、作假合約，甚至不惜陷害同事的事通通說出來，

讓他死後也不好過。」說完後便又俯身吻上張總，看來這就是那張紙條的內容了。

林怡瑄一點都不怕自己會出事。她都可以把現場所有對自己不利的證據抹除痕跡，難道還怕區區王政勇的供詞？林怡瑄認為他沒拿到任何實質性的證據。

陳正義氣到發狂，年少不懂事確實做錯了許多事。但沒想到死後也麻煩了父母，更沒想到林怡瑄用這些事威脅父母。

房間內的水杯砰的一聲就碎了，電燈也變得忽明忽暗。床上的兩人驚恐地看著摔碎的水杯。

「陳正義！你要變成怨靈嗎！？殺掉林怡瑄就是你最後的願望嗎？不！值！得！」十七大吼著努力讓陳正義的理智回來，氣瘋的陳正義周遭已有怨靈的黑氣。

陳正義感覺全身充滿力量，所有易碎品只要他想，瞬間就變成碎片。

好幾聲的呼喚都叫不醒現在的陳正義。十七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手掌上，一掌把陳正義打出房間幾公尺，再用力地摀住陳正義雙眼。十七大叫：「快清醒點你這白癡！」

黑氣漸漸消去，陳正義原本氣得直發抖。現在得知大部分真相的他，只能自己默默低頭啜泣，瞬間癱軟倒在地上。

冷靜下來後，陳正義回憶起上車前的畫面。確實看到王政勇在他上車前鬼鬼祟祟徘徊於四周。那又是公車的首站，較為偏僻。如果那時候要動手…確實非常合適呢。

「十七...我...死也不原諒他們！」

第五章 做鬼也要有”死”涯規劃？

「你其實也沒有像看上去一樣堅強。」十七玩弄著陳正義他爸燒給他的遊戲機。

「你也跟我相處很久了，遇到事情先樂觀，處理完了後面還有時間讓我悲傷啊。」陳正義拿起另外一個搖桿，跟著玩了起來。

「你不恨嗎？」

「林怡瑄和王政勇嗎？恨透了。」怎麼可能不恨，都算是殺死自己的兇手。

但陳正義很清楚的知道，這時候光恨沒有用。只有拿到真正實力、把真正重要的人放在身邊他才放心。如果這時候變成怨靈，失去理智的話根本得不償失。

「你有想許什麼願望嗎？」十七看著陳正義的功德簿，說實在話，這幾十年間還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多功德卻不亂花的人。也還好是陳正義爸爸時不時就會燒許多東西給他。

「嗯...那你呢？你要當鬼差到什麼時候？」

十七看了看頭上的時間，嘆了口氣說道：「已經剩下不多了，終於熬到頭了...」

「我可以問你怎麼...」陳正義尷尬地問，但這也是他埋在心裡很久的問題。

「自殺唄，需要待上整整兩百年。」十七嘆了口氣，其實這也不是什麼說不出口的事。一開始確實不能接受，為什麼在人世間過得這麼痛苦還不能自己選擇解脫。在人世間遊蕩了這麼多年，認識的親友在自己過世兩三年後便慢慢淡忘他了。可能家族也覺得他是個恥辱，後來清明中元也不再祭拜他。這時候他才知道，最可怕的刑罰是，看似還在這個人世間，卻被所有人遺忘。

十七也嘗試過閉上眼睛，每天醒了睡、睡了又醒，但也熬不過幾年時光。更可怕的是，他也慢慢淡忘自己的事，到最後甚至忘記了自己的名字，畢竟...沒有人再用那個名字稱呼他了。

把自己取名叫十七，只不過是希望自己記住，他的時光永遠停在了十七歲。

「當鬼差是我在閻王爺那裡跪了很久求來的工作，再不和人說話我覺得自己要瘋掉了。但我也知道作為怨靈只會讓時間走的更慢，每天和自己鬥爭著...」其實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鬼差跟在身

邊，只要停留在人間兩年以上的靈魂便不會有鬼差陪伴，而要自己接受、自行領完懲罰。

「我們也相處大半年了...多少希望彼此都有個好結局...」陳正義看著遊戲畫面感慨的說道。

「怎麼突然就矯情上了！剩下的時間咱們好好相處吧。」十七拍了陳正義一下，他當鬼差也送走了許多人，從當初的不捨到現在希望對方有更好的前程。說真的，很想好好和陳正義當哥們、好兄弟，生前的他似乎就很渴求一位這樣的朋友。

「那你原本的家還在嗎？」陳正義問。

「早就搬去更好的地方住了。別看我這樣，還是個富二代呢！」十七笑著說，這也是他不多的記憶中，僅存的片段還能回想起。但每次回想，大腿內側的傷疤都會刺痛，看來在家裡也不太好過。

「如果當初認識你，我一定跟你當好朋友！」陳正義握著拳頭對天空發誓。

「那你可能要再早個一百多年出生哈哈哈！」十七被陳正義突如其來的發誓逗笑了，如果死後還能交到朋友，這個鬼差真的心甘

情願地做下去。

「那個...當初我差點變怨靈的時候，你做了甚麼啊？」當初陳正義感受到一陣白光，使他的注意力不再集中於仇恨，這才有空隙讓他清醒過來。

「嗯...我僅剩不多的功德...」十七低下頭，他知道這不可能瞞陳正義多久。再過不久陳正義就可以去投胎了，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撐到那時候。

陳正義整個人愣在原地，他不知道該說甚麼才好。十七常常跟他說想用功德求下一世一生順遂平安、並有個關心他的好父母...會不會讓他無法許願了呢？最壞的情況是...撐不到投胎門前。看著低下頭的陳正義，十七努力轉移話題。「對了！上次說到的功德，除了功德以外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十七滿眼發光的看向陳正義。

「甚麼事呀？那時候的功德不是已經發下來了嗎？」

「你原本一年的時間減至半年，當然你可以自己決定要繼續留在人間或是找神佛報到投胎。」十七開心地說道。但他也知道，這就代表陳正義要永遠離開他了。

陳正義愣了一下，原本以為還要一陣子才能實施的計畫，現在可以提早完成。剛好過完半年的祭祀，自己的功德又漲了不少。

「...嗯，去報到吧！」陳正義興奮地站起身來。

「蛤？你要確定喔？現在？」十七以為陳正義會再多留幾天，和父母好好道個別之類的再離開。沒想到他離開得這麼乾脆，倒是讓十七對他有點惱火。

「你要確定喔？你決定去投胎後就不能再回來了喔？」十七追在陳正義身後大聲說道。

打打鬧鬧下到了投胎門前。十七焦急地看著陳正義，不確定他下決定後會不會後悔。還是說...真正後悔的是把這件事說出口的自己？

陳正義和十七相處了這麼多天，一眼就知道他的焦急。

「佛祖大人，請問我甚麼願望都可以許嗎？」陳正義拿出他的功德簿，驕傲地說著。

投胎門前的佛祖，看著那鉅額的功德不禁點了點頭。「你許吧，我聽著。」

「我想要在您身邊工作，等到我父母年壽盡時、等到十七、我最好的朋友時間到時再一同穿過投胎門。」陳正義回頭看向滿臉不可置信的十七，十七到最後一刻都以為陳正義想投胎成首富的孩子。

「均分我的功德吧！下一世想要投胎到同一處，把今生沒續的緣接續下去。」看向為自己散盡功德的十七，就算他不為自己這麼做，還是會做這個決定的。

佛祖靜靜的看著他們兩人，點了點頭答應了，這幾百年來都沒聽過這種願望。

陳正義在這幾天相處中，了解到了自己活著時都沒遇過這麼要好的朋友。打打鬧鬧、有難時相助，更重要的是，能理解他。十七早就看出他微笑的面具下多麼憂鬱，但也默默地陪在他身邊。陪伴對陳正義來說就是最大的安慰。

十七對於陳正義的決定驚訝不已，看著陳正義周圍閃爍的紅氣便知佛祖收留了他。而他的任務也結束了。

在傳送至下一位亡者身邊前，陳正義默默地用嘴型和十七說了：「下一世再見！」

佳作　那條鐵軌上蔓生著紫色的花|葉俞宏

得獎感言：

所以呢？你知道江萼是在哪裡下的車了嗎？

他又是在什麼時候開成了花？我很久沒見到他了，這篇故事是橫跨了幾年的夏秋冬，剪輯拼湊起來的旅程，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從我身上分離出去、一去不回頭，只是回過神來他就已經不見了，架子上那件耐磨的軍褲、雲端裡還沒調完色的照片和很久沒用的舊登山包偶爾會從視線裡跳出來提醒我他曾經存在，假如你看到了最後，希望排骨便當有合你的口味。

這篇故事是我和你之間的一場小遊戲，不干紅先生或三三什麼事，他們是可憐的人，三三那天後來下樓的時候胃痛到不行，沒吃幾片烤肉就倒下了；而紅先生一到台北就回了醫院，他叫了黃燜雞便當的外送，但是送到的時候已經冷了，白襯衫、值班室配冷便當，我猜他吃的時候想過薑母鴨。順帶一提，火車上紅先生其實沒有真的睡著。

江萼和我說這篇故事在講選擇、而有一些人和我說是孤獨群像（聽起來很反邏輯嗎？），我不知道你看起來它像是什麼樣子，你說是什麼就是什麼。

那條鐵軌上蔓生著紫色的花 | 葉俞宏/健產學系

那條鐵軌已經忘記是北上前往哪裡的路上，只記得路過一大片看不到盡頭、長滿雜草的荒地，車窗外的窗景在正午的陽光下鮮豔到不真實，連帶著那些偶爾出現的紫色小花也像從剛剛結束的夢境裡偷偷探出芽頭似的。

車廂裡的冷氣開得很足，靠在車窗上卻是熱的。江萼出神地看著鐵軌、道碴、野草等等，他的視線順著鐵軌跑，逐漸偏離，延伸到隔壁另一條分離開來的軌道，車子還是往前一直開，野草漸漸長上那條軌道，青蔓勾纏，一些紫色的小花開在藤蔓上。

江萼把視線收回來，扭了扭身體，想讓僵硬的背部活動一下，車廂裡的乘客大多睡著了，只有規律的哐啷聲在重複，江萼旁邊的乘客已經換了兩個，有時候他覺得，就這樣一直開下去就好了，到不到站的無所謂了。

但他原來是有一個原定計劃要去泰安站爬山的。

泰安站的位置在台中和苗栗的邊界，以大安溪為界，隔著溪，可以遠遠望到火炎山裸露的赭紅山脈，江萼大二的時候去過一次，登山口在交流道旁邊，面對小而窄的階梯，眼前是滿目幽

翠，背後是工程車呼嘯而過。

他當時背著一個後背包，背包裡裝著礦泉水、一件背心、一套內衣褲、一把雨傘、一本村上春樹的「1973 年的彈珠玩具」、一台重得要死的筆電。除了負累以外可以說是什麼裝備都沒有，一切都沒有計劃，全靠突發奇想。

江萼就是這樣的人。在故事開始之前，不，或者說在這台火車老舊的廣播開始播報斗六站即將進站之前，我們得抓緊時間把江萼是一個怎樣的人先搞清楚。

我看他坐在近 40 度的路邊等公車來，瞇著眼睛，那天萬里無雲，台灣夏天的陽光把所有景緻都洗得很鮮豔，可能是太熱了，他綁起一小撮馬尾，汗珠從額角沒入髮鬢，我不忍心告訴他他在等的那台公車早就開走了，於是也跟著站在路邊，等他自己漸漸感覺到不對。他等了半小時後，終於慢吞吞又仔細查一次手機，我看見他收起手機，一邊低聲咒罵一邊嘆氣，站起身的第一件事居然不是去把公車站牌給砸了，而是拍拍屁股過馬路去全家買棒棒糖安慰自己。

棒棒糖的話他喜歡青蘋果口味的。而他曾經是我夢想中最喜歡的樣子。我和他說過這句話，他很詫異，但也很開心，我看得出來他真的很喜歡別人稱讚他。

希望你把故事看到最後，我會把我手上這張票給你，假如可以的話，我想請你代替我去坐他右後方那個位置，第三節車箱靠走道，我在座位上放了一個便當，你走過去就會看到了，一百塊的排骨便當，不用謝。

我想請你代替我去看他最後決定在哪裡下車，我很好奇，但是我覺得我可能看不到了，畢竟有些事情、有些命運是早在一開始就已經決定好：我們兩個之間只會活一個下來。假如我捨不得的話，那就是他要動手。最糟糕的結果就是我們兩個都逃避這件事，那麼我們似乎就會一起死掉，我的直覺這樣警告我，那這樣還不如我們手拉手一起轟轟烈烈去引夕陽的火來自焚算了。

是的，我和江萼只會活一個下來，這是從一開始就決定好的事。

火車到斗六站之後，天色漸漸陰了下來，窗外的風變灰了。斗六站的站台有一排水果造型的座椅，灰色的風掃過，原本鮮亮的顏色都被帶走了。江萼旁邊的中年男子沈默的收拾背包，和一個裝著蔬菜的紙袋，江萼幫忙撿起了狼狽滾落的椪柑，正要遞回去，對方的背影卻都已經走到車門邊，於是他舉起的手又放下。

快要下雨了。

紅先生是在這時上車的。

車廂的門向兩側滑開，滑過空間、割開空氣，人群沈默地上車，互相用身周隱形的界線推擠著彼此前進，偶爾界線會被擠破，磨蹭到肢體，再互相忍著噁心倉忙地低聲道歉。

紅先生背著一個筆電包，身高大概一百七十五，穿著亞麻材質的休閒白襯衫，灰西裝褲，褲腳恰到好處地收束在線條分明的腳踝。

順著人流往前走後停下，他抬頭確認座位數字，就在江萼身邊坐下來。江萼用眼角餘光掃了一眼，即使在寬鬆的襯衫裡，也隱約看得到胸大肌和斜方肌的流暢線條。沒有人不喜歡漂亮的事物，江萼在心底吹了一個無聲的口哨，心情稍稍揚起來了一點，然後他基於禮貌將已經勾起嘴角的臉側向對著車窗。

火車駛離了斗六站，天色已經完全暗下來，玻璃窗上映著江萼的倒影，他在鏡子裡看到自己的眼睛，瞳孔的深處又是遠方壓低的厚雲。

江萼也從倒影裡看到紅先生，對方剛剛拿出耳機戴上，滑著手機。

江萼拿出手機，打下幾個字，又把字體調大了一點，遞了過去。

「來聊天嗎？好就摘下耳機，不好就點點頭」

紅先生笑了起來。那雙眼睛在黑匡眼鏡後面彎著，未語先帶三分笑的唇形，是很招人好感的面相。他摘下耳機，和江萼打了招呼。

江萼：「新年快樂。」

紅先生自然而然地接下去：「新年快樂。要出去找朋友嗎？」

「沒有，為什麼這樣問？一般不是會猜回家嗎？」

「因為我沒有辦法回家，你要是是要回家的話我們可能聊不來。」

江萼笑了起來，他踢了踢自己丟在地板的褐色後背包，紅先生的視線隨著他的動作被吸引過去，江萼說：「剛剛從家裡出來。」

「吃完年夜飯了嗎？」

「還沒。」

「我也還沒，我醫院旁邊有一家薑母鴨，下車一起去吃吧。」

「好啊，聽起來很棒！」

「坐捷運去好了，薑母鴨應該不能不喝酒。」

江萼有一個怪癖，他喜歡聽人說故事。聽那些來自世界各地，遠在別人的日常裡的故事，江萼習慣用這些故事來理解人，譬如說他不相信一個說「我喜歡狗」的人喜歡狗，他相信那些說「我捨不得離開家的原因是因為小狗會擋在門口哭」的人喜歡狗，人類是碎片的集合，卻不總是能成為自己想成為的樣子。

就像他明明很想哭，卻還是因為相信自己是堅強又成熟的人，而逼自己在火車上和陌生人聊起不痛不癢的薑母鴨，而那天是除夕的傍晚，他其實只是不知道該去哪才刷卡上的車。

人類是碎片的集合。

那些會振振有詞地說「人要成為自己」的人都是一些卑劣的神棍又或者是被神棍欺騙的可憐信徒，他們鼓吹盲目的信仰，卻又更技高一籌，將形而上的自我當作神像放進信徒腦袋裡，畢竟誰不想愛自己呢？區別不過是做不到與做得到而已。

我可不是胡說八道，人如果想成為自己，其實同一句話意思是想成為自己理想中的自己，正因為是理想中的自己，所以愛上想當然耳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會掉入詐騙圈套卻只是因為每個人都多多少少還是會對自己有點期待、有點喜歡。

你就是你所想成為的，是多麼美好的一場夢境，好到讓人捨不得不掉進去。

可是人是碎片、是拼圖、是基因序列，唯獨不會是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和選擇權的個體。

三三叼著煙，在住處頂樓的陽台和江萼說話的時候，江萼彷彿看到他的裂痕在窸窸窣窣地長出來。

那天是農曆十五，月亮很圓、很大，江萼打開頂樓的第一句話是問房東怎麼這麼好心在頂樓裝了感應燈。

三三靠在矮牆邊，回頭笑著罵了句白痴。

江萼走到他旁邊：「靠，今天月亮太亮了吧。」

「第一次過農曆十五啊。」

「誰會知道。」

然後空氣慢慢沈默下去，江萼拎起手上的啤酒喝了一口，背靠著圍牆，抬頭看月亮發呆，怎麼會用肉眼就看得到月球表面的深淺溝壑呢？哪怕是農曆十五也太誇張了，該不會是假的吧……蒲燒鰻魚都可以是假的了，憑什麼要求月亮就要是真的月亮呢……

「我覺得，」三三放空了眼神，視線被遠遠拋擲出去，像彈珠一樣落下，隨便打碎某戶人家的玻璃窗，他好像很隨意地開口：「大家活到現在，應該多少也都想過至少一兩次去死之類的，那為什麼表面上全都看不出來呢？我的意思是，共相之類的……既然是的話，為什麼要假裝？你懂嗎？」

江萼想了一下：「可能是因為大家沒有你冷酷吧。」

「你會不會聊天。」

「我是說，大家都有點僥倖，以為自己比較特別。」

「這跟我很冷酷有什麼關係？」

江萼笑起來：「你覺得所有人都一樣詼！這麼多人在你眼裡沒有一個是特別的，不夠冷酷嗎？」

煙飄上去，煙霧的後面，三三露出很迷茫的眼神：「我不懂，你的意思是我太武斷了嗎？」

「不是，我只是說可能大家沒有在假裝，大家只是……有點搞不懂別人，『我以為只有我很悲傷，除了我以外的其他人都健康快樂，於是我就不敢跟別人說我很悲傷』，是這樣子的。」

「你是不是根本不知道答案啊？我覺得你只是在呼攏還是安慰我之類的。」

「是啊，被你發現了。」

他們用笑聲同時逃避了一些很小很小的痛苦。

後來三三抽完了那根煙，又點一根，問江萼為什麼拋下樓下那群在烤肉的人上來找他，江萼說因為他有預感他這次上樓有機會從他身上拿到碎片。

「什麼碎片？」

江萼沈默了一下，有點後悔自己嘴太快，像是懶得解釋又像是在思考該怎麼說。「就是，我有一個『人是拼圖』的理論。」

「你說說看。」

「喝了酒好難說噢，就是雖然你……」江萼彷彿絞盡腦汁，艱難地開口：「看起來是你，但其實不是，你只是很多個別人拼湊起來的產品。」

三三看著他，用眼神逼他說完。

「我原本是空的、是零、是一個空白的框，然後我遇到了你，你不小心拿真實的你來和我碰撞，撞一下就有碎片掉下來，掉進我裡面，然後很多個人跟我撞來撞去，很多碎片都掉進來，就變成我了。」

江萼是這樣回答三三的，但我偷聽到他和月亮說，人之所以沒有選擇權，是因為人是被碎片選擇，所有的喜惡和掙扎，早在一開始就決定好了。

因此人不必成為自己，無關喜好、無關意願，它本來就是了，也只能是。

「人是不能憑空變出原本不存在的東西的。」他用這句話來拍板定案，然後惜字如金似的閉上嘴。

三三把煙蒂扔進積著雨水和黃垢的煙灰缸，轉身下樓前，問江萼：「你今年回家嗎？」

「過年的話不回，其他時候看看。」

「行，有事你再打電話我。」

江萼沒有說話，用手勢叫三三滾。江萼乾脆在露台上坐下，自己一個人，三三踩著那個會吱呀叫的鐵梯下樓，聲音逐漸淡掉，和樓下一直隱隱約約傳上來的笑鬧聲交織在一起，變成一張銀色的毯子，上游是月光，下游順著破鐵梯流到四樓、流過樓梯轉角……流到一樓，再跟著水龍頭沒關緊的水一起流進水溝裡。

頭好暈，臉頰傳來的熱度不用照鏡子就知道一定很紅，江萼想，我喝太快了，我還以為我已經大到可以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了，但居然還沒。我以為我已經成為可以左手酒、右手煙的那種人了，但沒想到居然不是，剛才也是很努力才忍著沒有咳嗽。好不酷喔，我為什麼沒有成為一個很酷的人呢？

為什麼沒有成為一個很有智慧的人呢？三三問的問題也不是很難。

和月亮說的、和三三說的，其實是一樣的事。但不敢也好，說捨不得也好，他就是不想和三三說得這麼直白。於是說完之後只是看著月亮，月亮沒有回答他。

月亮本來就不能回答。

江萼一面想，一面將背離開牆，盤腿坐著，下意識舉起啤酒對著月亮時，猛地回頭看了一眼身後，發現真的有影子。

一……二……三……居然真的有三個。

他和我說，他在那瞬間很同情李白。

紅先生說，他今天要趕回去，明天一大早還要值班。他已經在那裡熬得夠久了，很幸運，除夕當天不用值夜班，還來得及跟媽媽、姊姊和小姪女吃兩口飯再上路。

夜色降臨，江萼坐在火車座位上，身側窗外路燈珠串一般被向後抽走，他突然很想談談他的離家出走。

「……我已經滿二十歲了，遇到事情可以有更好的處理方式，但我當年還是決定用離家出走這種爛手段，而且關門也還是決定用摔的。」

紅先生笑出來：「二十歲算什麼啊？八十歲再說吧。」

江萼一時之間竟不知道怎麼接下去。

紅先生說：「所有能做的決定都是當下最好的決定了。」

江萼說謝謝，然後把視線垂下去，看著自己的膝蓋發呆，過了幾秒實在忍不住，把頭撇到窗戶的方向，而紅先生打開筆電工作，沒有看他。

「薑母鴨……除了薑母鴨以外，還有什麼別的計畫嗎？」

「八里你去過嗎？有時候我開刀開得很煩，會去那裡躺一下，躺著看星星、看漫畫。」

「在這個大冬天嗎？」

「有時候在冬天就是會很想躺在一個開放的大空間。你呢？你原本想去哪？」

江萼縮了縮脖子，像退回殼裡一樣縮回厚外套裡：「沒有想去哪，可能是台北吧？」

「可以說是沒有比這個更糟的選擇了。」

「不然呢？」江萼突然來了興致：「我們不回台北了，隨便去哪一個地方吧？吃點當地菜，跟老闆娘聊個天，明天再叫計程車回家。」

紅先生片刻之間沒有說話，思考了一下，才說：「東埔寨吧？我想順便去東埔寨義診。」

江萼笑起來，很開心的那種。他說好啊，去吧。「八十歲的某天才想起來今天居然沒去的話，感覺會有點可惜。」

火車開進了山洞，外面瞬間暗下去，顯得車廂內一下子亮了起來，江萼有種錯覺，自己像是被山壁擠開，差點就要撞上隔壁的紅先生。但當然沒有，他一面覺得劫後餘生，一面覺得可惜，心臟撞擊著胸腔，發出砰——咚——的聲音，紅先生連拒絕人都拒絕得很溫柔，真可惜。

人生為什麼盡是一些可惜的事呢？

——肯定是因為太貪心了吧。

假如對於片刻接觸的光亮都心滿意足，那麼也不會生出『想

成為朋友』這樣的妄念， 紅先生說話的聲音很溫和、談吐很有趣，他們天南地北聊一些重要或者不重要的內容，沒有不能延續下去的話題，車廂內的空氣很溫暖，讓人舒服的昏昏欲睡，江萼差點錯覺以為這樣的對話會永遠持續下去。

紅先生終於問起江萼手上那顆握了一路的椪柑，江萼問他：「你要吃嗎？剛才一個阿伯送我的。」

紅先生聳聳肩：「要是白襯衫變成橘子斑點彩繪襯衫，就要勞煩某個小朋友充當一下洗衣機了。」

江萼笑著將右手大拇指插進椪柑的中心，開始剝皮：「沒問題，來吃吧。」

苗栗站到的時候，江萼突然站了起來。

紅先生睡得很熟，江萼為了如何不吵醒他走出去費了一番腦筋，他想，要是我沒有辦法出去，那我就不下車了，反正本來就沒有設定目的地，一切勉強都是非必要的，更何況江萼是打從心底真的很想跟紅先生一起去吃薑母鴨。

但我又突然很想去火炎山。火炎山在泰安站，苗栗站下了車，要再往南坐幾站區間車回去，到靠近台中的邊界時就到了。

穿過山洞，泰安的景色會一口氣在視野裡拉開。

江萼輕手輕腳背上後背包，紅先生還是醒了。他睜開一邊眼睛，又閉上，輕聲問：「你要下車了嗎？」

江萼說：「對，我想去爬山。」

「太晚了。」

「明天早上去也可以。」

紅先生點點頭，沒有多問其他：「路上小心，遇到壞人不要跟他回家。」

「好的。」

紅先生掙扎著醒過來，隨手抓了抓頭髮，用力眨著眼睛站起來，走到過道讓出空間， 江萼原本想和他說不必了，側個身就好，但對方起身的動作實在太俐落，他沒找到時機點，就也不說了。

江萼背著背包，掃視了一眼座位，確認沒有落下什麼東西。紅先生扶著椅子，搖搖手當再見，江萼也用力揮手道別，紅先生

坐回座位上，現在只看得見半顆睡得有點亂的頭冒出椅背。

下了車，江萼才突然發現，雨不知道什麼時候停了。

泰安站是一個很小的站，前後都被山夾著，是台灣第一座高架車站，南北來往的站台都在五樓，從五層樓高的候車室看出去，古道、西風、瘦馬，白色的豐田上面有生鏽的紅斑，開在破破爛爛的產業道路上揚長而去。

因為地勢高又沒有遮蔽物，風大，即使是夏天都很涼，缺點是江萼一直吃到自己的頭髮，不管撥開幾次都沒用。

泰安站的下班時間已經過了，站務室鐵卷門拉著，玻璃窗上貼有各種長照宣導簡章， 和一張白紙說明站務室裡沒人的原因。秋天像是快要來了一樣，他記得他的車是四點四十五分，還有半個小時，夕陽淹沒了月台，他站在候車室外看，在風裡浮浮沈沈，而後隨著日落滅頂。

有很多畫面在我腦子裡飛過，秋風掃落葉，最終什麼也沒剩下，我想起那條異生蔓草的鐵軌，三三家頂樓淌了一地的月光，還有紅先生指尖的那瓣椪柑。這是江萼開啟的第幾次旅行？也許是第二次，也許是十次以上了也說不定，但他還是不懂在旅行的時候可以感覺到快樂的人到底是哪裡有問題。

他看著夕陽悲傷，看著日出也悲傷，看山悲傷，看海也悲傷，這樣看來，這也許是一個非常悲傷的故事也說不定，但他很認真地和我說：「不是噢！只是很安靜而已。」

我問過他：「你安靜的時候不感覺悲傷嗎？」

他想了一下：「那倒也是。」

原來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是我坐在路邊曬著太陽，一邊昏昏欲睡一邊想著那台早就跑了的公車；是我站在泰安站裡的夕陽裡吹晚風；是我和紅先生約好要去吃薑母鴨。

但我又不是他，我是車廂裡靠著車窗看外頭發呆的人，江萼是窗外那朵開在廢棄軌道上，一閃而過的紫色小花。
那條鐵軌為什麼會被廢棄呢？又廢棄了多久，久到生出野草，野草上又開出了花？

假如那台火車選擇開往那條鐵軌，江萼就會坐上車，而我會在這一邊開出一朵黃色的花吧，這篇故事的標題也會變成「那條鐵軌上蔓生著黃色的花」。

但我終究沒有成為江萼那樣的人，他的背影走向了泰安的山，走向了烏石鼻的漁港和糾結嶙峋的怪石，沒怎麼回過頭，他

蹲在路邊看著全國地圖，風把他的頭髮吹得狂亂，他聚精會神，小聲念了幾個地名，大多都是不怎麼有名的地方鄉鎮，公車再半小時會到，我問他接下來呢？

他面朝山海，背對著我，身影被夕陽的殘魂拉成很長很長的絲，彎彎裊裊，像三三嘴上叼著的煙一樣，絲的盡頭是一大片看不到盡頭、長滿雜草的荒地，不知名的小花迎著風搖來晃去。
而我終究再也聽不見他說話了。

備註：本文所有第三人稱單數皆為「他」，與性別無關。

詩的「社工」。

徐社工比我繼父更能喝酒，至少他能品嚐出白蘭地的細節，也買得起比較好的香檳，他曾經讓我喝過一口卡蒂娜莎酒莊出產的三十年白葡萄酒，一天淺嚐一小口，能讓人類的心血管永保安康。再多就不行了，男人教誨道，所以他不是社工，社工不會讓個案喝酒。

我知道我只是個案，記錄我的資料叫做個案紀錄，徐社工從沒寫過個案紀錄，至少在他眼中，我不是個案，也不是麻煩。

這樣就好。

他只會讓我說一些故事，好讓他寫詩，我不喜歡這樣，他總是在剽竊別人的痛苦，但沒關係，因為我已經習慣了一件事；對別人說沒關係。

也許徐社工真的當過社工，至少他能順手鑷起我腳底板的玻璃渣，還有如何包紮被酒瓶打破的頭皮——在不送急診與縫合傷口的前提之下。

至於真正的社工，我只見過一次，跟漏氣的啤酒鋁罐一樣，在地上抱著肚子滾，這也是社工訪查需要志工隨行的原因，我很

感謝那名胡社工，至少在第二次見面之前。

徐社工要我別怪他，原因我長大就會知道，而我已經知道，當我長大就會知道，離職就是再也不會回來的意思。

說實話，我不喜歡徐社工，長大代表很多種含意，比如說，理解何謂分離焦慮，我以為我只是不喜歡他，才會在看不見他的背影之後，開始躲在牆角偷偷哭泣，我保證，整個世界都沒有聽見。

就算聽見了，也沒有看見。

徐社工寫了一首新詩，其實有點舊，兩個月前就開始動筆，所以稿紙有些泛黃，大抵是一隻蒼蠅的故事，憎恨吸吮大便成長茁壯的自己，羽化之後，才發現自己終究喜歡吃大便，到現在還沒寫完，還沒結尾。

「寫得如何。」他問，很好，我說。

至少，在他寫完這首詩之前，我不知道原來羽化這兩個字，可以被描繪得如此噁心。

佳作　醫生詩人之死 | 百日紅

得獎感言：

洋洋灑灑寫了三百字，剛剛全都刪掉了，只剩下一句話想說：

「我也是爬到頂樓之後，才發現自己命不該絕。」

但我現在壓根沒爬到頂端，雖然已經看過不少風景。

ig:skr_network

醫生詩人之死 | 百日紅 /語聽系

「寫詩就是在賠錢，我的每一首詩都該拿到文學首獎，十萬元獎金，可是文學獎總是那麼少，要是我投完了，或是評審不長眼，我就當場虧損十萬。」他繼續說道：「所以你說，如果我這十萬元賠掉了，會怎麼樣嗎，不過就等於我寫了一首普通的詩，沒有得名而已。」

我只是握緊手中的鈔票，冷眼旁觀門口男人的自吹自擂，再轉過頭來，讓醉倒在床上的中年男子，充當我的眼角餘光。

男人總自稱他是社工，我知道他不是，他只是之前陪著社工來訪視的志工而已，從那天晚上之後，便時常不定期來我家門口作客，沒有好一點的椅子，只好讓他坐在地板。

「社工」姓徐，我聽過許多關於他的故事，從他的嘴裡。一頭深紫色的頭髮，徐社工總說他曾經當過醫生，我看過他醫學系的面試錄取通知，總共六張，但他沒報到，就窩在家裡啃老，直至拿到遺產為止。

遺產很多，徐社工從此成為一名包租公，包租公生活很令人羨慕，但也很無聊，正因為無聊，他開始做起社工，一名很愛寫

「這首詩在影射誰？」我問道，一邊撫摸小指指縫的傷痕，方才撿玻璃屑時被割傷，誰怪玻璃如此易碎，還會流出汁液，姑且稱之為眼淚。

「我。」徐社工露出一貫的笑容，像連續劇常見的變態醫生，模板化，而且免洗的邪笑，後來我才知道，徐社工不當醫生的原因。

但那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後，才知道的事。

「我想念地質系，我爸媽叫我吃土。」彷彿不是他的故事，至少不屬於他，或者說，語氣平淡得不像在說自己的故事；可是他還是在笑，邪惡地有點悲傷，像個經歷過不少故事的反派。

一名矛盾的反派，成天宣揚自己考上醫學系不讀，卻又禁止別人叫他醫生。

「後來我就沒有家了。」在房間裡當足十五年啃老族，不事生產，沒有目標，走出房間的徐社工，某天突然聞到一股腐爛的屍臭。

翌日，徐社工羽化，而「徐醫生」是被脫下來扔掉的殼。

徐社工的父母吊在天花板上旋轉，遺書裡都在指責他，兩人共筆的遺書傾盡全力，痛罵曾讓他們驕傲的親生兒子。

「對他們而言，這並不足掛齒。」不知為何變成社工的男人，說出羽化後第一句值得紀念的話。

徐社工今天喝得跟我的繼父一樣醉，蹲坐在老舊透天厝的鐵捲門邊。棕色溝鼠自洗手台水管竄出，經過醉倒的前者，再途經恍惚的後者，兩者喝得一樣醉，分不清誰是前者，誰是後者。

徐社工第一次與社工相遇，是在羽化隔天，警察帶來社工，以及族繁不及備載的相關人員，排除徐社工的涉案可能性後，全案以自殺偵結。

徐社工說，他殺死了自己的父母，用自己的人生。或是他的父母，利用徐社工的人生自殺；徐社工原本不打算讓自己的人生變成凶器，在他們竄改徐社工的大學志願序之前。

他毀掉自己，以毀掉他們，十分簡潔有力的殺人動機，數次打消我拾起空米酒瓶，於夜深人靜時，往繼父頭上敲下的衝動。

我想成為徐社工，所以我不毀掉繼父的生命，改毀掉我的，手腕上多出幾道刮痕，那是我企圖殺死繼父的證明，只是沒有成

功。把自己當作人質之前，得先確認對方是否在意才行，我洗刷身體，像洗刷回憶、陰暗的夜晚以及濃稠的體液，但有些東西終究無法抹去，比如說那些刮痕，或僅僅是我自己。

即使我將自己洗得再怎麼乾淨，也已經過了法律追溯期，或只因沒有直接證據，無法受理。一旦想讓自己好過一點，我就會開始跟徐社工玩遊戲，家庭遊戲，規則很簡單，來比比家人吧。

像周星馳演的香港電影一般，肆無忌憚地賣慘，再像周星馳演的香港電影一樣，神情誇張地用力誇示被榨乾已久的情緒：「我媽媽離我而去，而我像是忘記被打包的垃圾。」我笑著，徐社工遞給我一瓶眼藥水，讓我看起來比較有面子。

「天吶，真可憐，但我爸會抱**瓦斯桶威脅我醫他！**」徐社工笑到飆出眼淚，他爸媽最終遺留給他幾棟房子，使兒子衣食無虞，有時間像個無業遊民般，和一名被拋棄的個案嘻笑怒罵，誇大他曾體驗過的一五一十。徐社工的家人以生命威脅他成為醫師，後來成功了一半，徐醫師最終成為一名社工——跟「醫生」一樣，都沒有執照。

老實說，我很擔心徐社工的身心狀況。

我討厭他，討厭他偷偷塞錢給我，讓我繳學費，讓我在學校

學到很多名詞，比方「自我保護」、「二元一次方程式」，或「轉介機制」；除此之外，還學到很多，比方別跟來路不明的陌生人來往，給你好處的人往往貪戀你青春期的身體。徐社工卻只摸過我的頭髮，頂多額頭。

他說花錢在我身上也是一種報復，那是父母留給他的，他恨，所以全都要拋棄，那些鈔票都是餿水，值得餵給豬長大，太肥就宰殺。徐社工讓我少了些藉口，我再也不能宣稱我是皮球了，被踢的那種、還讓我想當社工，有牌照那種；讓公民課跟房門必須深鎖的夜晚一樣，都睡不著。

也許我終其一生，都無法觸及真正的社工吧，徐社工僅僅是個瘋子，有錢且溫柔的瘋子。我還是討厭他，至少討厭他的詩，他說，我跟他的詩很像。所以，我再也不看他寫的詩，就像我不照鏡子，他的詩擅用很多比方，我如數家珍；比方說，我希望我沒有家，卻還是如數家珍。

直到我高中畢業，終於成為一名看上去很正常的孩子，然後考試，然後再也不再是個孩子，習於在炎炎夏日穿上長袖，再掩飾從領口滴落的汗水，我是個乖孩子，看上去很好，再不用受監護宣告。

我也會寫詩，得過一些校內文學獎，讓看似沒那麼有文學氣質，卻也很會寫詩但沒得獎的男同學忌妒，幸好他不是徐社工，因為我真的不喜歡他。徐社工在學校門口捧花等我，旁邊是另一名中年男子，姓胡，是我第二次與他相遇，他才是我真正的社工，儘管現在靠販售二手車過活。

「對不起。」他的啤酒肚擠出第一句話，如果有味道，那一定是啤酒花的氣味。

胡社工當年遭遇很多困難，導致自己得先個案一步離開案場，住進精神病院，我沒有跟隨胡社工的腳步，只因我還來得及被另一位精神病患撿起來娛樂。徐社工用我的故事得到很多文學獎，算是一種良心上的不法所得，作為代價，他間接扶養我長大，儘管更像懲罰性賠償——我時常搜尋徐社工的得獎紀錄，獎金加總約為公立高中學雜費的三分之一。

我學測申請社工系，不是法律系，讓導師很失望，他沒能拯救學校的升學紀錄，同時忽略了我曾是他最引以為戒的個案紀錄，在全班同學面前。也許我比徐社工幸運一點，沒人能阻止我填社工系，相較於他未竟的地球科學之夢，甚至被一名學經歷不明的藝人搶走地質學家頭銜。

畢業典禮過後半小時，徐社工坐在我對面，有意無意啜飲無

酒精氣泡水，於一間還不錯的咖啡廳。此地一杯檸檬水售價壹百貳拾元正，燈光美氣氛佳，需要收取百分之拾服務費，坐墊沒有米酒的餘溫，地板找不到油垢、嘔吐物，以及老鼠尾巴。

男人很憂傷地欣慰著。有那麼一瞬間，我以為我要失去他了，即使我甚至不知道他住在哪，也可能一天換一棟住，他的父母留給他很多……真的很多嗎，我開始懷疑。

然後，我就真的失去他了：「我要去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徐社工佯裝憂傷，他以為我看不出真正的憂傷，包裝於虛假的憂傷之下。我明明還記得前幾天，他向我炫耀自己的健康檢查報告結果。

「你在那兒，還會寫詩嗎？」我問道，盡力讓自己看上去能夠接受，因此補上一句：

「沒關係。」

我以為我能習慣，習慣說沒關係。

他笑得跟咖啡一樣苦，說話前甚至被嗆著幾口，就連眼睛也被咖啡因嗆到：「當然，我是很會寫詩的**醫生**。」

「你不是醫生！」

整個咖啡廳都能聽到我拍桌的聲音，畢竟玻璃是很易碎的東西，玻璃還會流眼淚，我很小的時候曾經聽米酒瓶說過，在遇見徐社工之前。

「我們還會再見。」徐社工說，聲音不大。

「因為妳是真正的社工。」他又說，我想，我已經知道他要去哪。

「就是這裡。」胡社工示意我按下高級防盜門的指紋鎖，徐社工在玻璃桌上放上一張契約，時長五年，租金免費，帶有他本名的印泥早已預先蓋好，只需等待我簽名。我至今只見過兩次胡社工，第一次和第二次，第一次帶來徐社工，第二次帶走徐社工。

我對胡社工的印象，只有啤酒肚和啤酒瓶而已，他曾被我的繼父用啤酒罐砸，砸在他尚未成為啤酒肚的腹部，那瓶漏氣的鋁罐，堅定胡社工離職的決心。還記得那瓶酒以氣體作為動力，在地上轉呀轉，幾個小時後被撿回去喝掉。我也被撿走了，那天開

始，第一次，前無古人，後有來者。

然後，那瓶其實早已碎成破罐子的酒瓶，沿途隨著名為人生的梯階破罐破摔，一路摔到今天，摔到某些以為再也不會出現的陰影再度出現，噢，以為漂流了很久，其實也只過了這麼一天，僅僅一天。接著世界又要日落，我終於等到睽違十年以上的安置場所，但已成年的高中畢業生，不再需要監護人，所以就沒有監護人。我該做什麼呢？

向胡社工鞠躬道謝，佯裝若無其事地把這裡當自己家嗎？但我決定，為好久不見的胡社工泡好一杯尚稱好喝的茶，儘管我根本不知道廚房在哪，寫做回家的沙發，抵達的訪視卻是踏上另一場無期迷途，我是羔羊對吧，已經被拯救的羔羊，對嗎。將初次握起的茶杯遞給胡社工之後，羔羊開始思考，該怎麼救回徐社工了。

「他在哪裡，我說，徐社工**現在**在哪裡。」

「他有一些思覺失調的症狀，現在正在醫院接受治療。」醫生也能接受治療，沒有問題。

我懷念他瘋狂並焦距不明的眼神，而且我該還錢，還徐社工學費，所以我問：「他需要什麼幫忙嗎？」多希望這是個激問

句，高中國文課文常見的簡單文法，文意就在問題的反面，他不需要別人救他，徐社工自己就是醫師。

他終於願意承認自己是個醫生，即使他打從心底否認自己是個醫生，徐醫生是社工也好，詩人也好，原本不該是個醫生；當醫生對他太可憐了，這代表他永遠無法擺脫心理陰影。

他是他自己，只要不讓自己成為醫生，但他拯救自我的方式，卻必須得讓自己成為醫師，而「醫師」這個名詞，卻正好是他的病因，多麼諷刺。

「也許需要很多幫忙，非常多。」胡社工低頭，神情有些慚愧，他慚愧了十幾年，不多差幾天：「總之，出院後他需要社工。」

「反正不是你。」語畢，我才發現自己的失言，胡社工眉頭緊繃，再逐漸放鬆，彷彿一切都沒發生過，就像一切其實都該由他承受。

即使倖存並不是種罪惡，至少胡社工辭職後幾年，才發現業務員生活，能讓自己不再充滿無力感。看著那些不幸的角落，安全網破洞的地方，社工要扛，衍生的情緒壓力，也只有自己能扛。

大學設有社工系，但沒有社工的社工系，胡社工顯然扛不住，只好讓個案充當社工，無論徐社工之類，遊走於法律邊緣的形式；還是，我這種合法化的「昇華」，絕對，都不是件值得放鞭炮的好事。

「至少還有辦法，對吧。」這也是反問句，我又啜飲一口烏龍茶，將徐社工免費租給我的房子，放進一名翹著二郎腿的高中畢業生充當屋主，我該習慣成為主人的日子，因為我已經習慣了一件事……

胡社工依然低頭不語，我只在高一體驗社課的低頭閉眼儀式上，見過相同的神情。

「沒關係。」至少，還有希望。

我已經是人生的主人了，只是裝得很像人生的主人也沒關係。真正的社工一邊模仿徐社工的語氣，像個人格分裂患者陪自己聊天，邊打開徐社工預留給她的日記。

他看起來很有故事，卻空無一物；當年的蛹殼被撕開，卻只是一場徒具其形的羽化，正如徐社工根本沒有社工資格證，只能

假裝自己是個社工。黃色的卡片，是他身為詩人的創作理念，男人藉由吸吮旁人的生命而生可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誰，卡片封面是色鉛筆描繪的火柴人，但頭的部分，被一個實心的問號取代。

下一張卡片，也是黃色，貼滿「對不起」三個字的姓名貼，有大有小，我想這象徵徐社工的道歉並不真心，原因一目了然；徐社工姓「徐」，不姓「對」。詩人已經死了，幾張被畫上刪除線的摺皺手稿，在紙箱的最底部沉澱，一言不發。

可是醫生即將出院，回到這棟房子，我將別墅照顧得很好，盆栽沒有枯萎，廚房也從未見過蟑螂，最髒的東西，也許是將臨的「徐醫生」——那是一層來自徐某某，早已蛻下多年的舊皮。我打開門，說：「好久不見。」

我拱手，盡力模仿得像徐社工，或是徐某某想成為卻沒能成為的樣子，所該擁有的淡然語氣。

「我」是「你」的社工，而且，通過真正的社工師國考。

「謝謝你。」他說道，許久未見徐社工，男人佝僂的眼裡根本沒有我，我的目光自徐某某的視線延伸，直至看見影子，最清晰的陰影，他在看著自己，非常諷刺。

因為他看的人是我。

徐社工的世界，根本沒有他自己，只有很多張身分識別證跟一座吊扇，他模仿曾遭遇的語氣，說道：「你**是我最好的兒子**。」甚至弄錯眼前人的性別。可我卻從他眼裡看見真正的光，很閃耀，而且不是眼淚；我笑了笑，他也笑了笑，心情不一，但通往同一種結局。

「我不是你兒子，我是你的社工。」我回答，眼神直視著男人的雙眼，我知道我撐不久，就像真正的社工。

放心，我絕不會叫你徐醫生。

你頂多就是我的個案，你不是我，我也不是你。

在這段期間，我已預先拆下了徐社工客廳天花板的吊扇，而且將會天天訪視男人的行蹤，這次會不一樣。

因為，我是真正的社工。

也許詩人已經死了，但社工還沒有。

徐社工也還沒有。

雖然我知道沒有用，但還是在牆邊哭了一下；**徐社工的房子焦黑一片**，再多眼淚，也來不及澆熄已逝的火光。

第三次遇見胡社工，他以朋友的身分來到案發現場，踩著碎玻璃，碳化的窗版一觸即碎，肥胖的前社工收起啤酒肚，從後背包拿出一張筆記紙。

紙上是一首短詩，名為〈敬那永不離去的〉。

徐社工很狡猾地刻意忘記署名，如此一來，這首詩裡面，就不會有他自己。也許這並不重要，男人的案件依然以自殺偵結，踏上幾天社會新聞的版面，徐社工的所有遺產將被充公，分別賠償受火災影響的鄰居。再過幾年，街區經過重建，除了戶政事務所的死亡證明外，一切將看似皆從未發生。

「我會再來訪視。」言盡於此，我關上空蕩的焦黑房門，任憑被踩過的碎玻璃尖，發出細小的聲響，嗚咽。

依然是個玻璃屑會流出眼淚的世界，只要我和徐社工，都從這裡離開。

在男人寫過的所有詩句之中，擁有故事，而且永不離去的

佳作　愛｜鍾昕宸

得獎感言：

首先我想先感謝評審委員的肯定，讓《愛》能夠在這次的迴旋梯文學獎中獲得佳作。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嘗試創作小說，從最初思考角色設定到完成定稿經歷了不少困難，所幸都順利解決，完成了一場自我突破。

同時我也想感謝所有曾在創作旅程中支持我的人，我的高中同學、我的朋友、我的老師、我的家人。謝謝你們願意花自己的時間幫我審閱我落落長的文章，還有在我喪失靈感垂頭喪氣時鼓勵我繼續前行，沒有你們，就沒有現在的《愛》。

對我來說，寫作一直是我釋放壓力的管道，透過文字，我能夠說出心中所想，甚至是利用虛擬角色來說出我不敢明言之事。所以，這次的得獎不會是終點，期許未來的我，能夠繼續寫作，希望以後的作品能夠不僅僅是為了紓發自己的情緒，同時間也能觸動其他人！

愛 | 鍾昕宸/醫學系

林芳妤在很小的時候看過死神。

她狼狽地踏入舞團的大門，又遲到了，她心想，她快步跑進更衣室，打開被雨水淋濕的書包，發現裡面的物品無一倖免，課本和作業簿的角都因雨水的浸溼而皺縮成一團，更糟糕的是，她要穿的舞衣、褲襪、舞鞋也全被浸濕，不過她沒有別的選擇，她將它們拿出書包，脫下自己的衣服和內衣褲，咬著牙套上舞衣和褲襪，溫熱的雨水黏在她身上，她能感受到她的表皮細胞在抗議，但也只能選擇忽略，她推開更衣室的門，踩著半溼的舞鞋，奔進舞蹈教室。

忍耐一下就好，她告訴自己，五個小時而已。

林芳妤低著頭踏進教室，快速找到地方坐下開始暖身，此時的她不需要抬頭也知道所有人都盯著她看，暖完身她趕緊加入大家，此時已經到 Battement Tendu Jete 了，她夾緊屁股，身體往上拔高，感受她那悶在濕舞鞋裡的腳底擦過地面後用力舉到 45 度角然後再慢慢擦回地面回到第五位置。

這跟妳的過去比起來好忍耐多了，忍耐一下，她邊不停的告訴自己，邊一次一次的感受她的腳底壓在濕濕溫溫的布舞鞋上的噁心。

五個小時如她所願，很快就過去了，林芳妤受夠了黏在她身上的各種液體，她在下課前十分鐘騙了老師，說她頭暈想吐，比

所有人都早跑去了更衣室 ，她跑進最大的那個隔間， 脫下她的舞衣褲襪，然後用她剛剛沾濕的毛巾用力的擦遍全身。

就在她要走出隔間時，有人用力踢了她的門，門鎖和門邊的碰撞發出了巨大的聲響。

林芳妤低頭看了看門縫，有許多雙腳站在外面，其中站在最前面的，腳上擦著透明指甲油。

又是妳，林芳妤咕噥。

林芳妤認為，所有動物當中最可怕的，是禿鷹。

小時候老師都說，禿鷹有著食腐肉的特性，牠們四處飛翔，尋覓死去和腐爛的動物作為他們的食物，但林芳妤害怕的，並不是禿鷹會詭異的在一旁盯著牠的食物死去，而是即便牠的食物再怎麼腐敗，身上的病菌再怎麼致命，牠都能吃得津津有味，絲毫不受任何影響。

就像她舞團裡的同學一樣。

而不幸的，林芳妤常是被她們盯上的動物。

她沒有想成為中心的野心，不過她的先天條件卻讓她頻頻成為老師的重點關注對象。

一雙漂亮又纖細的 X 型腿加上大腳背，搭配上膚色白皙的臉蛋，「你是天生的芭蕾舞者」，她的芭蕾老師常常跟她這麼說，不過也正是這種稱讚，讓她成為了同學們的眼中釘。

林芳妤小時候試過和她們交朋友，就是那位擦著透明指甲油的，王蔓，起初她們很好， 每天一起進舞團，一起離開，不過某個暑假之後，老師開始對林芳妤特別偏愛，將幾乎所有舞碼的

中心給她之後，王蔓就不與她往來了。

之後王蔓的興趣就是在林芳妤背後竊竊私語，然後帶著別人遠離她、討厭她，但只要林芳妤在哪個地方出了一點差錯，哪天被老師威脅再不努力就要被換掉，王蔓又會突然來討好她，只為了學會她的動作然後找時機取代她。

林芳妤每次都覺得，這些人很可怕，在她背後盯著她希望她失敗，等著她某一天倒地不起，然後張開大口尖牙食肉噬血，吃完後臉上掛著大大的微笑繼續生活。

跟那些禿鷹一樣。

她推開隔間的門，低著頭走出去，她沒有興趣在這邊跟他們有任何交流，她要煩惱的事情已經夠多了。

但王蔓似乎不是這麼想的。

「遲到的人還想準時離開？太厚臉皮了吧。」

林芳妤沒有理她，她走到更衣室外坐在小板凳上，套上她剛剛忘記晾著的襪子和布鞋。

「這種沒品的人也配每次當主角，要是我，我早就自己說不當了。」王蔓用整個舞團都能聽到的聲音朝她的方向大喊。

林芳妤聽到有些人在笑，有些人在說她剛剛遲到進來時老師的臉有多麼臭，不過她依舊不在乎。

隨便妳們，她碎念著，然後站起來，走出舞團大門。

林芳妤真的很討厭穿著濕的鞋子和襪子，不過她跟剛剛一樣沒有選擇，她要自己走路回家，她只能怪自己剛剛忘記把它們放在舞團的陽台晾乾。

她回到了家，推開厚重的鐵門，一股酒味瞬間沖進她的鼻腔，她知道，母親今天又喝酒了，林芳妤躡手躡腳走進客廳，看到母親癱軟在沙發上，滿臉紅通，手上握著一瓶半滿的啤酒，眼睛半張開，彷彿醉意也不能阻止她看電視，此時電視播上的，是一捲錄影帶，錄影帶的內容是母親第一次表演。

林芳妤看過這個影片無數次，這是母親最自豪的一段影片。

影片中的母親，身穿粉紅色片裙，烏黑的頭髮梳成乾淨漂亮的包頭，音樂緩緩從音響中流出，母親優雅地舉起雙手，彷彿清澈翠綠的湖泊中一隻純白的天鵝，每個動作都在重寫美麗的定義，最後一個音符落下，母親在完美的完成兩圈轉圈後踩地，停在 ending pose， 臉上掛著幸福的微笑。

林芳妤唯一一次看過她母親笑，就是在這個錄影帶。

她找到遙控器，關上電視，拖著疲憊的身軀進到房間躺到床上，她沒選擇先去洗澡和洗她那被汗水雨水浸透的舞衣褲襪，而是就這麼躺著，盯著天花板，母親的微笑不知為何突然浮現在她的腦海，她轉過身，將頭埋在枕頭裡，好像這樣就能揮去腦中的影像。

林芳妤小時候問過外婆，為何母親總是不笑？

「妳媽的人生變成這樣，有甚麼好笑的？」

「欸有人說要找你。」班長敲了敲她的桌子，林芳妤摘下一邊耳機，悠揚的小提琴聲因為耳機拔下嘎然而止，她抬頭，發現一個男生站在門口，身後站著另一群人，窩在一起，竊竊私語不

知道在談論甚麼，她站起身，不耐煩的朝門口走去，她不知道這個男生是誰，只知道他好像是隔壁班的，每周一的朝會，他都排在他們班第一個。

「請問有甚麼事嗎？」她說，勉強擠出一抹禮貌地微笑。

「我.....我.....」那個男生脹紅了臉，手上的紙條已經被自己揉出一堆皺褶。

後面的那群人看到這個景象開始大笑，但她卻一點都笑不出來。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到底是甚麼事？」她努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怒氣，她需要這節下課好好想動作，不然晚上又得挨罵，現在一群人莫名其妙地站在這裡占用她的時間，她只想把他們全打發走。

「這.....這個.....這個給妳。」那個男生把那張已經揉的半爛的紙塞到她手上後轉身跑開，原本在他身後的那群人跟在他屁股後面走了，邊走邊大聲嚷嚷著。

林芳妤打開紙條，開頭寫著四個字。

我喜歡你。

林芳妤冷笑了一聲，將整張紙撕碎然後丟進教室後方的垃圾桶。

那天放學，她一如往常獨自一人走到舞團，獨自一人換上舞衣褲襪，然後踏進教室，開始暖身。

她能感受到教室裡瀰漫著緊張的氣氛，因為等等老師要選出這次舞展的主角，大家此時都在努力的拉筋壓腳背，林芳妤看到

王蔓站在鏡子前練習自己的微笑。

老師準時在六點半踏進教室，請大家站到把杆開始做組合。

「請大家好好做，別忘了我等等要選角。」

氣氛更加緊繃了。

不知為何，那天的時間過得特別快，把杆和流動結束之後，老師把大家叫到了中間，請助教出來示範動作，正式開始了選拔。

林芳妤是最後一個上場的。

她不像前面的人，一個個為了拿到角色拚盡了全力，她輕鬆地跳著，只求自己不要因為跳太爛被罵或被罰。

但不幸的，她又再度成了獵物

「林芳妤，就妳了。」

她跟其他人一樣訝異，同時感受到許多眼睛在她背後瞪著她。

「明天開始排舞，大家不准遲到不准請假，尤其是妳，林芳妤。還有，再瘦個三公斤吧，妳這樣穿舞裙更好看。」

隔天一大早在學校，林芳妤正要出教室去上體育課，卻看到王蔓站在門口盯著她看。

林芳妤原先不想理她的，但她走出教室門口時，王蔓拉住了她的手。

她把她帶到了某個校園的角落，地上的落葉多到讓林芳妤思考這地方到底有沒有人來過。

「妳知道這次舞展要跳的是甚麼嗎？」王蔓問道。

林芳妤搖頭。

「是吉賽兒。」

林芳妤抖了一下，視線從地上枯黃的落葉轉向王蔓。

「妳想說甚麼？」林芳妤說道。

「妳沒資格跳這首舞，妳沒資格當吉賽兒。」

林芳妤從未見過王蔓如此嚴肅。

「妳一個沒被愛過，也沒愛過別人的人，要怎麼知道心碎是甚麼感覺？」王蔓看著她的眼睛，說出了林芳妤最不想聽到的話。

但那是實話，只是林芳妤一直不願承認。

她現在也不願承認。

「閉嘴。」林芳妤說道。

「妳比誰都清楚，我講的是實話。」

王蔓說完這句話後扭頭就走，獨留林芳妤一人在那陰暗的角落。

林芳妤低頭看著那堆落葉，你們被樹遺棄了多久呢，她想，樹還愛你們嗎？

上課鐘響將林芳妤拉回了現實，她抬頭，發現上次那個男生站在離他五公尺處看著。

他發現林芳妤發現他之後，迅速地跑開了。

那天晚上林芳妤還是去了舞團排了舞，聽老師說吉賽兒的故事，整個晚上她都不敢與王蔓對視，但她感受的到，王蔓一直死

死的盯著她。

回到家的時候，她的母親還沒回家，她回到自己的房間，躺在床上，思考著王蔓講的話。

她確實沒有人愛，也沒愛過別人。

父親在她還沒出生的時候就不見蹤影，而她的母親只是把她當成替她完成夢想的工具。

想到這邊，林芳妤嘆了口氣。

突然，她的手機螢幕亮了，一則 IG 交友邀請的通知跳了出來。

她看了名字，周立恩，她不認識。

她又看了看頭貼，她發現，是隔壁班那個男生。

林芳妤想起了王蔓說的那句話。

然後她按下通過和追蹤，與周立恩成為好友。

後來連續幾天，舞團都在排舞，有時甚至排到凌晨才放大家回家。

某天結束的時候，老師叫住了林芳妤。

「妳知道妳現在缺少甚麼嗎？」

林芳妤搖頭。

「愛的感覺。」

林芳妤盯著她的老師。

「吉賽兒這個舞碼除了要在舞臺上展現技術之外，表演技巧也很重要。」

「每次排練我都只看到妳空洞的眼神，那是不對的。」

「我要看到愛，林芳妤，我要看到一個經歷淒美愛情的單純女孩。」

王蔓是對的，她不適合這首舞。

「明天排練，我想看到妳的眼裡有愛、有心碎、有波瀾。」老師一臉輕鬆地說，好像這種情緒在路邊就可以隨便體會到一樣。

林芳妤想了一個晚上還是沒搞懂，為了逃避，她隔天沒去舞團。

她放學後直接走回家，踏進家門後，她發現她的母親今天也提早回家。

無所謂，她想，被罵就算了。

「妳為甚麼沒去舞團？」

「不想去。」

「為甚麼？」

「老師叫我學會甚麼是愛，但我不知道。」林芳妤老實說。

她看著她的母親，她的母親此時握緊拳頭，關節因為過於用力而顯得慘白。

「這甚麼藉口？」

「妳媽媽我給妳那麼多愛，讓妳可以跳舞，然後妳說妳不懂愛，還因為這樣不去舞團？」

林芳妤聽到這句話後無奈的笑了，她不敢相信她母親竟然這樣想。

「這哪是愛？」她問她母親。

「妳被愛情蒙蔽，未婚生子，自己的夢想碎了之後硬把它刺到我身上，妳說這是愛？」

原本放在小茶几上的藍色小花瓶突然朝她這裡飛過來，它從她耳邊呼嘯而過，砸向她後方的牆上，清脆的破碎聲響徹死寂的客廳，有一個小碎片劃過了她的小腿，她感受到溫熱的液體緩緩地流向她的腳踝。

她抬頭，她的母親還停在剛丟花瓶的姿勢。

「你有膽再說一次！」

林芳妤被激到了，她不想忍了，她忍了十幾年了，這下夠了。

「妳本來可以跳一輩子的，結果我這個累贅出現，我道歉，但誰叫妳生下來了？要這樣，當初就不要生下我！」

林芳妤用盡了全身的力氣吼出了這段話，她受夠了，受夠了她從會走路開始每天都要去舞團，受夠了她的出生只有讓母親延續夢想的價值，受夠了她身邊的所有人都在告訴她她應該要懂愛。

她衝向門口，打開門，然後用力把它關上，她能感受到整間房子因為她的甩門而震動。

她聽見門內有玻璃摔碎的聲音，還有她母親的怒吼，但她不在乎，她迅速穿上鞋子，奮力的跑，她不知道要跑向哪裡，她只知道，她要離這裡越遠越好，越遠越好。

她就這麼隨意地跑著，然後用口袋剩下的零錢搭上了巴士，

到了一個她熟悉的地方， 那是個海邊，母親小時候帶她來過。林芳妤就是在這裡看到了死神。

下車後她看到了一個認識的人坐在公車站牌的長凳上，是周立恩。

他也看到她了，他們盯著對方好一陣子，沒有人說話。

「妳怎麼在這？」周立恩先打破了沉默。

「沒為甚麼。」林芳妤走到他身旁坐下來。

他們兩個就這樣坐在公車站牌旁的長凳上好幾個小時，看著一台一台公車來了又開走， 各式各樣的人下車前來又上車離開，原先還露出地平線的太陽此時已悄悄落下，換潔白的月亮升上天空。

「要不要去踩踩海水？就在旁邊而已。」周立恩突然站起身，低頭問正盯著一對剛下車的情侶看的林芳妤。

她遲疑了。

林芳妤看向那片海洋，十幾年前，她的母親牽著她的手，先是踩到了打在沙灘上的白色浪花，然後慢慢走入深藍色的海洋，最後越走越深，走到了她踩不到底的地方。

她放聲尖叫，海水灌進了她的嘴巴和鼻腔。

但她的母親並沒有回頭，仍緊抓她的手，帶她一步一步走向更深處。

她已經忘記她和她母親為什麼還活著了，好像是有人報警救了她們，但她清清楚楚記得，就在她的頭被淹沒的那一刻，她看到了死神，他們四目相接了好一陣子，然後林芳妤就被拖上岸

了。

林芳妤的鼻子突然隱隱作痛。

「如果不想的話也沒關係啦，我問問而已！」周立恩發現她臉色不對後連忙說道。

「沒事，走吧。」

她和周立恩走下階梯，然後她脫掉鞋子和襪子，踩上軟軟的細沙，慢慢的走向大海。

一片剛剛捲起的白色浪花正朝她過來，當它拍打在她腳上時，一股冷意從她的腳趾瞬間衝上她的腦門，但她沒有退縮，而是繼續站在那裡，感受浪的拍打和海風的冷冽。

十幾年了，這片海還是沒變，還是那麼的冷，還是那麼的無情。

她也沒變，還是過的那麼辛苦，還是不懂愛。

她轉頭，看到周立恩站在他身邊，他站的離她很近，肩膀只差幾公分就要碰在一起了。

一個想法冒上了林芳妤的心頭。

「我知道你喜歡我，那張紙條我看了。」林芳妤說，一片浪花拍上了她的腳踝。

周立恩轉頭錯愕的看著她，那是林芳妤第一次這麼近看著他的臉龐，幾乎無暇的皮膚、高挺的鼻子、深邃的眼神裡帶著一點羞怯。

算是好看的，林芳妤心想，不過那不重要。

周立恩此時脹紅了臉，就像他第一次去找林芳妤一樣。

「是真的嗎？」林芳妤問。

周立恩沉默了一下。

「是真的。」

「其實很久以前我就知道妳了，我第一次看到妳是妳去社區的展演，妳那時好漂亮， 我馬上就……。」

林芳妤沒有等他說完，她踮起腳尖，左手抓住周立恩的衣角，右手摸到他的臉龐，然後用她的唇貼上他的，打斷了他所有的語無倫次與解釋。

又一波浪花拍打到她的腳上，但這次，林芳妤不會再是以前的那個人了。

她要從受害者，轉變為加害者。

「明天晚上要不要去散步？」

林芳妤的手機震動了一下，是周立恩傳來的訊息，自從那個吻，他們兩個成為了所謂的情侶，只要有空就會待在一起。

「明天不行，要去舞團。」

「好吧。那假日要去公園吃那個阿伯賣的霜淇淋嗎？我上次沒吃到。」

「應該可以。」

林芳妤和周立恩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去買霜淇淋，買完後他們會坐在一棵榕樹下，肩靠肩坐著，在徐徐的微風下嚐著甜膩的滋味。

然後她會趁機問周立恩，喜歡我，或著是說，愛我，是甚麼

感覺？

周立恩會說，跟吃這個霜淇淋一樣，甜甜的，很幸福，覺得自己可以每天都吃上一支， 但同時間又會緊張，是不是會變胖？這個霜淇淋裡面有沒有甚麼傷身的添加物？我會不會有一天不喜歡這個霜淇淋了？如果是這樣的話霜淇淋會不會難過？

又幸福又緊張，林芳妤在心中默念，又幸福又緊張。

林芳妤看著跳阿爾伯特的那個男生。

又幸福又緊張，林芳妤又默念了一次。

然後他們開始了排練，她全程都用周立恩告訴她的感覺去跳，又幸福又緊張。

「太棒了！林芳妤！太棒了！」

「阿！愛情的苦澀！妳總算是懂了，林芳妤！妳總算是懂了！」

她的老師在她結束後鼓掌說道，她的聲音響遍了整間教室。

「不過還是差一點。」

「心碎還是不夠啊，林芳妤，心碎。」

「明天我要看到心碎，別讓我失望了。」

林芳妤嘆了口氣，終究還是要走到這步，她想。

她為了讓自己不會忘記那個感覺，特地在進舞團的前一個小時跟周立恩約在教室對面的咖啡廳。

在他來之前，林芳妤想再最後確認一次。

她點了三杯飲料，一杯加了雙倍焦糖的卡布奇諾，一杯苦澀

的黑咖啡，一杯白開水。

她想著那天在海邊的那個吻，還有徐徐微風下他的笑聲和依偎。

林芳妤喝了口卡布奇諾，不是這個。

她又喝了黑咖啡，也不是這個。

最後是白開水。

林芳妤嘆了口氣，她是對的，她果然對周立恩一點感覺也沒有，那些曖昧，只不過是她想利用他找出愛的感覺。

那些記憶跟白開水一樣，沒有味道。

清脆的門鈴聲響起，林芳妤抬頭，周立恩來了。

林芳妤沒有想拖泥帶水，周立恩一坐下，她就直接的告訴了他她的想法。

「分手吧。」

一陣沉默。

「我根本沒有喜歡過你。」

還是一陣沉默。

林芳妤看著周立恩僵掉的臉，心中竟生了一絲絲不捨之情。

她看到眼淚開始從周立恩的眼眶出現，它變得越來越大顆，然後從她曾經撫摸過的臉頰滑落。

「妳騙人。」

「我沒有。」

「那那個吻是甚麼意思？」

這次換林芳妤沉默了。

她必須告訴他實話，因為唯有這樣，她才能達成目的，讓周立恩徹底心碎。

「他們都說我不懂愛，我又沒被愛過，我是要怎麼懂愛？」

「然後你就出現了。」

「然後我就出現了。」周立恩複誦道。

林芳妤從他的口氣可以聽出來，周立恩懂了，他懂他自己被利用了。

「只有你表現過喜歡我這個人，甚至是愛我。」

「我也只能利用你了，不然我演不了吉賽兒，演不了吉賽兒回家又要挨罵，挨罵後也沒地方宣洩，只能一直卡在這個循環裡，你懂這有多令人煩躁嗎，周立恩，你懂……。」

「夠了。」周立恩從他的位置上站起來打斷了林芳妤，林芳妤這才意識到她的情緒剛剛一度要失控了。

周立恩用他的袖口抹了抹他的臉頰。

「我是真的以為，你喜歡我。」

「從今以後，別再讓我看到妳了。」

他轉頭，朝門口的地方走去。

「周立恩。」林芳妤在他要走出門口之前叫住了他。

周立恩轉過頭，她能清楚的看到他的眼眶已經濕透，她知道再問下去很壞，但她必須這麼做，不然這一切都沒有了意義。

「幫我最後一次。」

「告訴我，心碎是甚麼感覺？」

林芳妤從周立恩的眼睛中看到，他在她問出那句話時，整個

人碎了，她都能聽見他的心臟碎成一片一片的聲音。

周立恩看著她，更多淚滴從他的眼眶中傾瀉而出，他搖搖頭，然後走出了門口。

林芳妤從咖啡廳的落地窗看著他的背影越來越小，最後消失在街道上。

她的目的達成了，她知道了愛人是甚麼感覺，也知道了心碎是甚麼感覺。

只是有人為此付出了受傷的代價。

那天晚上，她的老師激動到抱住了她。

「林芳妤！妳真是個奇才！剛剛那個心碎的眼神，我看了都要掉眼淚了！」

「就這樣維持下去吧 ！非常好，林芳妤，非常好！」

林芳妤沒有說話，她清楚的知道，老師現在有多麼激動，剛剛周立恩就有多麼心碎。

結束的時候，林芳妤沒有馬上回家，而是獨自一人在舞團待到很晚，但她不是為了練習，而是想站在鏡子前面，望著鏡子裡自己的眼睛，看看能從自己的眼中讀出什麼。

或許讀出點愛，或許，讀出點意義。

但她什麼都沒看到，除了一個破碎的軀殼，她什麼也沒看到。

她嘆了一口氣，拎起她丟在地上的包包，走出舞蹈教室。在走到樓梯的一半時，她突然停下來，看著剩下的五、六階階

梯。

她想到了她的母親，想到了王蔓，想到了周立恩，想到了自己的人生。

她想哭，人家都說很多事情哭過就好了。

林芳妤也想試試，她想看看自己哭了之後會不會釋懷一點。

但她已經好久沒哭過了，甚至忘記怎麼哭了，以前她總是覺得哭泣很費力，自己才沒有多的精力可以拿來流眼淚。

然後她想到了一個方法，那就是利用實質的疼痛。

她微蹲，往下一跳。

林芳妤重重的摔在地上，她聽到「喀擦」一聲，隨即一陣強烈的痛楚從她的左腳竄至她的全身。

她覺得她的小腿骨肯定斷了，左腳腳踝也絕對有脫臼，不過她不在乎，她只覺得她成功了，她讓自己哭了。

她躺在地上，大口的喘著氣，眼淚不受控制的從她的眼眶中流出。

她是哭了，但她還是沒有釋懷。

其實林芳妤早就死了，她母親帶她去海邊的那天，她的心就被死神帶走，徹底死透了。

佳作　面具人的商店|陳弘倫

得獎感言：

很感謝所有評審以及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們，這次能順利得獎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肯定。曾經我覺得自己僅僅是個平凡的人，無法以文字表現出自身獨有的故事，但九月初剛開學時，受到朋友鼓舞而決定嘗試書寫一篇完整的文章，我很開心，也很感謝能出現在迴旋梯文學獎的得獎名單，這份肯定使我得到鼓舞，也給予我想要繼續精進文學的動力。

面具人的商店 | 陳弘倫/牙醫學系

真彩公園斜對面那棟約莫兩層樓高的灰色建築物在上午十點鐘準時亮燈，開始營業。從外觀看來，它只是棟毫不起眼、看起來像位駝背的侏儒，且皮膚堆積了不知歷經多少年灰塵的小屋子。這棟建築物有兩扇小窗戶，高度約與成人的頭等高。更特別的是，這間商店一週僅營業一天，但它的營業日並非固定，從星期一到星期日都有可能。今天是星期三，寫著「菲克爾的心靈訓練所」的招牌發出淡淡的黃光，表示今天有營業，這塊招牌沒有很大，而是被掛在門外的鐵釘上，若你仔細觀察那扇佈滿木質紋理的灰色小門，就會發現它其實是由堅硬的大理石構成，並且門的右上角有一個小小的圖案，那是一副面具——右眼是一顆太陽，左眼是一枚月亮，鼻子是一座山，嘴唇則是雲的形狀。

平日裡經過這間店的路人，若非恰逢公休時間，就是不願踏進這間商店，畢竟「心靈訓練」這個名詞不像廣告裡那些譁眾取寵的詞彙，無法成功蒐集一般民眾的消費欲望，因此這間店的生意不像與之相隔兩個街區的麵包店總是大排長龍，偶爾會有一兩位客人入內消費，這看似每位生意人所擔憂的情況，反而正符合菲克爾的想法，這位商店主人並不希望有太多顧客。

今天依舊是悠閒的一天，時至打烊仍沒有任何一位客人進來，菲克爾坐在櫃檯享受著寧靜，沒有顧客的時候，菲克爾會自己坐在櫃檯調整或改良面具。突然，門鈴響起，有位略顯肥胖的

中年男子推開灰色石門，以左搖右晃的步伐匆匆走進商店。

「我的老菲啊！你終於營業了，前兩天看裡面都沒有亮燈，真的是急死我啦！」這位身穿黑色西服的中年男子用右手整理稀疏的頭髮，同時用左手整理因風吹而翻了面的衣領，與他面對面的菲克爾正在櫃台用白布擦拭一副皮膚色的面具。

「抱歉抱歉！都怪我在製作一款新面具，昨天晚上才剛畫好草圖和決定好材料。」菲克爾露出一臉尷尬的微笑。

「你需要什麼？」菲克爾的視線從他手上的面具移向安特波的雙眼。

安特波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他是一位名聲遠播的麵粉供應商，他所支配的麵粉產業占全美國的百分之八十，幾乎所有知名的大烘焙坊都使用他所供應的麵粉。

「明天有筆大生意，聽過『凡特愛麵包』這間店吧？我明天要跟他們洽談麵粉供應的事！等了那麼久終於讓我等到了。」安特波的雙眼放光，彷彿黑色眼球深處真的有顆星星。

「太好了，不愧是你。」菲克爾與安特波的關係匪淺，自從他的心靈訓練所開張後，安特波最常光顧這間店，日子久了便成了談天說地的朋友。

「我這次想要買一副能看穿對方的想法，並給出最佳回覆的面具，因為凡特愛可是全球最大的冠軍連鎖麵包店，他們的總監肯定不是個省油的燈，我想想還是戴一下面具，防患未然嘛哈哈！」安特波笑著說，摸了摸他稀疏的短髮。

「那剛好，我前一陣子剛做出裝有自動感應系統的面具，戴

上它之後便能感知別人的情緒。但你需要的是可以想出回答的面具……」菲克爾轉頭往櫃檯後方張望，左手輕撫著鬍鬚。

接著他將手伸往櫥櫃的右上方，打開玻璃小窗之後，拿出一副閃著淡藍色亮光的面具，面具的額頭處有一顆金屬突起物。

「找到了，這副面具應該能符合你的需求。」菲克爾接著介紹。

「這副面具是我特別加入人工智慧的元素，先在額頭上的晶片輸入數十億甚至更多種語句以及概念，再透過一連串的高科技整合成有辦法自我答覆的面具，它可是花了我將近五年的時間呢！」菲克爾自豪地說。

此時安特波的雙眼如同即將爆炸的恆星般閃亮，笑意如同颱風天的洪水無法阻擋一樣，流竄在他的臉上。

「就是它了，我要買一副。」安特波接著問。

「對了，這樣它有辦法修正因為戴面具而產生的色盲副作用嗎？」

「很遺憾的，目前還沒辦法，我仍然努力想著各種方法，看能不能改善這個問題，我原本也認為只要運用 AI，任何問題都能解決，但我在組裝面具的時候，具有感光能力的道具不知怎地就是無法順利接入面具，真的很抱歉。」菲克爾尷尬地說著。

「沒事啦！你做出這麼多好用的面具，已經很厲害了，更何況我可是你的老顧客了，早就適應這副作用了。」安特波放聲大笑，菲克爾也開心地笑了。

「唉唷！怎麼這麼晚了。」安特波看了看手錶，時間顯示晚

上九點五十八分。

「你總是愛在我快要關店的時候才來。」菲克爾調侃道，窗外的夜色在昏黃路燈的點綴之下顯得格外深邃。

「別著麼說嘛，我每天都忙到很晚，現在一堆年輕的員工很多事情都不會，而且教了很多次還是會出錯，我本來是不用管這些的，但我實在看不下去了。」

「該說是時代變了嗎？」菲克爾笑了。

「也許吧，當然還是有很精明的年輕人，但稀少如海底的珍珠啊！」安特波苦笑著。

「有時候還是很羨慕你自己一個人工作，雖然很累，但至少不用因為底下員工做錯而感到心煩或生氣。」

「是沒錯啦，但任何事都有好有壞，一個人開工作室不會有上級或是同事壓力，但偶爾也是挺孤單的，謝謝你陪我聊天。」菲克爾回答。

「人生啊！什麼事都說不定，像我做夢都不敢想竟然有機會和冠軍麵包店合作，那我先回家了，可以祝我好運嗎？」

「祝你好運！」菲克爾揮了揮手。

門鈴聲不久又響了起來，安特波又回來了。

「忘了付錢了啦！」安特波掏出錢包裡的黑色信用卡。

「哇！聊天聊到忘了，哈哈！」菲克爾搔了搔頭。

「但這個面具價格與以往的面具會有極大的落差，畢竟花了我不少時間，而且材料也是我用過最頂級的。」菲克爾語氣帶著些許尷尬，可能是因為即將要收取一大筆費用使他覺得格外害

羞。

「拜託，你付出了多少心血在這裏面，當然得收多一點錢，那不然怎麼對得起你，對吧？價格不是問題，你的努力本就應該得到等價的回報。」

「安特波，你人真好。」

「使用者付費是天經地義的。」安特波露出牙齒笑了一下。

「這個面具價格是三百萬美金。」菲克爾拿出帳單。

「我竟然能擁有這個價值不斐的面具，我也是挺幸運的。」安特波將信用卡遞給菲克爾。

「使用後若有什麼問題再跟我說，我會幫你處理好的。」菲克爾說。

「那就這樣囉！改天再跟你說好消息。」安特波說完便走出菲克爾的心靈訓練所。

菲克爾將簽名用的筆收回筆筒，暗自替安特波祈禱事情順利。

老實說，菲克爾在製作這副面具時便一直在想，這到底是不是件正確的事，讓一個人帶著自動回覆的面具，也許完全不是面具配戴者的想法，但對方會因為那副面具的說詞而相信面具配戴者的字字句句，這是赤裸裸的欺騙。

但是這世界上又何嘗有絕對的真誠呢？生活中充斥著由微小至巨大的虛假，這些大小不一的泡沫染上不同的色彩，構築成七彩艷麗的樂園，人們在這座樂園裡玩得不亦樂乎，很多時候就算人們清楚自己觸碰到的是虛假泡沫，仍然虔誠地伸出雙手，小心

翼翼地捧著它。

和安特波聊了這麼久的天，菲克爾突然有股尿意，便走向廁所。

廁所的燈是溫暖的橘黃色，菲克爾很喜歡自己一人待在廁所的時刻，確切來說，是喜愛自己獨處一室，因為此時可以合理地放空，也可以幻想各種不切實際的夢，沒有人打擾，也無人知曉。

「哎呀！」菲克爾洗手時不小心將洗手乳的瓶子推倒，他將身體蹲低，彎腰撿起瓶身，抬頭時恰巧望向洗手台上的那片鏡子，那片鏡子的大小約莫一個掌心，位於洗手台上置物架的角落。

菲克爾靜靜地看著鏡中的自己，他已經好久沒有這樣清晰地看著自己的臉龐，久到他差點忘記自己額頭上有著一塊小小的愛心胎記、濃密深黑的鬍鬚、天生帶有些許藍色的眉毛，左右不對稱的雙眼皮、以及嘴唇下方有一條淺淺的疤痕。

「好久了。」菲克爾摸著自己的臉頰並捏了幾下。

菲克爾走出廁所，將營業用的電燈關閉，外面的小招牌立刻黯淡下來，一盞接著一盞的燈被關閉，這間販售面具的心靈訓練所將再度沉睡一周。

金黃色的日光彷彿蠻橫無理的海浪，就這樣沖刷入心靈訓練所的二樓，覆蓋在菲克爾的身上以及床墊，陽光替二樓的木質地板打了亮晶晶的蠟，菲克爾的雙眼被金黃色的光束敲醒，房間外同時傳來一陣陣土耳其進行曲的片段門鈴聲，雖說是柔和輕快的

琴聲，但對一位剛睡醒的人而言，可謂是一陣空襲般吵鬧的轟炸。

「來了，來了。」菲克爾本不打算理會，畢竟今天沒有營業，樓下那位不速之客發現無人應答後應該就會自討沒趣地離開，沒想到門鈴聲重複響起了將近十次，菲克爾這才起身，準備好好訓斥一頓樓下那位不識相的人。

「不好意思，今天休——」

「我的老菲啊！我可是按了好久的電鈴，你終於肯下來了。」

菲克爾這才發現他一路下來完全瞇著眼，只靠本體感覺以及扶手走到大門前，這熟悉的聲音使他立刻認出是誰，他張開雙眼，看見一位嬰兒肥的中年男子站在面前。

「安特波，怎麼——」菲克爾的話被突如其來地擁抱打斷，安特波手臂的力量大到使菲克爾整個人頓時清醒。

「你猜怎麼樣，我和凡特愛的總監談好了！他表示很期待跟我的麵粉供應廠合作，我們都已經簽約了！你看！」安特波左手拿著合約書，右手緊摟著菲克爾。

「你的面具真的很有用！好幾次我不確定該怎麼回答總監的提問時，這副面具都幫我想出令人極為滿意地回答，多虧了你。」安特波將菲克爾視為一位大功臣。

「太棒了，安特波，我真的很為你開心。」菲克爾說完打著呵欠。

「菲克爾，你一定要來參加我舉辦的慶功晚會，要不是你，

這筆生意不可能談得這麼順利。」安特波兩眼放光地盯著眼前這位地中海禿頭的老人。

「我覺得我不擅長參加這麼盛大的場合。」菲克爾將雙眼瞥向一旁，委婉地拒絕安特波。

「這你就不夠義氣了老兄，你可是促成這筆交易的大功臣！況且我們這麼多年的交情，和你的好友共享喜悅不是理所當然嗎？」安特波說。

「可是，這麼多人的場合會讓我很緊張。」菲克爾開始考慮了。

「哎呀！別想這麼多，而且你來這種場合說不定會遇到更多潛在客戶呢！」

「就當作是再幫我一個忙好嗎？」安特波開始情勒菲克爾。

「好啦好啦，我也可以試著挑戰自己同時面對許多人的恐懼。」

「太棒了！那時間要記得喔！是下禮拜五晚上六點開始。」安特波說完便高興地離開了，這位禿頭的肥胖中年男子雀躍地跳著走路。

菲克爾剛答應完便有點後悔了，他在想著這個決定是否正確，明明不喜歡面對這麼多人的場合，為什麼要答應安特波的邀請呢？也許只是一時被慫恿而起興參加，也有可能是內心老早想要克服這種難題了，反正無論何種原因，現在菲克爾只能做好準備，硬著頭皮參加下週五的慶功晚會。

平常店面休息時，菲克爾並沒有好吃懶做地耍廢一整天，反

而都在鑽研面具製作的相關知識，菲克爾熱愛他的工作，他喜歡創造各式各樣的面具，雖然深知販售面具在某些層面上代表著幫助欺騙，但面具確實也幫助了那些配戴者解決他們生活上的難題，因此菲克爾平常休息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製作新的面具，偶爾沒心情工作的時候，才會允許自己放鬆看看幽默的影集，坐在客廳裡的貴妃椅上，邊看劇邊喝啤酒對菲克爾來說是最佳的休閒模式，也只有這時候，他才會將臉上的面具摘下，聲色豐富的電視螢幕反射出不甚清楚的臉龐，看起來是位十九歲的少年，菲克爾輕輕抓了抓自己充滿膠原蛋白的臉頰，專心地看這眼前他最喜愛的美劇影集，遇到好笑的橋段便跟著放聲大笑，唯有這種輕鬆的時刻，菲克爾展現著他最為真誠的一面。

「怎麼一下子就下午四點了。」菲克爾看了看牆上的時鐘，覺得自己的樂趣被掃興的時間打斷了，菲克爾在一週六天的店面休息日裡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這間心靈訓練所的斜對角有一座大公園，菲克爾下午的時候都會去真彩公園裡的圓形操場跑步，當作抒發以及維持健康的方法。

菲克爾戴回他在眾人面前習慣的面貌，穿好運動鞋，便出門運動。

一路上菲克爾越想越不對勁，距離晚會只剩五天，內心有種難以言喻的緊張感與噁心感四處亂竄，是不是該做些準備？要不要再做一個這種慶功晚會專用的面具給自己戴？還是戴原來的面具就好？但會去晚會的人士來頭一定都不小，如果用現在這頂做生意的面具，會不會被嘲笑是個老頭？菲克爾越想越害怕，生性

極為內向的他正是因為老是覺得自己長相不佳，便製造出各種面具以抵擋他人的眼光，像他現在佩戴的面具長相雖然是個老頭，但菲克爾透過製作技術，使這副面具擁有一個特殊功能，便是看到他的人會覺得有股親切感，就比較不會批評菲克爾。他還做過很多種不同功能的面具，像說服別人相信自己的面具是最熱門的面具，畢竟現在這個世界，人們往往只想要別人聽自己說話，對別人的想法卻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這樣的慘況甚至像雜生的藤蔓，延伸至親情、愛情與友情，就像是伸出了冰冷的觸手，被碰到的這些情感一不小心便永遠凍結。

想這件事想得太過入神的菲克爾被突如其來滾向他的皮球嚇了一跳，黃色小皮球輕輕地撞向菲克爾的小腿前側，因為副作用的關係，菲克爾十分用力看著那顆球才分辨出它是黃色的。

「抱歉。」一位小男孩跑到菲克爾面前，為皮球撞到菲克爾的事表示歉意。

「沒事，還給你。」菲克爾溫柔地說，將手上的皮球歸還眼前這位戴著藍色鴨舌帽的小男孩。

「咦？我認得你是誰。」小男孩純真的雙眼盯著菲克爾戴上面具的臉龐。

「你是公園斜對面那個賣面具的老闆。」

菲克爾愣了一下，這位小男孩為什麼知道他在販售面具？他們見過面嗎？

「你好厲害喔！你是怎麼知道的啊？」菲克爾虛假地誇獎了這位小男孩。

「有一次我跟朋友們在這附近玩躲貓貓，然後我看到那裏有燈而且很隱密，我就想躲在裡面他們一定找不到我，結果我進去你的店裡後，發現有超級多可怕的面具，我就趕快跑出來了。」

菲克爾對小男孩的最後一句話感到十分好奇。

「可怕？為什麼會可怕啊？」菲克爾溫柔地問小男孩。

「因為我覺得那些面具一看就是人工製成的，很不自然，還有各種樣式掛在那裡，雖然說不上為什麼覺得恐怖，但這樣的氛圍讓我覺得很不舒服，感覺很不誠實。」

小男孩的話在大多數的商人耳中顯然是刺耳的雜音，畢竟沒有任何一位商人希望自己的商品被如此毫不留情地批評。但菲克爾卻有聽進去，他好奇位什麼大人眼中正常且好用的面具，在一位天真的小男孩眼中卻是如此恐怖的存在。

「但是，如果那些面具是為了幫助更多人，那這樣你還會覺得它們恐怖嗎？」菲克爾問。

小男孩沒有馬上回答，他抓了抓自己的頭，似乎在深思菲克爾的話。這位身穿棒球運動套裝小男孩看起來只有小學二年級而已，卻有辦法好好地跟菲克爾談論這麼深奧的話題，令菲克爾十分訝異。菲克爾懷念起小學二年級的他，想必與現在的他大不相同，沒有成人世界裡的煩惱要處理，只需想著晚飯後的卡通完播之後要做什麼事打發時間，時間使人類的軀體產生劇烈的變化，同時也使心靈更寬廣，以容納更多煩惱。

「如果是這樣的話，這些面具好像也沒有這麼恐怖了，但是那些面具要怎麼幫助別人啊？它們不就是長相不同而已嗎？」

「這些面具才沒有那麼簡單呢！」菲克爾露出驕傲的眼神。

「我店裡的面具不像廟會賣的那種裝飾面具，除了長相不一樣以外，也有各種功能喔！很厲害吧！」

「聽起來蠻酷的，但是，戴上面具就看不到一個人真正的樣貌，這樣子算不算不誠實啊？」小男孩提出疑問。

菲克爾沒有正面回答小男孩的問題。

「這世界上沒有任何一條界線或標準可以將事情的兩面完全劃分清楚，不是嗎？」菲克爾嘻嘻地笑著離開，留下仍然站在原地的小男孩。小男孩的身影逐漸遠去，但他剛剛提出的疑問像是不斷擺翅的蒼蠅，擾亂著菲克爾的心窩。

星期四晚上，菲克爾正在檢查他明天要穿去晚會的禮服，是一襲海藍色的亮面西裝，深藍的底色透露出一絲絲閃亮的紋理，像是夜晚的海色在明月的照拂下，散出一絲絲水波的光紋，這套華麗又不失沉穩的禮服旁邊擺著一副面具，這副面具的顏色和以往其他副面具大不相同，它是彩色的面具，額頭是太陽般的亮黃色，左眼下方有一塊粉色，右眼下方則是水藍色的色塊，鼻子是青草綠，嘴唇則像是一道倒過來的彩虹，這道彩虹的周圍被紫羅蘭色包圍。

「沒事的，只是參加一個晚會而已。」緊張的菲克爾不斷這樣告訴自己。

菲克爾特別懼怕人群，不只是一般的害羞而已，他之所以從事製造面具這一行業，主要原因便是因為自己也需要一副看起來正常卻有偽裝功能的面具，他一直對自己的面貌有所偏見，總覺

得自己長得不夠好看，事實上，這位十九歲男孩的容貌已經算是英俊了，但菲克爾老是克服不了自己的心魔，害怕他人見到自己真正的容貌會有所批評，畢竟再怎麼帥氣的明星，仍會有人對他們雞蛋裡挑骨頭。

檢查完明天要穿的禮服以及要送給安特波的禮物之後，他望向禮服旁的彩虹面具，彷彿在凝視著遠處一道無底的深淵。

「應該沒什麼問題。」菲克爾在擔心這副新製作出來的面具是否牢靠，畢竟它星期三才熬夜使之完工，但現在擔心這麼多也毫無用處，還是早點睡覺吧。

今日的夜色一如往常，暗藍色布幔裡的星點在距離地球數十光年的遠處忽明忽滅地閃爍著，像是在演奏一首搖籃曲，使原本心情緊張的菲克爾逐漸入睡，他做了一個夢，夢裡出現了之前在公園遇到的那位小男孩。

菲克爾再度醒來時已是陽光明媚的中午，他揉了揉左邊的太陽穴，早已將做過的夢望的一乾二淨，與其說忘乾淨，應該說人類的夢會在起床之後逐漸被遺忘，這是極為自然的現象，畢竟夢裡虛幻的泡沫沒有留存於現實體內的必要。

「還有五個小時。」想到晚上的宴會，菲克爾便忍不住乾嘔，看來他尚未做好心理建設，菲克爾十分後悔，當初應該要斬釘截鐵地拒絕安特波的邀請。

「先把面具戴上試試看好了。」菲克爾拿起木桌上的面具對準自己的臉，接著像在敷面膜一樣，將面具浮貼在臉上。

菲克爾的臉彷彿有股神奇的引力，將面具吸住，接著兩者融

為一體，青春的臉龐又變成那位站在櫃台販售面具的老人，連身形也有所改變，但原先面具上繽紛的色彩如今已不見蹤影。

「『彩色紐混』的效果真不錯，雖然是從網路上學來的，不過好像也沒什麼大問題。」菲克爾星期二晚上在網路上看到一種面具製作方法，是蒐集七種有顏色的材料混合而成，那篇文章說當使用七種不同顏色的原料時，能讓面具本身更滑順自然，以及使功能更加順暢，減少故障的風險。

「看來我多加了一些使人產生喜悅感以及溫暖的獨角獸尾羽是對的。」菲克爾手上握著一小搓粉紅色的軟毛，淡淡的粉色中隱約閃爍著白光。菲克爾戴上這副新面具後並未使他平常見人的樣貌改變，而是為了加強他的應對能力以及魅力，他害怕旁人對他指指點點，於是便想盡各種辦法改良面具，說到底，菲克爾太過在意別人的看法了，他害怕有任何人討厭他或對他不滿，這份無底洞般的恐懼長年啃噬著菲克爾，於是他不斷製作面具，彷彿在尋找解藥，實際上只做出了一大堆無法根治疾病的止痛藥。

接下來的五小時菲克爾強迫自己從事休閒活動以緩解緊張的情緒，他打開自己最愛看的影集〈爆笑超市〉，裡面的演員講話以及舉動詼諧有趣，菲克爾在被戳中笑點時放聲大笑，若是笑累了，便換欣賞他喜愛的動漫〈鬼滅之刃〉，緊湊刺激的劇情使菲克爾毫無心思去想晚上的慶功宴。但菲克爾還是識大體的人，他不希望因為任何意外而遲到，因此將近四點二十分時便提早出門前往宴會地點。

眼前富麗堂皇的大城堡使菲克爾眼界大開，平時鮮少參加晚

宴的他呆佇在這座雪白的城堡面前，走廊的石柱上擺放著各種發亮的雕像，城堡外觀最高點的尖塔上固定著一顆閃閃發亮的巨大鑽石，不管是不是真的，都足以吸引所有賓客的目光。

「您好！請問貴姓大名。」一旁有位身穿黑色西裝並戴著白手套的男服務生上前關心菲克爾，菲克爾被突如其來的話語聲嚇得跳了一下。

「嗯—嗯你好，我是菲克爾。」

「是菲克爾先生啊！好的，請跟我來。」長相清秀的男服務生引領菲克爾穿越一道約莫四百公尺的長廊，長廊兩側是水池，水池裡以及花崗岩石墻上栽種各式各樣的鮮花與樹木，充滿能量的燈光藏匿在花草以及水池中，替這條廊道增添了一股神祕且優雅的氛圍。廊道的盡頭有一道三公尺高的青銅門，男服務生將門推開，彩色聲光像是出柙的猛虎，瞬間撲向菲克爾的全身。

「我就知道我不適合這種場合。」菲克爾微弱地自言自語，向男服務生道謝之後便走入偌大的宴會廳，暗自祈禱自己不要格格不入。

菲克爾進門後便從邊緣環繞行走，觀察著整場宴會，右前方長約五公尺的餐桌擺放著各式各樣的糕點以及餐點，當然還有許多飲料以及酒類飲品，宴會廳最內側有一座大型的舞台，天花板垂掛著許多大小不一的彩色球燈，像是一顆顆恆星永不停歇地自轉著。然而，從走進城堡到宴會廳這一段路，在菲克爾眼中僅是一片片明暗不同的黑白交疊而成的場景。

「我的老菲啊！你來了！你今天給我一種更親近的感覺，該

不會你又做出什麼傑作了吧！」安特波從菲克爾身後拍了他的肩膀。

「安特波，窩覺得這裡枕的不適合我。」菲克爾在聽到自己說出口的話後瞬間瞪大眼睛。

「沒事的，你等一下就會習慣了，而且晚點你還需要上台致詞，順便分享你的人生經驗呢！」

「我跟我的好朋友們說了你那間心靈訓練所，他們都是我多年來的真朋友，所以我不怕他們知道，你可以放心地和大家說你的故事以及你的工作，甚至要介紹你的產品也完全沒有問題，說不定你還可以趁這時候大賺一筆呢！」安特波說完拍拍菲克爾的肩，準備要離開去找其他賓客。

「ㄟ！燈燈窩，我真德卜星……」菲克爾遮住嘴巴，由於舞池音樂太大，安特波沒發現菲克爾講話怪怪的。菲克爾決定先去廁所解決這件奇怪的事，他猜想一定是面具出了些問題，之前在家試過沒問題是因為獨自一人在家根本沒機會講話，現在講話出現問題了，菲克爾越來越緊張，還要上台演說？要是這面具修不好該怎麼辦？

「案特波枕十的。」菲克爾在廁所鏡子前檢查面具，看起來完全沒問題，但講話卻像是在講外星語，菲克爾將面具的開關重新扳了一次，然後將開關旁的「緊急排解」旋鈕由小轉到大。

「窩窩窩握握我我我我，我好開心。」正常了，菲克爾可以正常講話，他鬆了一口氣。

離開廁所前，菲克爾特地再檢查一次，確認容貌以及聲音都

沒問題才離開。

「現在我們請這次最重要的幕後功臣上台，讓我們歡迎『菲克爾的心靈訓練所』的老闆菲克爾！」安特波講完一長串的感想之後，讓菲克爾上台講話。

站在最陰暗處的菲克爾深呼吸，接著便走上舞台。

但當菲克爾走到燈光觸及之處時，一聲巨響從音響內發出，是麥克風掉落的聲音。

安特波手上的麥克風掉到地上，菲克爾將麥克風撿起來。

「謝謝安特波，我的好朋友。」菲克爾看向安特波，卻發現此時他的表情與以往不同，安特波面露驚訝，雙眼瞪得頗大。

接著他看向台下眾人，發現他們滿臉驚恐，菲克爾開始緊張了，為什麼他們會這樣看著他？

「你是老菲嗎？」安特波上前詢問。

「是啊，怎麼了？」

聽完菲克爾的話後，安特波稍微放心了，但接著安特波便小聲地提示菲克爾。

「你的面具—面具—」安特波盡量讓嘴唇看起來沒在說話。

「我的面具怎麼了嗎？」菲克爾拿著麥克風說。

怎麼會是這種面具啊……好醜喔……是怪物嗎……還多了兩個奇怪的耳朵……而且臉上這麼多顏色好怪……

台下開始嘰嘰喳喳地討論起菲克爾的面具，雖然聲音不大，但在台前的菲克爾聽得一清二楚，菲克爾頓時意識到面具故障了，他開始努力想要把面具撕掉，像是一隻發狂的熊用力地摳著

自己的臉，他死命地剝著自己的臉頰，卻怎麼拿也拿不掉，但他這些動作使台下的嘉賓更加害怕了，有的人怕菲克爾抓狂後會展開隨機攻擊，便慌張地逃離宴會廳，有的人看見這種情況也跟著逃跑，途中撞倒了長型餐桌，酒杯落地的聲音如同菲克爾內心的慘叫一樣痛苦。

「各位！別緊張！眼前這位便是你們期待已久的菲克爾。」安特波努力控制場面，卻仍然阻止不了眾人的慌亂，沒有逃跑的人在台下說著風涼話。

「但他現在這副模樣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正常人啊。」一位帶著圓頂禮帽的女士說。

此時菲克爾正沉淪在內心的暴風雨中，他耳中不斷回放著所有人的批評，感覺天旋地轉，彷彿被捲入雷雨之中的龍捲風，頭暈目眩的他最後只記得安特波朝著他走來，臉上卻是充滿溫柔的關懷。

菲克爾不知道睡了多久，醒來時他沒有躺在宴會廳的大理石地板，而是在柔軟的翡翠羽毛床上。他一手揉著自己的頭，一手支撐著身體爬起，坐在床上。菲克爾並沒有忘記他昏迷前所經歷的一切醜態，一想到便渾身作嘔，這時眼前出現一杯熱可可，是安特波。

「喝一下，會好一點。」

「謝謝……」菲克爾忍不住了，此刻他的雙眼滯積已久的巨大水庫，閘門一但打開便無法再關上，溫熱的眼淚從臉頰上飛速滾落，晶瑩的水珠像是在帶走他的壓力以及抑鬱，還有多年來的

矜持與恐懼。

「我……我只是……只是害怕別人討厭我……我沒想到會弄巧成拙……」菲克爾對安特波哭訴。

「我知道，你一直很辛苦，你很努力想要克服心魔，我都看在眼裡。」安特波摸了摸菲克爾的頭。

「但……我還是沒有成功……我好失敗。」

「真的嗎？在我看來，你進步很多呢！」安特波說完拿著鏡子給菲克爾看。

菲克爾看到淚水遺留在自己最真實的臉頰上，此刻的他沒戴著面具。

菲克爾立刻將頭撇過去，不想讓安特波看到自己一直以來都欺騙著他。

「你看到了。」

「看到什麼？」安特波疑問。

「我真正的樣貌，我之前一直戴著面具欺騙你。」

安特波放聲大笑，笑到都跑出眼淚了。

「菲克爾，你知道你有時候會忘記戴面具嗎？」

「什麼？不可能，我每次都有檢查自己有沒有戴好面具。」菲克爾納悶。

「你有時候真的忘記戴了，我就看到你原本那副面具掛在櫃檯後面那一個架子。」

「重點是，你並沒有覺得不自在，不是嗎？」

「是沒錯啦。」這位十九歲的青年仍然想著自己怎麼會忘記

戴面具。

「這代表你把我當成真正熟悉的人，才會對我放下戒心，所以你其實已經克服你的障礙了，你已經敢在別人面前展現自己真正的樣貌了，我真的很替你開心。」安特波笑著說。

「但也可能只有在面對你的時候，我才不會害怕，而且你為什麼不提醒我？」菲克爾仍然不相信自己克服了多年來的恐懼。

「因為有一次你沒有戴面具，然後我剛好帶我另一位朋友來找你，你還很熱心地替他講解，幫他找適合他的面具。」

菲克爾頓時啞口無言。所以一切都是他自己的心理作用？也許他只是依賴戴上面具的安全感，而不是真正害怕別人看見真實的他，菲克爾因過度思考而有點頭暈。

「但你說的那些，也許是因為我以為自己有戴面具，所以才不害怕。」菲克爾仍不死心。

「反正不論是怎麼回事，你都做到了。就算只是微小的進步，也使你和恐懼相隔更遠不是嗎？而且說實在的，你長得挺帥的，我真的不知道你想要遮擋些什麼。」

「我的雙眼皮很不對稱，而且我的臉肉太多了，加上我臉部輪廓不夠深，感覺就會很醜。」菲克爾皺著眉頭開始數落自己的長相。

「菲克爾，我要你記住，減少批評並多鼓勵自己，這世界多數時候充滿敵意，能解救自己的人只有你，如果連你都厭惡自己，那麼其他人更不可能喜歡和你相處，只會覺得你是塊被數落的料。」安特波接著說。

「擁有自信的人就像是永生花，不會因歲月而凋零，他們在屬於自己的水晶盒裡永恆綻放，自己看了開心，又何必在意別人喜不喜歡呢？」

菲克爾因安特波的話陷入了沉思，將近五分鐘的沉默後，安特波再度發話。

「然後，我還需要你幫我個忙，幫我做一副透明的面具，我需要給我一位很重要的朋友，他也像你一樣非常沒有自信，你能幫我用心設計最適合他的面具嗎？那種能讓他勇敢面對自己的面具，所以千萬要是透明的，一定要讓大家看到他最純粹的樣貌，這樣他才會改變。」

「也許你那位朋友只是喜歡戴上面具那種安心的感覺。」菲克爾說。

「有可能，但這方法並不長久，我打算讓他戴上一陣子之後再跟他說明真相。」安特波若有所思地說。

「交給我吧，我能與你那位朋友感同身受，我會幫他的，看看能不能也幫幫我自己。」菲克爾苦笑著。

「那之後的你還會戴著面具生活嗎？」安特波問。

「我應該會有一陣子不敢戴面具了，那天宴會的經驗讓我嚇得半死，雖然我沒看到我變成什麼模樣，但肯定很糟，而且聽完你說的話後，我也想要嘗試看看，給自己一個努力的希望，也許久了我真的能習慣像你一樣裸露。」菲克爾調侃安特波。

「你說什麼話呢！」安特波笑了。

「開玩笑的，面具的話三天後再來拿吧！」菲克爾笑著說，

他很感謝有安特波這位朋友，看似只是跟他買面具，其實教會菲克爾許多重要的道理。

要做好安特波請求的透明面具並不是什麼難事，畢竟只要將最基本的面具構型做好，便完成將近百分之八十了，接著再加一層透明的水狀液體晾乾就大功告成。但菲克爾擔心對方會覺得很不自在，於是花了許多時間調整配方，讓佩戴面具的舒適感大增，看著眼前這副透明到似乎閃爍著光芒的面具，菲克爾有股想要配戴的衝動，正當他要拿起那副面具的時候，想到安特波說過的話。

「也許，我不需要。」菲克爾對自己說，內心突然充滿愉悅，那是成功克服慾望後產生的一種滿足感與成就感。

菲克爾內心出現一種奇怪的想法，他突然想要叫安特波勸勸那位朋友，試著不要配戴任何面具，因為就算是隱形面具，佩戴的時候也是有色盲的副作用，眼睛需要非常用力才能分辨顏色，這會讓配戴者看不清楚許多重要的事物，也會使本來繽紛多彩的世界變得逐漸黑白，也許之前菲克爾自己，便是被這樣的副作用蒙蔽了吧。

菲克爾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湛藍的天空與蓊鬱的大樹交織成一幅美好的圖畫，也許是時候遵循自己長久以來隱藏在心底的那個念頭了，安特波若知道他想關閉這間名不副實的心靈訓練所，儘管之後事業上不再能依賴面具，但為了自己的好朋友，想必也會十分贊同的。菲克爾想像著克服恐懼後的自己，那位不再過度糾結別人看法與評價的男孩，肯定會過著快樂且自由的生

活。

弦與線 ／郭子瑋

外公／黃葯宸

外流／周愷瑀



花園裡的菸味／陳弘倫

詐聾／李允甄

鹹飯／王奐鈞

棄子／黃怡璇

錦鯉／黃泓瑞



散文組　**總講**評｜葉連鵬委員

參與本屆散文作品審查，評審委員共同見證了參賽作品在內容上的開展與多元性。從得獎作品中，我們清晰地看到新世代創作者在文字掌握與表現技巧上的高度潛力，例如〈弦與線〉意象完整、主題深刻且文字表現優秀，是評審們一致肯定的好作品；〈外公〉題材雖不特殊，但內容流暢且細節動人，展現出細膩而克制的情感；〈外流〉呈現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世代寫作風格，文字幽默且具備鋪排能力；〈花園裡的菸味〉在情感表達上，不失細膩的情感鋪陳與前後呼應的技巧；〈詐聾〉將醫學與自我剖析結合，挑戰傳統書寫獨具反思的題材；〈鹹飯〉將情感寄託在鹹飯及烹飪傳承之中，情感真摯且緊扣主題；〈棄子〉處理父子之間的緊張關係，真實且具有立體感，結構完整，文字流暢；〈錦鯉〉則大膽觸及跨性別議題，這些作品分別開展出多元的新世代的風貌。綜觀此屆作品，我們也發現一些問題待提升。我們建議作者們在書寫時，更注重主題的聚焦與內容的精煉，避免過度議論或情緒渲染，讓作品的情感表達更為純粹且具感染力，從而提升作品的整體深度與文學高度

散文組　個評｜黃文成 委員

本次散文投稿作品，在質與量上，有著很好的成果，這在非人文大學院校裡的表現，是相當傑出。

投賽的作品中，有傾向幾個重要的主題書寫作品，這樣的作品表現得就比較完整，有這樣的結果，也表現了散文創作作品內容，多以日常生活相關的人事物為主，這部分，這屆的作品，表現得非常整齊，且甚好。

另有幾篇與性別認同有關的書寫，也許是學校屬性關係，性別認同的作品，寫得就偏向幽微情思與內在經驗為主。這主題參賽作品的作者文筆，有著一定的密度，但，同時，也因遮掩較嚴密，讀者往往會在文章之外，難窺其貌。若能克服表現框架，相信，這樣的作品，在非人文大學的校園作品裡，一樣能表現得精采。

也因為是參賽緣由，作品幾個基本面可能還是得注意。其中是文學意象的經營，是重要的。也因為需文字經營，故，散文的文字，還是須經剪裁與精煉，才能證明作者駕馭文字的能力何在。

散文組　個評｜賴鈺婷 委員

寫出獨一無二的自我

散文創作重在於情思內涵的處理。如何把所思所想所感的日常，化為筆下具體的敘事、抒情、議論，是作品能否取得他人共鳴的關鍵。欣見第七屆迴旋梯文學獎散文組的投稿作品，在主題型態上有多樣化的表現。

以前三名作品而言，首獎〈弦與線〉文字運用純熟，意象經營完整，能把概念化的意涵傳遞清楚，足見作者有優秀的寫作能力，值得期待。寫親情或親人的衰病死亡，在學生文學獎中，是常見主題。二獎〈外公〉這篇文章寫得細膩，語句不沉重，情感不氾濫，知所節制的俏皮輕盈，是厲害之處。三獎〈外流〉的想像力強，透過「聽」和「隔牆有耳」的連結比附，延展出各式聯想，充滿閱讀的趣味。

這次的參賽作品，除了上述三篇之外，還有不少精采佳作。期待同學能持續書寫，與自我對話，體驗創作的樂趣，寫出獨一無二的自我！

散文組　個評｜葉連鵬委員

審查本屆散文作品，欣喜新世代創作者們在文字運用上的高度潛力與獨特風格。我尤其肯定〈弦與線〉，是一篇完成度相當高的佳作，令人印象深刻，而〈外流〉，其高超技巧與新穎的戲劇感，展現了新世代令人耳目一新的寫作風格。此外，〈詐聾〉能將醫學背景與個人剖析結合，展現了獨特的思辨能力；〈花園裡的菸味〉在家庭衝突與和解的細緻描寫，以及前後呼應的技巧運用，也非常吸引人。另外〈錦鯉〉大膽觸及跨性別議題，這份勇氣與題材的特殊性也值得肯定。然而，許多作品在意象的鋪陳與連結上仍需加強，有時不夠精確，削弱了作品的整體力道。另外，部分主題雖具親和力，但若缺乏新意或獨特視角，易流於平凡，難以脫穎而出。鼓勵精煉篇幅，聚焦主軸，避免情節單薄主軸散亂。在情感表達上避免過度情緒或誇飾，讓作品內容更為緊密，方能打動讀者，提升作品的整體水平。



第一名 弦與線/郭子瑋

得獎感言：

首先，我要感謝評審委員，讓我再次得獎。

老實說，能獲得首獎，感覺有些意外。原本我只是想抒發一下，自己在大一下，同時面對大體解剖學實驗的壓力，與家中發生的變故時，那份內心的不安與掙扎。對於許多家庭而言，親人之間的衝突，往往會觸及心中最軟的一塊。然而，如何療癒傷口、修復裂痕，卻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我不敢說文中的處理方式是最理想的，但卻記錄了我們共同努力的過程，與竭盡所能的心意。

文末，我試著用弦理論來串聯內心的思緒，賦予它新的詮釋，交織理性與感性。雖然文中的矛盾與衝突，直到二年級的現在，仍困擾著我們，但我始終樂觀地相信，時間會為我們找到平衡。

最後，我要感謝迴旋梯文學獎，讓我能夠分享自己的故事。謝謝大家！

弦與線 | 郭子瑋／牙醫系

縫合針在手術燈下閃爍著冰冷的銀白光澤，如一彎新月在無垠的夜空中游移。倏忽間，針尖毫不留情地刺入乾癟的肌膚，縫合線頻繁地進出，逐步將破碎的邊緣，一點點地拉回曾經的位置，徒留下那一道道無法抹去的刀痕。福馬林的氣味不斷侵入鼻腔深處，隨著每一次呼吸，那刺鼻的痛楚在嗅神經上越纏越緊。

我停下動作，仔細凝視著大體老師的皮膚，細緻的肌理像是一張褪色的地圖，縫合線交織出複雜的路線，有的井然有序，有的則縱橫交錯。在經歷了一學期後，曾經的支離破碎，如今即將完成修補，心中頗有感觸。我突然想起那曾經歷的點點滴滴，和雲開霧散後迎來的雨過天晴。

寒假中，某一天清晨，陽光灑落在寧靜的校園，光線雖刺眼，卻仍無法驅散寒意。我搓著手心，專心地聆聽老師的指示，在老師宣布開始後，我拿起清潔用工具，默默地與其他同學開始清洗，那是我們與大體老師的初次見面。在莊嚴肅穆的期初法會結束後，每個人依照分配好的組別，穿上實驗衣、戴上手套，懷著對生命的尊敬，依次步入實驗室。聽完老師講解的操刀步驟，我們終於開始進行解剖實驗的第一堂課。

三月初，臺中已逐漸回暖，解剖實驗也順利進展到頸部區

域。下課鈴聲響起，正當我一邊回想著老師在課堂上講解的細節，一邊將手套丟入放置感染性廢棄物的紅色垃圾袋時，手機在我口袋裡震了一下，是母親的簡訊。短短幾行字，在我心中卻是猛然一扎，猶如解剖臺上的手術刀，鋒利而直接。當我看完簡訊的那一瞬間，只覺得實驗室的溫度驟降，福馬林的氣味也更加濃烈，我的思緒彷彿定格，唯有那簡訊仍在腦海中不斷回響。

坐在高鐵上，我看著窗外那迅速掠過的高低起伏，心中卻是惆悵不安。隨著列車的飛馳，車窗外的嘉南平原形成一條綿長連貫的地平線，伴隨著無盡的思緒，在我的腦海中來回穿梭。課堂上，我們認真地剖析生命的奧秘，卻未曾想過，其實意外的發生，總是那麼地猝不及防。

下午，我來到臺南市立醫院。在電梯上升的幾秒鐘，當我還在整理思緒時，門便已然打開。走廊上瀰漫著醫院特有的味道，不禁讓我感到一股壓抑。在母親的帶領下，我們走進病房，放慢的腳步停在病床前，看到祖母靜靜地躺著，在她消瘦的臉龐上，緊閉的雙眼與嘴唇形成了兩條平行線。父親看到了我，立刻從床邊的座位站起，低聲地告訴我祖母當時的狀況。

祖母是個勤勞的人，住在鄉下的她，辛勤的工作總是從黎明到黃昏，健朗的身影經常在綠竹園穿梭。那天，她一如往常地騎著機車，卻很罕見地未注意到右方有來車，讓側面駛來的汽車撞擊到機車右側，頭部也因此撞上擋風玻璃，同時被防撞桿撞擊右小腿，導致右腿脛骨骨折，加上頭部的撞傷、蛛網膜下腔出血。

當我看著手中的X光片，試圖重建當時狀況時，腦海突然湧現出課堂上學到的知識，那些曾經冷冰冰的解剖圖與敘述文字，此時卻變得無比真實。我抬頭看點滴瓶，透明的生理食鹽水順著軟管，緩緩注入她瘦弱的手臂中。我輕輕地叫聲阿嬤，只見原先的平行線微微地彎曲，祖母緩緩睜開了雙眼，嘴巴一張一閉，似乎想回應我，然而，我們之間卻又彷彿隔著一層薄霧。我傾身向前，努力想聽清楚她說了什麼。

「……蛛網膜位於硬腦膜和軟腦膜之間，覆蓋在大腦和脊髓的表面，其下腔為充滿腦脊髓液的空間。若因外傷導致血液進入蛛網膜下腔，可能會引起頭痛、意識混亂和情緒波動等症狀。若出血影響到腦神經，則可能導致長期的認知功能障礙……」在解剖科老師說明完相關結構後，我們開始進行頭部解剖。經過組員們精巧而細膩的操作，臉上的血管神經逐漸清晰起來，呈現出清楚的絲絲細紋。

絲絲細雨從高空飄下，雨水沿著車窗滑過，在氣流的擾動下，一顆一顆猶如淚珠，覆蓋在快速變換的風景上。清明假期過後，手術成功的祖母，從市醫出院，住進了養護中心。由此，若週末得有空閒，我便會從臺中南下探望。祖母常在輪椅上安靜地坐著，不同於往日的風采，身形瘦弱了許多，眼神有些渙散。由於頭部曾遭受撞擊，間歇性的情緒波動，與偶發的記憶混亂，導致每次探訪時，她的情況都會有所不同。有時，她會突然哭著，說她已無法再多待一天；有時，她的眼神又重現往日的神采，可

以與我們正常聊天，彷彿回到了從前的日子；有時，她會埋怨那個撞她的人；有時，她竟又迷惘地問我，這裡是不是醫院的病房？那曾經健朗的祖母，在遭逢車禍的打擊下，神智時而清醒，時而錯亂，陪伴時的難過與不捨，讓我心如刀割。因為想知道祖母的復原效果，我探出右手，在她植入鋼板的小腿上，輕輕按壓脛骨的手術部位。

「同學們注意，在小腿靠前側，約在脛骨前外側的位置，可以觀察到脛骨前肌、伸趾長肌、伸拇趾長肌、第三腓骨肌等肌肉，觀察時請記得他們的空間位置與順序……」透過麥克風擴音，老師的聲音迴盪在整個實驗室內，我低下頭，依循著老師的指示，仔細地清除腿部脂肪組織，原先附著的黃褐色，已逐漸顯露出肌肉原有的紋理。我觀察並感嘆，原來，一個人腿部肌肉的構成方式是如此精妙。

腦海中仍浮現著人體腿部的解剖構造，我猛然回過神來，祖母已在父親的攙扶下從輪椅站起。只見她雙手緊握助行器，一步一步地練習直線行走。端午節過後，祖母的腿傷雖尚未痊癒，但卻可在助行器的支撐下，勉強站起來並走動幾步，還可在聽我分享學校發生的趣事時，自在地接話。養護中心很欣慰的告訴我們，祖母的恢復狀態很理想，不久之後應該可以回家療養，父親聽了很高興。然而，那時可能還不知道，其實真正的考驗，似乎才剛要開始。

回到家之後，祖母常在白天昏沉，晚上卻入睡困難。有一天

中午，祖母滿口飯菜，卻久無動靜，原來早已入睡，嘴裡仍殘留著飯菜，尚未嚥下。母親連忙喚醒祖母，好不容易將口中的食物吞下後，她又迷迷糊糊地睡著了。經母親清點藥物後，發現安眠藥的數量似乎有誤差，居然少了幾天的份量，推測祖母擅自在午餐前，自行服用安眠藥。可以想見 Brotizolam 的成分，已在她體內發揮效用。我看著沉睡的祖母，與過往記憶中那個曾經頭腦精明、精打細算的她，判若兩人。為此，父親只好嚴格管制用藥，祖母所有該吃的藥，概由他統一管理把關。

或許是腦傷的緣故，祖母的記憶開始變得模糊不清，個性也更加多疑，甚至出現妄想的症狀。經常忘記原先的東西放了何處；明明已經確認過無數次，卻依然忐忑不安地反覆檢查瓦斯是否有確實關閉；廚房的冰箱，不斷地被她打開又關上，似乎每一次翻找冰箱的動作，都無法真正滿足她心中的疑慮；用餐時，一鍋魚湯，在瓦斯爐上反覆加熱，竟達三次之多；桌上的飲料不斷補充，才剛用過餐沒多久，卻又辯稱還沒吃過飯；曾經一天洗一次澡的習慣，如今卻天天刷新次數的記錄。

回家一個多月後，祖母的失智症狀益發嚴重，她變得十分敏感，情緒也愈加不穩定，總是懷疑有人在她的背後圖謀不軌，好像整個世界都與她為敵，甚至連父親也無法倖免。她那雙時刻防備的眼神，透著無法釋懷的焦慮與不安，即使父母再怎麼努力解釋，她始終固執地堅持自己的判斷，哪怕那些想法早已偏離了現實。同時間，姑姑們卻不願分擔照顧責任，將深沉的重擔全然推

向父親，無奈之下，父親只好默默地獨自承受，回到鄉下的祖母家，全心全意地照顧她。然而，這反而讓祖母的疑心病愈發旺盛，父親的一舉一動，都成了她嚴密監控的重點，不論是出門的原因、拿著什麼東西，連父親要丟垃圾，她都要一一過問細節，生怕有所疏漏。

照顧祖母的責任，好像無止盡的蠶絲，層層纏繞著父親，將他困入繭中，束縛著他的生活與自由，無法輕易脫身，祖母失智症的陰影，如裂痕般逐漸侵蝕著曾經親密無間的家庭。在祖母的疑心病下，那道絲線益發緊繃。每當祖母的猜忌與妄想爆發成爭吵後，裂隙便進一步擴展，一點一點地將家庭推向破碎的邊緣。然而，儘管父親日夜不懈地照顧，祖母卻似乎並不珍惜，猶如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只有姑姑們偶爾前來探望時，祖母才會瞬間從沉靜冷漠變得熱情洋溢，滿面笑容地迎接她們，隨即充滿盈耳笑語，連姑姑帶來的各式零嘴也吃得津津有味，父母費心盡力為她準備的正餐，卻只能默默地在餐桌上孤單變冷。這樣的落差，無疑讓父親生出無盡的酸楚，似乎他在祖母家顯得多餘。漸漸地，他內心開始迷惘不安，就在他的價值感即將崩潰之際，幸好母親及時察覺並溫婉提醒，告訴他這一切可能只是祖母病情作祟，並不是他的作法有何過錯或缺失。母親的話語如同醍醐灌頂，將父親從深沉的陰影中拉回現實。然而我明白，母親表面上看似堅強，實際上，她早已在無盡奔波與照顧陪伴的過程中身心俱疲。此刻的她像一根緊繃欲斷的弦，仍勉強地維持著兩端的連繫，雖然她總是說沒事，但我在她輕輕的嘆息聲中，感覺到那弦

已出現快要承受不住的顫音。

家，本應是溫暖的避風港，如今卻成了掙扎的孤島。曾幾何時，那笑語歡聲已不復存在，只剩下沉重壓力，在無言中蔓延。終於，為了解決困境，我們決定向外求助，於是撥打 1966 長照專線。經過幾番聯繫，社會局派輔導員與個案管理師來到了祖母家，仔細地評估祖母的狀況。「阿嬤屬於二級失能，」個管師評估後告訴我們，「可以申請長照居家看護及專業服務方面的金額補助。」雖然政府提供了長照方案，然而，事情卻遠比預料中複雜。祖母堅決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居家看護，「我不需要看護！我不喜歡陌生人在我家裡！」她近似哭泣地說，誰要想強迫她接受安排，只會讓她更加痛苦，我們無奈地看著她。我們只是想給予她更多的關愛，卻也明白實際上很難消除她心中的不安。在我們的努力說服下，祖母最終勉強答應折衷方案，也就是接受日間照顧中心的服務。在填完規定表格，見到祖母坐上前往日照中心的接送專車後，我看見父母眼中閃過了一絲難得的欣慰，那是久違的放鬆，猶如破曉前的一縷晨光，儘管微弱，但已足以將沉重的陰霾輕輕撕開一道縫隙，如同破繭而出的飛蛾，終於見到希望的微光。

黎明的曙色從群山的縫隙中悄然展開，旭日初昇輕輕爬上山脊，為沉寂的大地描上了一層溫暖的金邊。高速公路上，我們從車窗遠眺，望著天際與山巒交織的景色，內心充滿著期待。在這個特別多雨的 2024 年初夏，難得且久違的家庭出遊，終於在得之

不易的晴天成行。走在淡水老街，晨曦灑落在街道的連鎖磚上，河水在微風中輕輕蕩漾，與遠處的觀音山遙相輝映。片刻的悠閒，已經珍貴到足以讓我們從生活的重擔中暫時抽離，享受著這得來不易的寧靜喘息。我們在橋上倚欄遠望，談起了這段時間以來的種種。那些長久以來堆積在心中的惴惴不安，皆在談笑間悄然消散。一家人打開了心扉，彼此分享著自身的想法與感受。這次的旅行，不僅讓家中每個人找回了維繫內心的安寧與平靜，彼此間也再次變得更加緊密。

物理學中，有個理論認為，構成物質的最基本單位，不是我們熟知的粒子，而是極其微小的能量弦線。這些肉眼無法察覺的弦，隨著自身振動模式的不同，形成了相異的基本粒子，進而組成原子、分子，最終構築了我們眼前的世間萬物——從浩瀚銀河日月星辰，到身體器官組織細胞。或許，可以浪漫地說，這個世界無論你我，皆是由線條編織而成。物質如此，生命亦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似乎也由這些無形的「弦線」相連，互相牽動著彼此。家人的感情，就如同那些隱祕振動的弦線，縈繞在我們之間，牢牢地牽引著彼此的心靈，編織著共同的記憶與未來。雖然，這場名為「長照」的硬仗仍在持續，挑戰和撕裂依舊接連不斷，但我相信，家人總能成為那條縫合線，給予彼此支持的力量。

當我拉緊最後的線頭，穩定的張力沿著指尖傳遞，細微的顫抖在掌心擴散開來。針線穿過乾癟的肌膚，傷口逐漸合攏，最

後，結束的縫線在指間，熟練地打了一個結。期末法會的那天，紗布已層層包裹，壽衣靜靜地覆在大體老師的身上，整個空氣彷彿凝重了起來。我站在大體老師前，心中頓時湧起無盡的敬意與感恩。這些縫線，或許無法讓人體恢復到最初的完美。然而，正是因為縫合，才能將曾經破碎的部分重新連接。它們不再只是傷疤，而是光榮的印記，串聯起我們共同的記憶。只有經歷過疼痛的淬鍊，才能再次緊緊相擁。

我想，人與人之間，似乎總有一些無形的弦線，悄然密縫著彼此的生命軌跡，這些弦線，正是我們生命中最珍貴的聯繫。最熟悉的家人，最親密的伴侶，在經歷每一次風雨，每一場考驗後，那歷經艱辛的經驗，在在見證著我們的勇氣與堅持。正因為這些無形的牽絆，我們才能在這廣袤無情的現代世界中，依然能夠找到依靠，找到內心的平靜與歸宿。想到那神秘的量子弦，以及人與人之間無形的線，我滿懷感恩——感謝那已然成為回憶的大體老師，感謝依舊相伴的親友，更感謝這片天地，因為有你們，我們才能安心地期待能有一個可以依託的未來，一個由弦與線，共同牽引且值得信賴的有情世界。

第二名 外公/黃琦宸

得獎感言：

十分感謝各位評審的喜愛，這篇作品僅是我為了抒發對於外公的思念而產生，沒想到會獲得如此高的評價，也感謝這個比賽讓我有機會發洩那些沉重不堪的情緒。在成長過程中我經常關注生活裡細微的事物，母親從小教導我將那些瑣碎的片段化成難以訴說的情感，讓我能用直白的敘述來表達最深層的感受。如同文中所說，我的思緒無處宣洩，不斷壓抑的結果是想念在腦中潰堤、發霉最後生出疾，此文章乃是我將心掏出來揉碎後繪製出的創作，在過程中我的淚水和電腦中的文字一樣不斷湧現直至崩潰，需休息好一段時間方才能繼續撰寫，這是第無數次。或許現在的我依舊無法挺胸告訴外公我並沒有浪費他予我的那份學費及期待，但我心中那堵塞的一塊又再次縮小了些，再次謝謝各位評審。

外公 | 黃葯宸／視光學系

許多朋友說最近的我不知道去哪了，不回訊息也不關注任何人的貼文動態，卻還是時不時上傳自己的生活分享，如果要我用一句話帶過的話，就是我死了。

現在回看我總覺得一定有哪部分的我在那時候死去了，否則為何無法再體會曾經的喜悅；發生了很多事，多到快記不清了，多到不知道怎麼解釋了，即使想說，話也總是如鯁在喉，就像汽水的泡沫一樣，消失在舌根，刺得我印象深刻。

那天的陽光很熱情，不斷透過燃燒自己來歡迎初到這座城市的我，在這個陌生的地方與陌生的人生活是有些尷尬的，不熟識的人要分享最私密的生活，讓我有點適應不過來；幾天後的夜晚，我抱膝縮在椅子上看著明天健康檢查的注意事項，冷氣凍得我打顫，轉過頭看著輕便衣裝的室友，我默默地穿起外套把自己縮得更緊了點。突然間手機震動，打斷了我的思緒，我看著手機上兩個大大的字寫著媽媽，我滑開螢幕的那刻聲音也劃破這片寧靜，我聽著手機裡那夾雜些許噪音及電子滋滋作響的聲音，滿是哭腔的話語非常模糊，但那句話我聽得無比清楚，話筒裡的聲音說：「怎麼辦，我沒有爸爸了。」我早已不記得那時的情緒該如何形容，冷氣的風再度悄然路過我的指尖，我感覺到指尖是冰涼的，好像沒知覺了，好像有什麼事物從指尖溜走了，我沒有哭，也不敢哭。

我在這座城市時沒有任何一刻讓悲傷溢出，若要讓幾個剛認識不到一個禮拜的人去安慰一個親人離世的人未免也太越界了，所以我偽裝的像間諜一樣，把情緒塞到倉庫角落底層的抽屜裡；

我為了盡快搭上回家的列車，連健檢途中都是用跑的，當我抽完血繳交檢查表衝回走廊準備收拾包包的那刻，我的視線突然與包包齊平了，耳旁一聲巨大的聲響吸引眾人的注意，這時我才意識到，啊，跌倒了，我裝作什麼都沒發生的樣子快速收拾包包，站起來那瞬間便開始狂奔，我看著手機裡親友詢問能趕上車嗎的消息，指尖重重的敲下「用命趕就趕得到。」

我坐上計程車後邊看著窗外熟悉的景色邊告訴司機目的地，司機透過後照鏡看了我一眼便沒再說話，我感覺到他腳下的油門深了幾分；從錢包拿出鈔票後遞給司機，關門的聲音夾雜著謝謝不用找，我甚至不確定司機有沒有聽到，一抬頭就瞧見母親與阿姨在門口閒聊，他們叫我先進去上樓，弟弟會帶我去找外公的。

到了二樓先看到的是坐在椅子上折蓮花的父親，昨天還遠在國外工作的父親，我聽到我的腦海中清晰地冒出一句話「嘿，看來你是最不孝的那個。」父親餘光撇見我的身影，趕忙招呼弟弟帶我過去上香，我跟在弟弟後面看著他多踩我兩個階梯才與我同高的背影，總感覺才離開幾天小毛頭就成熟許多了；弟弟為我點香的時候我是沒有餘力接過香的，我蹲在那小小的木桌前落淚，這是第一次，弟弟靜靜的拿著香站在一旁待我整理情緒，不知道過了多久，我意識到香似乎快燒完了才趕緊把淚滴畫在掌心後接過香。

上完香，父親找了工作人員說想去看看外公，此時我才知道父親也不過早我幾小時抵達而已，心中堵塞的一塊似乎變小了一點；我們兩人並肩看著外公時我又落淚了，這是第二次，工作人員看了看我，有點遲疑地說在外面等我們便出去了，裡面很冷，外公看起來也很冷，但我早就感知不到冷了，應該沒有什麼會比接到電話的那晚還要冷了。

踏出門時眼鏡起了霧，我看著外面艷陽高照，想起了小時候的夏天，外公還在的夏天；我總自以為是地認為外公是最疼我的那個，雖然表面上看不出來，但那是我與外公的默契。

我在外公家後頭的小學讀書，中午放學後媽媽都會帶我到外公家休息片刻，我總是一踏進門就喊著好熱好熱，此時外公會慌慌張張的把冷氣打開，再拿出他事先準備好的糖果飲料給我喝，但外公是不喝飲料的，當然也不吃糖果，我卻總以為外公的喜好和我非常有默契；有一天我隨口跟媽媽說：「我想回家了，這裡都沒有卡通可以看！」過了幾天媽媽拉著我說快去外公家我一定會開心的，一進門迎接我的先是涼爽的空氣，再來是外公的一句話：「我裝了第四台了，這樣你就可以在外公家看卡通了」，那時的我沒聽懂，我只忙著挑選想看的卡通頻道；過年的時候外公總會悄悄拉著我去書房給我紅包，並且再三交代我不要告訴其他表姊妹表兄弟們，我還是沒聽懂，當我把紅包拿去給爸爸媽媽保管時便會看到他們態度強硬的要把紅包還給外公，我非常不解地看著其他小孩把紅包收進自己的小背包裡，「為什麼他們可以收起來不用還給外公啊！真不公平！」

我長大的速度很快，但還是追不上外公變老的速度，某天我打開手機看到母親的消息說外公跌倒很嚴重在醫院，要我放學去接弟弟；自那天起外公的身體每況愈下，從走路扶牆到拿著拐杖，到最後他大部分時間只能躺在客廳的沙發上看電視。我印象很深刻，外公躺在沙發上，目光甚至對不上我的眼睛，他緩緩地說道：「外公老了，沒有用了。」外公說話總是帶著很濃的外省口音，不知為何全家只有我聽不太懂外公在說什麼，我隨興地回了外公不會啦不會啦便沒當回事，一直到回家後母親問我是否有聽懂外公在說什麼我才理解那句話，我的腦袋有些發麻。

我準備離開家鄉的前幾天，我最後一次與外公的見面，外公高興的說我很聰明考上大學，要幫我繳學費，他從他的腰包裡掏出了五萬塊現金遞給我，母親在一旁不斷拒絕，奈何外公態度堅決，於是我們說好了，那筆錢是外公借給我的，等到我畢業工作後再還給他就好；那天我離開外公家時口袋是塞滿的，被那些外公事先準備好的糖果給塞滿了，他不知道我已經大到不太吃糖了，我的喜好變了，但他對我的愛沒變。

回到樓上，母親問道我們剛剛去了哪裡，父親答去看了眼外公，我坐在弟弟對面生硬的折著桌上的紙，當我好不容易快折完時弟弟平淡的說我折錯邊了，我尷尬的說怎麼不早點講啊，趕緊用指尖把皺掉的紙撫平後再次嘗試。

往後幾週我十分忙碌，不停在新城市與家鄉間穿梭，我彷彿忘記如何落淚一樣，新城市不是讓我能安心發洩情緒的地方，而家鄉也沒有空檔能讓我肆意妄為，我像一個空虛的殼；那天我恰巧摸到外套口袋裡的糖，我一邊想著「哇，這件外套該洗了。」一邊把糖紙撕開，糖果融化的瞬間好像汽車加了油，我感覺我的心是暖的。

告別式前夜大家都聚在外公家做最後收尾，我屈膝坐在椅子上腳跟踩著椅子邊緣，手上折紙的動作變得十分熟練，我聽著耳邊其他人收拾外公房間的閒聊聲，我聽見母親納悶為何外公的衣服褲子少了這麼多，我突然想起前陣子母親和我分享外公突然精神很好的收拾他的衣櫥，我頭也不抬的說：「他知道他要走了吧，他連走了都要先把沒用的東西整理掉。」我聽到房間裡的聲音變小了，隨後便是母親的笑聲道不愧是職業軍人，連這種事情都不願麻煩我們。

隔天起了個大早，匆忙扒拉幾口早餐我和弟弟便去忙了，我

跟弟弟說外公高齡離世是喜喪，沒什麼好哭的，弟弟應了句我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聽沒聽懂；然而大話誰都能說，當天哭最慘的非我莫屬，這是第三次，司儀遞話筒到我面前要我對外公說點什麼，但我早已哭到不能呼吸，更不用提說話了，我抬眼看向司儀，視線模糊到我甚至無法分清話筒與司儀，我聽到我的哭聲透過話筒傳到整個會場，我暗自埋怨到遞話筒給我是要什麼節目效果嗎，索性直接放聲大哭了起來，司儀見狀趕忙收回話筒，繼續用哭腔講著那些感性的內容。

送走外公前有個最後一面的環節，不能落淚也不能回頭，我看著外公和他周圍那些折紙作品，哭完之後的我感覺渾身發熱，我摸著我的指尖想著怎會如此冰冷，卻也早已見怪不怪了，我看著周圍大家安靜的站著不知在對外公說些什麼，我只與他說了一句話便轉身離開了，外頭的工作人員準備了面紙遞給我，我抬手接過後擦了擦那發麻的眼眶，沒有感覺。

我回到新城市後發覺兩週後便是期中考了，我抱膝縮在椅子上看著電腦螢幕上的課程簡報，冷氣經過我的身邊，我轉過頭看著穿上外套的室友，到嘴邊的那句不覺得有點熱嗎在寂靜的海洋中溶化；我從手邊一疊書中翻出一張護貝過的照片，那是小時候的我與外公的合照，被外公單獨打印出來放在電視上方，那天整理外公家時我只帶走了它，同時我也留意到上面只有我是單獨合照，仔細端詳照片時我餘光瞧見膝蓋上那尚未退去的瘀青，用指尖輕輕的揉了揉，仍有些疼痛。

冷風對著我的指尖吹了口氣，我看著外公對他說了句悄悄話：「不是約好了等我畢業要還你錢嗎，你怎麼毀約了。」

第三名 外流/周愷瑀

得獎感言：

很感謝辦理文學獎的工作人員、評審與獎金本身，評選後看出文章裡的巨大缺陷，大到我不想認自己這篇。但說到獎金，還是覺得心中踏實許多。開學走來，眼見同學都家教打工定時進帳銀子，我一個人只花不賺，堅守自己清閒的大一生活。偶爾奢侈的叫外送，吃著閉門羹（？），感覺這個社會能容忍人啃老的倒數計時器正在動分動秒。得到獎金，總算是有所交代。

對誰交代呢？說穿了，也不過是自己。我還記得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為此發動請假系統，壓線交出，跑全家影印，送圖書館。有些人重在社交，重在體育，重在課業，重在男女，而我重在這種事上。很痴或很沒路用都沒差，有一個興趣支撐終究是重要的。如果這個興趣還能偶有外快……人生居然有這等好事，我還是會繼續下去的。

外流 | 周愷瑀／醫學系

同樣的水柱聲我聽見好幾遍了，想必是隔壁套間浴廁傳來的，瀑勢強勁沖刷。我西向曬衣服北向倒廚餘，拖地撿髮絲，大字型躺臥宣示獨立筒標準雙人床的主權，像吊扇葉佔據整片天花板。水柱聲在背襯裡拉著淡淡的直條紋，不很大，但仍然是激楚，打個比方，遠方的慘叫聲再微弱還是不減淒厲。我想著：這樣不會破皮嗎，你把浴室當溫泉 spa 在沖嗎？但那完全是現代網評的自瞄機關槍之嘲弄反應。其實我想的，心神不寧的，根本是另一回事。

這裡的隔音，會不會其實比我以為的差很多啊？

問題不大，我的南部友人租了一間房，房外正在翻天覆地的拆大樓，馬達、電鑽、鏈鋸、堆高機，噪音讓人以為打出的螺絲釘全噴飛進來。我一邊安慰他，一邊慶幸。隔壁浴室僅限於直火炙燒噴槍轟轟的開火一下就歇了。可是我刷牙時會聽到，我室內運動完吹電風扇吹得瀏海掀翻時也會聽到，鄰人一天到晚洗澡我沒有什麼意見，我對自己淺淺的影子也沒有意見，有些東西就仗著自己像淺淺的影子，就永遠陰魂不散的緊緊黏著。

喂，這個隔音是怎麼回事啊，這樣的話，我在裡頭大聲一點，不是全都被聽光光了嗎？

這裡出現一個羞纓纓的問題：你喜歡被聽光光嗎？此哉問從街訪、枕邊情人，或捷克蘇聯時期四處裝竊錄器的秘密警察口中問出，得到的答案可能大不相同。可能依序是「討厭」、「喜歡」和「你們要帶我去哪裡!?」，我不會公布我的答案——嘿，剛剛那是參考解答不代表本台立場。聽光光這件事，若把辭義的

油門催到底，就是左一光右一光多維交相投射出體膚之下的赤裸和震動，報紙都裹好封膠條了，五音併射下才發現無縫不開眼，才發現啊我這邊還有裂鏬那邊還有漏網，七手八腳連如來千手也不能止住，一場只會沉淪的船難。而舵手掌控失靈的時候，就是聽光光勝脫光光一籌的時候，「色情是在耳朵而不是在眼睛」，這個說法在此有理。

但懂聽的人就知道，不是聽的越鉅細靡遺，越 hyperrealistic 或越 asmr，就越符合「聽光光」的精神，一覽無遺反而是人工刻意，刺激的是耳膜癢和神髓酥，譜往「聽禿禿」偏移。粗糙的粒子，星閃的訊號，那才是聽光光的溫床。喉結上移一嚥，揣著腦袋自由發揮，默默無言把虛線描實。村上春樹談到一卷演唱會錄像帶時有感而發：演唱會這種東西，是要配空氣的喔。是啊，偷聽也是。這樣一想，就不訝異外流偷拍色情片這種產物流量驚人了。它敗德吧，它令人髮指吧，它解析度被商業 A 片輾壓吧。然而，監視器的畫質居然帶來了 4D 的震顫，很多人會指稱為「代入感」，是也不是，也許有第一人稱進入角色的代入感，但屬於偷拍特有的是，第三人稱的在場，凝視對方的不知情，對方的全力以赴，對方的放髮尾和脫眼鏡，對方的花床罩，更衣鏡旁的乳霜品牌。被窺者即使是明星，也是素的不得了。一切走入陰險，手機是一堵牆，我們隔牆有眼耳，我們抿嘴一撇笑。

說到這裡，你應該也不太意外，我大費篇幅煩心勞思這些，「影子」還是趨而不散，肯定是自己做了什麼虧心事怕人聽吧。不，聽我說，這事沒有觸犯刑法。不過如果你未成年，我這篇文章恐怕就要鎖一個「你是否已滿 18 歲？」，雖然我知道現代的未成年都是廣識的刁嘴老饕，大概也會嫌這太初階。數月以前，天晴日耀，為我生日鋪陳一方大好氣象，然而我和 L 還是跌回房間的冷香懷抱。住處房門見床尾，我們一躍而撲，撲進大凶沖床煞

裡，大風水裡的小情侶。接著就是，啊，連皮帶捆術都用上了，有人如石攢拳，垂手背後，我的書桌椅也轉職了。書桌椅有一種臨時上工女僕咖啡廳卻意外發現做的不錯的樣子，書桌椅的媚骨，書桌椅的微渺喘伏。這世界是一張書桌椅，兩個人，一些迷幻對話。不是我不想寫這些對話，但我看過的肉色之文——不是文筆修辭的問題（我恨有文筆修辭的肉文）——在在提醒我，有些聲音用文字記錄下來，就註定太多、太油，油其實是個非常詩化的字，是詩人在民間。因為它把各種虛實感官性質講的很好，太膩、太滿口、噁心反胃，不潔，往外滑開，抓不住核心情感，膏狀厚厚一層脂膜，別人無法滲入情境，因而感到可笑或可厭。其實也不用寫，隔牆聽見也是一樣的油。這就是我們對鄰舍做出的事。

一樓只兩戶，我也不知道該為沒有更多人聽見而高興，還是為鄰舍必須一人棉吸所有不雅而為她難過。印象中是個略矮的女性，不太時髦的眼鏡，推測為高年級大學生，會累累的躲回住處，手挽塑膠袋裝晚餐，但通識課分組可以即刻反手啟動友善社交模式。我們兩戶對門，但很少見到，我開門發現她也正在弄鎖匙出入，就會閉門靜待她走。我寧願她是被娛樂到，而不是造成任何負擔。原因很簡單，我對於家作為安謐的人際充電站這回事，非常認同。所以持著一種對堅壁清野的保護政策。

那麼，如果是這樣說的話……我現在的處境，也算是一種廣義的外流吧？

吧，完全能想像一些機關，一些榫頭，在這個魯布•戈德堡機械般無情卻精巧連綿的世界忙進忙出，女大學生把它錄音下來私訊給朋友奇聞共賞，朋友覺得生趣，把它放上精選動態，動態被錄屏轉載各大平台……鋼珠沿軌去壓槓桿，槓桿又撥圓齒輪

盤，老爺鐘咕咕咕，繩鬆開氣球被刺爆，水嘩啦嘩啦的澆我一頭冷水，透過這麼複雜宮樣的方式羞辱我，也是很有心。

無數嘴巴涎著，滴入另一人口中，後人的唾沫中有前人的DNA，八卦的泡沫繁榮。這種焦慮是一如外流字面，朝外的，逕流的，流字底下三瀉注，不是往天空張揚，而是兵分多路在地表掩聲息鼓，迅勢匍匐，像飲料打翻，從磁磚槽帶不可逆的橫生枝節，橫豎一段一段被亮燈的通路，溝通著，串接起，所有不能溝通的，所有原本乾涸的。大千世界裡的爬梯子，最後被犧牲的，還是自己……日常起居，仍然照舊，但頭裡影影綽綽繪製著世界邪惡的迷宮地圖。

酷刑有向外的五馬分屍，就有向內的活埋。外流對於當事者的相對位移是朝內的，無事家中坐，怖從天上來，由外朝內的大舉攻陷、拍窗叫喊和蹂躪，是牆郭之死，是強盜之贏。陽台晾的不是衣，是個資，空拍機盤旋氣窗外，生活處處簍空，地上佈滿陌生腳印，鐵蹄印，人被迫往自己的襯裡凹進去。家不能信任了，只能把自己再包緊一點，裹嚴一點，用拮据換取安全，但很快就發現，自己的身體也不能信任了，包的越緊就越噁心，因為齊紈一掀，喙啄和雕爪，深一塊淺一塊各色螢光，一切都太遲了。

我的狀況當然沒這麼嚴峻，不過倒是很能體會那種壓迫。有人意圖刮除腦袋的防水塗層——那是我的一生之大防。國中自始，我勤勤碌碌的寫了一些沒頭沒尾的東西，帶到學校打算繼續勤勤碌碌，被人發現了，攤開了，我外表人間冷靜，挑了眉道：喔，那是我抄小說裡的佳句啦。順手掏出書包裡的小說為證（我還記得那是《波特萊爾大遇險》——最好是有人會抄這種的啦），居然就蒙混過關了。不好意思，我是不可能承認那是我寫

的。不是怕他們嚼說，也不是怕他們欣賞不來。嗯，可能還是微怕啦。但想起來似乎是有一個潛意識的指導原則：不要讓別人評價。因為你始終，會需要一個別人都無法評價涉足的空間。在那個空間裡，挫折是自己的事；恥是自己的骨；想哭的時候不是在等別人的手帕或拍拍；想笑的時候，比任何配合局面的笑都可以更震耳欲聾；邏輯斷裂或腦洞大開，都是 OK 的。某張專輯的結尾曲說：「玩著單人紙牌時，沒人能看見你輸。」

其他相仿事蹟包括：在家中書房寫日記，家人進來拿什麼東西，都躡手躡腳了，我還是會停下手，不耐煩的跺跺跺用筆敲桌，這麼一想，我那時候脾氣是挺爛的。但當時認為有些事比個性好更重要。

那也不是說，只要在那個無人聞問的宇宙裡就是絕對誠實。人多愛騙自己，可以騙的多曲折，我可以掛保證。不過呢，重點是，就像一個搥胸頓地在超市哭夭要買零嘴的小孩，意識到沒人理會，意識到所有人追根究柢後都是過路人，漸漸也會收起眼淚。也會開始擔起處理自己慾望的義務。

法蘭茲•卡夫卡在日記裡說：自己最理想的寫作人生是關在地窖裡，沒日沒夜的寫。地窖也可以看做一個隱喻（雖然他應該是認真的），不是說風雨隔絕就能創作出好作品，但養護堡壘是重要的，原生家庭或工廠職勞的傷害仍然狠，他還有力氣寫出《給父親的信》，那是誰說他優柔寡斷都不會改變的事實。

卡夫卡有一篇極短篇〈鄰居〉，兩家毗鄰的小公司，只互著一堵極薄的牆。每次主角打電話談生意，都覺得被聽遍體，於是聲音不斷緊張顫抖。妄想對方會藉由這些資訊來對付它。是的，外流的可恨也就在於它拆毀了私土，搗爛自我復育的可能。我們的日常生活也可以寫出一篇〈鄰居〉，甚至都不用拿出什麼浪聲

顙氣，你想想看，如果我們浴室洗澡唱的歌順著洗澡水哇啦哇啦的流出去，不唱了倒乾脆，如果實在歌魂難耐，是不是唱時還要注意這音飄不飄，這歌詞對不對，簡直麻煩透頂。浴室裡唱歌之樂的中樞，在於一種自圓其說、無縫接軌的特質。破了音，一秒鐘正正臉色唱下去；錯了歌詞，直接就切下一首；情緒一到，就和歌迷互動起來。沒有人說破我們的業餘，在腦袋快刀的剪接中，我們一天也就完美這一次。

隔音這件事，不只是隔音而已，是人性尊嚴和療癒啊。我想著，是不是應該煩一下房東呢？但上個月門鎖的事才煩過一次。這樣煩上加煩，好像不太好。

想著想著，沖水聲又像拉綵帶一條一條悶悶的繃著了。我終於下定了決心，不要再做個只會曬衣服、倒廚餘、拖地和剪髮絲的男人了。那種決心是大考完體感自己考的很糟，躺在床上不去對答案，一天，兩天，第三天突然坐起，趁著短暫的想通毅然掀開筆電對起答案。我按著漆金門把，有冥界的冰，不知道為什麼，我料想背後就是冥界的真相。而我是勇敢咬牙、直面真相的最強大學生。

推開了，卻被寂靜一整團簇擁著包圍上來。奇怪，沒有水聲。經過我的一番調查，水聲是從我廁所底部一個沒關的小窗子傳進來的。趴下去看，看見了一家車行，洗車師傅手握高壓水槍嚴格的清洗著。水龍碰到車體就彈化為銀白水針，白煙氣如清涼山境。很快我就起身回去做正事了。是這樣的，隔音沒有問題，聽到的聲音是洗車，我和L在房裡的顛筋倒骨套句舊小說的話——瞞得鐵桶相似，隔壁女大學生連個水花都沒聞見。答案逐條對完，發現自己沒有考糟，自己往前所有擔心都是白擔心。所有的思考都作廢。

不過你也知道的嘛，我們大部分的被窺視、被偷聽、被外流，都只在想像裡發揚光大。有一點失落呢，但一想到我今晚終於禁娛結束，能在浴室的華麗乾冰演唱台裡大放歌喉，就也只能在這裡下台一鞠躬。真是對不起諸位，沒辦法邀請你們來聽啊。

佳作 花園裡的菸味/陳弘倫

得獎感言：

很感謝所有評審以及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們，這次能順利得獎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肯定。曾經我覺得自己僅僅是個平凡的人，無法以文字表現出自身獨有的故事，但九月初剛開學時，受到朋友鼓舞而決定嘗試書寫一篇完整的文章，我很開心，也很感謝能出現在迴旋梯文學獎的得獎名單，這份肯定使我得到鼓舞，也給予我想要繼續精進文學的動力。

花園裡的菸味 | 陳弘倫／牙醫系

從學校走到停放機車的空地，途中必經的人行道總是瀰漫著菸味，約莫一百公尺長的透水鋪面成了競走的賽道，我總使喚腿部肌群消耗更多能量以快速通過這條烏煙瘴氣的路。棲坐於椅子上的吸菸者是一座座自動噴煙器，瞄準一個個健康的肺，自以為噴水裝置滋潤行道樹般，缺乏同理心地贈與行人二手的廢棄和間接的吻。當然，我對於人行道上癮君子的厭惡不僅因此，更因為這些出自異口卻相似的菸味，以一種刺鼻卻又令人熟悉的方式竄入我的鼻中，使我想起一位抽菸的人。

氣味是回憶的引信，當人們聞見特定的味道，回憶與舊思便於腦中似煙火絢爛迸發供人緬懷，又或者似炸藥，再次慘烈轟炸剛修補好的心靈。很多時候不只是回憶，一顆顆細小的氣味分子於體內交疊、堆積，構築成人的模樣，往往是對我們具有特別意義的人——兒時玩伴、初戀情人、至親家屬；那些分子同時包裹著各種情緒，是幸福，是悲痛，是喜悅，是憤怒。我們觸碰，於是沉入回憶與情感之中。

每當抑鬱灰暗的菸味竄入我的鼻腔，我便會想起那位抽菸的人。這世上到處都是抽菸的人，但只有一位抽菸的人，能將刺鼻的煙味刻畫成再熟悉不過的日常，能將這股菸味輕巧地繡紋於我心頭，久而久之，這幅刺繡成了一段尚未完結的故事，之中充滿歡笑與淚水。在這個擁有客觀評判體制的世界上，香菸也許是罪

惡的源頭、僅供商人營利的禍害，但在我的生活中，它卻是不可或缺的一份記憶，更是我生命中無法捨棄的陪伴。

在我順利考上牙醫系之後，父親似乎變得更愛抽菸了。由於剛上大學，尚未學會騎機車，偶爾不想搭公車時，便需要請父親載我上學。父親早餐通常只喝一包營養包就準備走出騎樓，我總認為他是迫不及待享受早晨的陽光與清風。但當我吃完早餐準備出門時，一推開門便有一股燒焦的刺鼻味——是父親在主屋旁的小花園抽著菸。霎時，我感受到那根白色柱體末端微微閃爍的火光似乎連結至我內心的草原，火星掉落，點燃了我的憤怒，這片草原即將成為烈焰的溫床。然而我還是保有理性的，畢竟這已非初犯，曾經我便跟他提過，若是在他抽完菸要載我上學的途中提起，他總是欣然接受，但若是傍晚用餐時提起，不免會發生爭執，之前我便提過幾次，在歷經幾次雙方情緒的翻湧與奔騰之後，我便決定少講這些事。

那次之後，他更過分了，我已觀察數日，他每日早晨便是將菸當成營養物質，像花園裡的植物吸收著日光一樣，他仰頭吸著那枝香菸，慢慢將白霧送入氣管，深入，再深入，沿著支氣管瀰漫至肺泡，有毒物質便入住這棟免費且乾淨的豪華單人套房。他那副吞雲吐霧的神情使我無法再忍受，一路上我於車內不停嘮叨，卻毫無意識到從我口中吐出的字句猶如一顆顆細小卻強而有力的打火石，點燃了他的怒火。「你說夠了沒！我就說已經知道了！」父親的吼聲巨響，使我嚇到瞬間安靜。下一秒，我卻更加憤怒且聲音也放大了許多倍。「你知道？你根本沒想改啊！」我

回嘴。接著是一陣沉默，直到我下車前我們都沒說任何一句話。「爸，謝謝你，我剛剛講話比較激動，我會改進。」將車門闔上之後我便頭也不回地走向斑馬線。

放學後我習慣搭公車，回到家一切看起來正常，我在一樓遇見父親，我們的互動像沒有吵過架一樣，又恢復書中父慈子孝的模樣。然而好景不常，晚餐吃飯時我和母親開玩笑，說我在學校都只吃七十元的飯捲，而一包菸卻要一百多而且對身體也不好，母親也知道我在開玩笑，便稍微揶揄父親，沒想到父親勃然大怒地說：「捨不得吃就不要吃啊！真的是可憐。」我的心中頓時充斥驚訝與憤怒，當時我很想理直氣壯地與他理論，但身為他的兒子，我仍然無法嚴厲地指責他的過錯，因此晚餐的爭執由母親與父親成了主角。「你講那什麼話？他也是體諒這個家，你以為他會這樣是為什麼？還不是因為我們賺的錢不夠多！」母親的眼眶紅了。「對啦！我很沒出息，我賺不了什麼錢，你們跟著我很悲哀！」聽完父親這番話我欲言又止，我仍然沒有勇氣跟他說我的心裡話。

其實我根本不在意父親的收入多寡，他與母親從小為我堆積的關愛與呵護早已遠高於臺北 101，我很感謝我擁有的一切，並以此知足。我希望的，僅是平凡家庭中最渴望的一種平靜安穩的美好——我希望家人可以身體安康。因此我總是無法理解父親為何如此喜愛抽菸，抽菸既傷身又費錢，完全是一門毫無益處的惡趣味。

曾經他說過要戒菸，卻只持續一個禮拜，當時我將所有的信

任寄託在他身上，那一週他咳嗽咳得悽慘無比，我與母親於心不忍，因此改過自新的機會就此告終。事後我反思，我是否將信任寄託於虛無之中？父親是否根本未曾下定決心？但我未曾詢問當時父親的心態，因為這個問題就像是一個沒有鑰匙的木匣，無法探究內部的真理。

坦白說，我之所以不喜父親抽菸，主因是希望父親減少染病的風險，另一方面便覺得吸菸是將金塊投入深海，毫無意義，尤其我們家的情況相對特別，經濟情況幾乎入不敷出，上大學後我奔波臺中各地，以家教賺取薪資，回到家卻眼睜睜看著父親一口接著一口將有害物質吸入，百元鈔票化成白色雲煙被他吐逝，我便不禁想起母親訴說的故事：如今的生活是父親之前的債務所造成的，母親拿自己的積蓄償還債務，甚至向銀行借貸財務，以她微薄的五萬多薪水，支付房貸後便所剩無幾，於是母親找尋各種方法籌錢，這幾十年她便這樣堅韌的生存著。

父親沒有穩定收入，卻仍然喜愛抽菸，我總是說服自己不去回憶這些故事，否則我會認為他是一位不負責任且毫無生產力的拖油瓶。更何況，父親時常對母親態度不佳，當此種情況發生，我內心的怒火更盛，「依賴者」這個角色應該有的態度他絲毫沒有，一切似乎如此理所當然，母親的辛勞與兒子的體諒是應該的。

然而，他並非一無是處，我知道父親很愛這個家，他常常幫忙母親分擔家務，這便是他對家庭愛的證據，他無微不至地照顧我，使我不用分擔家務，只需專心讀書，這些奉獻點滴我都深藏

於心底，我看得見他的辛勞，也看見他深藏於心的愧疚。

經過那些家庭中或小或大的革命之後，父親依舊保有抽菸的習慣，而我與母親不再介意，也不願提起，抽菸成了我們生活中容許的一件事，我們看開了，短暫如朝露的人生不該一直被施加壓力，很多時候順其心意便是健康，而我對父親抽菸這件事，也有了自己的解釋。以前的我認為抽煙百害而無一利，是剝削身體健康的惡魔，但我忽略了透過抽菸能得到的心理解脫，也許我只是表面上說理解父親的辛勞，知道他內心的愧疚和煎熬，但我未曾真正理解他與菸的關係，表面上看起來吸入與呼出的灰白煙霧，實際上是他內心的寫照。

科學知識教會我，香菸之所以使人愉悅是因其含有尼古丁，可以增加幸福感與放鬆感，但我更願意相信父親將現實寄託在那支香菸上。我曾仔細觀察一支香菸的一生，從尚未點燃到火星開始於末端匍匐緩行，火光短暫明亮之後，它先前走過的焦黑蹤跡已化為煙霧，無形消散於空氣之中，照理來說整支菸可以全部燃燒殆盡，但多數抽菸的人總會留下一小段菸蒂，而不讓整支香菸消失。

香菸對於父親，是一種對現實壓力的解脫。菸是一種清醒的夢境，是現實與幻想之間連結的橋樑，在他心情不好或是對自己的現況失望時，在花園抽一根菸，淺白的煙霧繚繞四周，便也不那麼像現實了。而香菸本身則代表現實，火星燃燒菸身，將現實燃燒得不留痕跡，那些使人不悅且失望的現實消逝，內心多少暢快些，但當菸身即將燃燒殆盡，父親又會將火壓熄，留了一截短

小的菸蒂，我相信，父親其實還未放棄現實，他留了那截菸蒂，提醒自己不能放蕩於虛幻的夢境，現實並非只留了悲傷與不甘給他，親情關懷便是他守住的最後一截香菸，也因此他抽完菸，使令人鄙棄的部分散失於雲煙之後，便重新振作。

我從未想過香菸對於一個人的重要性，但至今我已清楚，父親之所以對香菸有著莫名的執著，是因為香菸成了他唯一得以抒發失意與壓力的夥伴，他未曾愁眉苦臉地向我們傾訴他的無能與懊惱，但我了解他內心的愧疚如堆積在沼澤之下的巨石，他的沉默是漂浮於沼澤之上的雜苔泥塊，蓋住了愧疚。有時他開車載我去家教時，會對我說「辛苦了」此類的感謝之言，沒有任何包裝的言語流露著最真誠的感謝，我聽得出父親內心的溫暖與安心，與之前任何爭執的聲響不同，此時他的聲音充盈著平靜與沉穩，是我喜歡的聲音，縱使他身上依然帶有些微刺鼻的煙味。

老實說，我也曾有許多嘆息與不甘，一年級下學期時，我同時身兼八位家教，經常趕公車或是在捷運站衝刺，只為準時前往家教地點。夜晚非尖峰時段的公車內人數稀少，因此十分安靜，適合胡思亂想，我常獨自一人坐在靠窗的單人座，戴上耳機望向窗外，夜晚的文心路旁矗立著不少富麗堂皇的大樓，每經過一次，我便督促自己努力將時間兌換成金錢以貼補家用，幻想著總有一天偕家人入住那些奢華的城堡。多數家教的薪水，都拿去繳納借貸債務，幾乎無法存入帳戶，因此難免會有無力感。這時我便好奇，假設父親每月有固定的收入，那麼我便不用硬是在一個晚上安排兩堂家教，上完前一堂便急速衝刺，深怕多等一班捷

運，家教所得也不會因借貸的利息而付之一炬，無法犒賞自己的辛勞。偶爾我會幻想自己不用家教也能擁有固定的生活費，那該是多麼輕鬆、是許多大學生以為理所當然的生活，可即便如此，我仍敬愛我的父親。

多年來，我深感親情的可貴，親情無法與再多的金錢等重，我真正了解到什麼是甜蜜的負荷，畢竟糖漿需要經過高溫熬煮，才能捏造成甜美的形狀，現在一切的艱辛是為了原生家庭的甜蜜，便也值得了。也許這世界就是矛盾的集合體，父親喜愛在花園裡抽菸，以前的我不以為然，認為不該讓鮮豔翠綠的花草沾染菸塵，久了我逐漸看見另一副相同的場景，我的家庭不正是如此？甜美的親情中黏附黯淡的菸粒，世界上許多事也是如此，美好的事物中附著了微小的瑕疵——和樂的家庭有著財務的擔憂、我所珍愛重視的人身上飄著刺鼻的煙味。

時至今日，父親依然沒有戒菸，每天早晨花園裡依舊會傳來一股刺鼻的煙味，但我反而因此安心，因為那菸味代表著我的父親，他依舊安好地陪伴著我，這便足夠了。

佳作 詐聾/李允甄

得獎感言：

念語聽系也已經第四年了，在醫院實習的階段得到了靈感，於是寫出這個作品，算是一種在現階段對於寫作的回顧，剛開始當成興趣，後來變成一項自己在壓力山大時，會忍不住拿出來舒壓的小工具，還記得文中提及的次獎作品，便是在高三下指考準備期間熬夜改出來的，從前有很多人羨慕過，我亦慶幸自己擁有這項能力，能把心中的話自然流暢地表達出來，謝謝辛苦的評審以及圖書館的姊姊們＆常被我騷擾給意見的朋友們，也很感謝當初指導老師的肯定，讓我有勇氣面對自己寫的好或不好的地方，從而學習到更多寫作的技巧以及改善的方針。

希望大家都能成為不吝嗇表達真實想法的大人，不管是對自己，還是對親愛的人，願我們都能真實而赤誠，成為一顆迷你但閃爍的星星。

詐聾 | 李允甄／語聽系

臨床上很少人用「詐聾」下診斷，在大學的課堂裡，教授就曾經反覆強調去汙名化的重要性，但我個人還挺喜歡這個名詞背後的意思，先是爾虞我詐，然後裝聾作啞，像極了一隻為了逃避而逃避的烏龜，蜷縮在自己小小的龜殼裡，以為這樣就能安然無恙。

對於一個呱呱墜地的新生兒而言，聽能是無比珍貴的餽贈，一旦被上帝遺忘了這份禮物，今生得靠剩下的四感去彌補探索世界的可能性。隨著助聽輔具問世，孩子在歷經一場默劇後，打破隔閡，迎向寂靜宇宙的首次鳴響，他澄淨的目光裡染上了希望，晶燦燦地，充滿了對空氣分子為何能震盪的好奇——也許你難以理解，為何要有人要自動奪走這項能力，從此以後為了去「聽不見」而活著。

醫院的角落有這樣一群病態賭徒，即使他在走廊裡和老伴的對談已經透露出此行的目的，也可能知道瞞不過聽檢儀和聽力師，一次八百塊的檢查裡，診斷證明的開立與否，僅是對聽力師細心程度的考驗。個案與保險公司的對賭結局並不重要，我們只是顆渺小的棋子，明知道個案極力忍受著不適配聽力的音量，如果他們說服自己就是聽不見，也得冷眼旁觀陪著走完劇本形式。個案也許有被迫撒謊的無奈，也許緊握最後一根浮萍拚命哀嚎，他們不會放棄任何掙扎的機會，直到呼救被浪沫吞沒，重歸於死寂。

詐聾與騙保的隱諱關聯，現實與憧憬的模糊交錯，才是臨床工作裡最耐人尋味的部分，無法誠實表達的語句，早凝在喉間化

成咳不出來的積痰，久病難癒。在生活中，我們又何曾時時刻刻保持清醒，未曾用妄想欺騙自己呢？

作為慣於沉默的人，我只能勉力用言語寫下我的所見所想，無聲膠著地爭辯著，我也有些努力想弭平的遺憾，可惜勇氣是虛渺的籌碼，稍不留神就滿盤盡輸，在騙與不騙之間，我好像沒有太多選擇的餘地，往往是呼之欲出的答案取代了我反抗的野心。

還記得第一次被老師誇獎，是在小學六年級一篇和運動會有關的文章上，寫下「他跑得和獵豹一樣快」這幾個國字，對著紅筆墨跡留下的點評，和老師懷疑代筆的追問，我好像被打開了什麼開關似的，突然理解了作文高分的準則，在別人還不善於利用他們的年紀裡，我已經學會將散文集裡匆匆掠過的詞彙塞進縱橫交錯的方格裡，偶爾謄抄的佳句更是畫龍點睛、起了加分的效果。

六年裡無數次成為範文代表，寫作文早成了我的舒適圈，本就不錯的國文成績幾乎毫不費力地向上攀升，又或許因為物理考試耽誤了國學常識的背誦，我的分數依舊名列前茅，我一邊享受著分數紅利，一邊仰仗這項技能拓展自己的領土，我不再掩飾這項天賦，將寫作變成了一個興趣標籤，並以此接觸同溫層，漸漸有人會去指點我要如何敘述故事，要以什麼手法扣人心弦，好像沒人在乎那種純粹的、樸質的，就算單調卻溫馨的，「好像」也能被無情刪去。

他們要我把記憶中所有和痛苦沾上邊的聲響戴上麥克風，經歷無數次修飾、壓縮，再伴隨著惱人的迴響，擴大成一齣無須深思的親民悲劇，一次又一次的過濾演算，要模仿他們心中對美妙的讚謬，去還原比擬真實的虛妄，你要寫痛苦，就不能只寫遠遠不及格心痛或心如刀絞，你要寫，就要寫出逼近心臟碎裂的聲

音。

一篇次獎作品裡，我和指導老師探討我的小說框架，老師問我為何寫了這樣一篇故事，我直說是一種不明朗的指引，儘管小說裡的人物思想和我的理念背道而馳，我不明白該如何以思想做為作品內核，建構一個豐滿的觀點，只憑著一腔熱情，以空洞的華麗詞藻不間斷地點綴著，虛榮的掌聲成就了我的高度，如同電影院最賣座的爆米花電影一樣，不去理會影評人該如何頭皮發麻。

我的指導老師祝賀我前程萬里，我卻沒有帶著她的冀望長成我理想中的模樣，我聽不懂上帝告解的言語，我只希望祂殺死我的毛細胞，讓我可以真正酣暢淋漓地痛快一場，那時候，我又真的做錯了什麼嗎？我至今仍無法回答，文學承載了我誤入浮華的美夢，卻同樣需要承載腳踏實地的敦厚，它的責任扛在肩頭、沉甸甸地，是我無法共情的高大上，也是我難以駕馭的洶湧。

終有次在未被獲選的比賽裡，我被迫因高樓坍塌反思迷失的初心，儘管依然困在我自詡的成長苦難裡掙扎，但我很清楚，在那些扭曲的音訊背後，我丟掉了最原始的感動，我只是矯揉造作地編織謊言，從未有人審判我的七宗罪行，但自欺欺人是一種最折磨人心的手段，從此以後你的言語是罪，感受是罰，尚未泯滅的良心是最殘酷的量刑。

我明白自己需要獻祭一些改變，寬慰我已經死過一回的思想。沒有人的贖罪祭是因為一時興起，牲畜代表著生命，鮮血赦免了原罪，寬恕乃是上天的贈禮，儀式被無比鄭重、虔誠地進行著，虔誠的信徒將擁有新生的權利。即使犧牲自己奉獻給神，即使要被釘在十字架上審判，我仍希望有人會接納我赤裸、未經琢磨的靈魂，用溫柔軟化那些充滿稜角卻別具一格的文字，我相信

至此才是場成功的涅槃重生。

在寫作這件事上，我仍然沒有得到什麼毀滅性的啟發，只是在這些年陸續體認到文字的力量，如果只把痛苦用震破耳膜的音量向外傳播，別人只能理解表層的情緒波瀾，卻始終共情不了隱含的糾結和無措。如果把痛苦比喻成成一幅畫，你就不能只用赭紅色去畫潰爛的傷口，你要把結痂後癒合的傷口再次撕裂，畫出那些化膿的舊傷和新長出的嫩肉，你要畫蒼蠅和蛆無情啃食，也要表達真皮層的細胞正一步步重新分裂的過程，疼痛是過程，新生卻是劫難後必然被期許的存在，這世上沒有單一的絕望和無預警的希望。

你要丟棄過往去重新塑造一個獨立個體，比如梵谷瘋狂而清醒的藝術創作，不計較得失地、將自己當塊尋常紅磚，在這繁盛的世界裡，隨意志選擇停駐在某堵殘缺的牆面。也許成為陶朱隱園的一塊地基，象徵鐘鼎之家，變成階級跳躍的代名詞，又或許成為三合院裡嵌補上的陳年老磚，見證了一路風霜，卻始終和睦的回憶。

我並不是什麼大作家，褪去刻意包裝後，平凡的敘述難以折射出內心真實的苦楚，我只能從那些零碎的文字裡，避免矯飾的同時保持一種自己的風格，我知道這段路途走起來艱難，卻拗直地尋找一種情有獨鍾，也許是文字間的萬有引力，又或者是某個人的惺惺相知，那些微小的快樂是我每一次動筆的契機，我要完好的融入每個和文字共舞的當下，意氣風發地成為我自己。

我們要原諒自己身上也許帶有罪惡，也許無法從地獄的判決裡全身而退，每個人都有無法訴諸語言的苦難，也有自己不願意面對的瘡疤，痛苦就是痛苦，默念色即是空也無法忽視他的存在，我收起了關於創作的標籤，很少再向其他人提起這項興趣，

只因為後來的我理解到，堅持某些價值並不是為了得到後人的歌頌，我們只為了生活裡的一點甜，汲汲營營地墊起腳尖，在雨裡小心翼翼的奔走。

無論是對日常細膩的體悟，還是咀嚼篇章後的反復推敲，這些都是我在地獄歷練的過程，我相信某些光明是為了黑暗而閃耀，雨過終有天晴，彩虹會因此而愈發燦爛，為此，我願意提前準備妥善，等著屬於我的知更鳥鳴。雖然聽起來荒唐，但無論是哪個宗教都從未否認過幸福的存在，如果幸福真的會降臨，這次我絕不會裝作 malingering，它是來自上天的獎勵，只為了串起此刻我內心的聲音，和這個世界連結，沒有振聾發聵的吶喊，沒有精神洗腦的吼叫，它像周遭陌生卻豐富的環境聲音，要豎起耳朵努力聆聽。

我將自己當作一個初生嬰兒，這次我擁有發育完善的感官，沒有上天的捉弄，我得以一一捕捉藏在裡頭的線索，慢吞吞地茁壯聽覺記憶庫，長成一個對世界有豐沛感知的小女孩——那是現在的我自己，能給將來的我最珍貴的禮物，只有我能做到這種不計成本的守護。這世上有很多的磨難，但因為有過去的自己砥礪前行，於是今後即便遇到坎坷也不用害怕，我遠比自己想像中的還要堅強，我不必靠謊言包裝，因為我相信我的語言可以感動那些我想要感動的人，我會打贏這場艱難的抗戰，他們會欣賞我最深層的思想，我終將不是孤身一人無人理解，而是和深深的共鳴永恆交融。

佳作 鹹飯/王奐鈞

得獎感言：

這次能夠獲得「迴旋梯文學獎」，讓我感受到文字的力量能夠穿越時間與情感，連結我與家人的回憶。《鹹飯》這篇作品，來自於我內心深處對於家鄉、家庭與家人的深切思念。每當提起這道菜時，那些年與家人一同度過的美好時光，便如同往日一般清晰，仍舊歷歷在目。透過文字，我希望將這些屬於我生命中最珍貴的片段分享給每一位讀者，也希望這碗鹹飯的一股鹹香，能夠在你們心中留下溫暖的印記。

在這裡，我要感謝我的家人，是他們給了我無數靈感和動力，將這些平凡而深刻的生活經歷化為文字。我也感謝「迴旋梯文學獎」的評審們對我的肯定，這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是莫大的鼓勵。創作的路途雖然漫長，但每一次的回顧和記錄，都讓我對生命中的愛與溫暖有更深的理解。

未來，我希望能夠繼續用文字去描繪生活中的點滴，去傳遞那些或許看似平凡但卻極為珍貴的情感。謝謝大家，謝謝這個平台，讓我有機會將這段故事與大家分享，也讓我步在名為文學的道路上能夠繼續前行，到往創作更爲深層的境界。

鹹飯 | 王奐鈞／醫資系

當我關上電腦，合上筆記本，隨手將桌上的物品稍作整理，深吸一口氣，仿佛將一整個學期的疲憊與壓力一併裝進了書包。空蕩蕩的宿舍，靜謐得如同一個即將閉幕的劇場，提醒著我：「學期終於結束了。」我迫不及待地踏入喧囂的街道，彷彿全世界都在慶祝著這即將到來的假期。街邊店鋪裡傳來熟悉的《恭喜恭喜》的旋律，那熟悉的節奏毫無猶豫地闖進腦海，提醒著我——過年快到了。

走在熙來攘往的人群中，街頭小吃攤前的熱氣模糊了眼前的景象，我停下腳步，一位兩鬢斑白的爺爺正翻動著一鍋熱氣騰騰的鹹飯，那股熟悉的香味瞬間將我拉回了幼時的記憶中。這是一碗充滿家鄉氣息的鹹飯，我點了一碗，坐下來慢慢品味。剛入口，米飯的香氣和腊肉的鹹香交織在一起，還有高麗菜的清甜在齒間跳動，這股熟悉的味道，讓我的思緒隨著裊裊升起的白煙飄回到了祖父的廚房。

自打記事起，每逢臘月歲末之際，總會看見祖父在灶台緊服忙碌，每每我靠近時想貪吃口年夜飯時，他總是教導我說年夜飯要大家一起吃才有儀式感，而我總是想方設法想吃上幾口，畢竟菜香早已像不留情的洪水般，浸潤我的鼻腔了，而上桌後最令我們翹首引盼的就是那味鹹飯了。

那蒸籠出爐之時，就注定他會是這飯桌上最矚目的一道菜了。在上桌時，那經過高溫蒸烤的醃肉混雜著沁人心脾的飯香，每每令我心癢難耐，想趕緊吃上一口。而等到家人們都入座後，祖父會雙手合十，並宣佈年夜飯的開始，我心心念念的鹹飯才能

入口。首先是香菇的鮮味伴著醃肉的鹹香步入我的味蕾，再來是高麗菜的忽然跳出，為這首名為鹹飯的樂曲，譜上一頁清新脫俗的旋律，鹹飯如同在我口中奏起一曲磅礴的交響樂，最後再用米飯的淡淡飯香作為結尾。米飯就像是祖父一樣，默默承載了這一大家子的成長。

祖父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位親人，更是一位導師和朋友。他總是用他那雙溫暖的大手，帶領我走過生活中的每一個重要時刻。每當我遇到困難時，他總是用他那慈祥的笑容和溫暖的話語，給我無盡的支持和鼓勵。而那碗鹹飯，則是他對我愛的具體表現。

每次吃到鹹飯，我都能感受到祖父對我的愛和關懷。那股熟悉的香味，總是能讓我回憶起與祖父在一起的美好時光。鹹飯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種情感的寄託。它承載了我對祖父的思念和感激，也見證了我成長的每一個重要時刻。

每次年夜飯時，雖然祖父是最先動筷的，但他卻是最慢吃上飯的。他總喜歡看著我們家人們一邊享用著整桌的饗宴，一邊對於他的手藝讚不絕口。直到這時，他才會舉箸，並開始細嚼慢嚥地吃起家人們為他夾進碗裡的菜。那時我總是狼吞虎嚥地吃完，一方面是祖父的手藝確實了得，一方面也是期待著獨屬於小孩的快樂時光——發紅包。這也導致我時常無法好好專注於享用美食，但祖父總是一臉慈祥地看著我，並叮囑我要細嚼慢嚥。

這味鹹飯就這樣默默承包了我過年最為難以忘卻的回憶，陪伴了我從初步入學年的孩童到能夠獨當一面的大學生。從兒時總需要父母在身側才能安然入睡，到現在獨居在外都能夠睡得香甜；從以往但凡遇到困難只會尋求外人的幫助，到如今可以獨立思考並嘗試解決問題，它陪我走過了生活的困難，日常的瑣事，

學業的壓力。

祖父的拿手菜有很多，除了鹹飯，還有紅燒肉、清蒸魚、炒青菜等等。每一道菜都是他用心製作的，每一個細節都經過精心的考量。他總是說，做菜要有耐心，要用心去感受食材的變化，才能做出美味的菜肴。

而我也是因為喜愛祖父的這味鹹飯，而漸漸開啟了我對於下廚的新大門。祖父總會教我各式樣的菜餚，從家常菜到年夜菜，從北方菜到南方菜，從桌邊小吃到餐廳的宴客菜。祖父猶如一個行走的菜譜，每一個細節都了然於心，每一個細節都精準把控。但唯獨他做的那手好鹹飯，他一直說著：「再等等。」

直到，祖父日益衰老的身軀和呼吸中止症逐漸佔據他的休息時間。

高二那年，祖父在一個日暖風和的早飯時間，突然宣布了他要做胃折疊手術。在這時，那個被晨光哄烤的暖洋洋的客廳，不知怎麼的就猶如日正當中的大馬路，熱的我汗不斷滴落。直至如今，我才意識到祖父早已跟我幼時印象中那巍峨的身軀相差已遠。在我眼前的是飽受呼吸中止症折磨，毫無睡眠品質可言，略顯老態龍鐘，我最敬愛的爺爺。剎然間，我眼裡的祖父漸漸的模糊起來，緊隨其後的是一滴滴的熱淚從眼眶滑落。祖父趕忙安慰家人們，著手從包裡拿出醫院給的資料，想以手術的成功率安慰我們。但令我們訝異的是，祖父連從背包裡掏出資料夾時，都顯而易見的吃力。看見這幕，氣氛都更加沉悶了，最終，這個陽光明媚的假日卻被我牢牢記於心。

在手術前一週，祖父特別喚我至廚房。廚房一直是祖父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域，我只有在兒時玩耍時偶然進入一次，祖父備菜時那偉然的身軀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裡，雖然如今被睡眠不

足，導致神情憔悴，但唯一不變的是那慈祥的笑容依舊如同一抹朝陽，照亮著我。祖父看我呆愣在門口，輕聲喚我至流理台前。流理台上的砧板早已傷痕累累，這是獨屬祖父在廚房內的證明。但祖父掏出他的愛刀時卻是嶄新、仿若能發亮一般，他說：「作為一個廚師，自己的愛刀絕對不能鈍了。」語畢，他略帶驕傲的看著我，並展示著自己的愛刀，又說：「這是從我爸爸那邊傳下來的。」

這是一把經歷了兩代又兩代的傳承的菜刀。

祖父在一邊時不時叮囑鹹飯的製作細節，一邊緩緩的道出這把菜刀所承載的故事。

在二戰結束初期，福建各地想求個溫飽都難如登天，更何況像如今，但凡想慶祝或心血來潮想犒勞自己，就可以好好上館子美美的吃上一頓大魚大肉。在那個資源貧瘠的時代，想吃上一頓帶肉的餐點都得苦苦等待。

直至臘月歲末之際，要祭祖之時才能吃上一整年心心念念的肉。在那時，曾祖父用上了為了讓家族內每一個人都能吃上一口肉，發現了老家有個東西名作「鹹飯」。組成材料簡單，製作工序簡易。而且，臘肉相較起一般的牛、豬、雞肉更為便宜。所以曾祖父就將這道菜變成年夜飯其中的一道。據祖父的回憶，每每年夜飯大家最期待的就是鹹飯的上桌，小孩們總是爭先恐後的盛飯及猛猛的爬飯，那是他們年末時最幸福的時候。回憶中，曾祖父都是等到大家都吃上好一陣子後才動筷。

於是，鹹飯就成為每年年夜飯餐桌上的常客。不論後來移民到臺，亦或者後來祖父的投資漸漸有了起色，餐桌上不乏大魚大肉，但，這道鹹飯終究靜靜矗立在主位，任憑時間的洪流滾滾向前，他仍舊屹立不搖。

祖父一邊說著、一邊叮囑我的鹹飯已經可以出蒸籠了。我懷著忐忑的心淺嚐了一口，恍惚間我好似看到了幼時的我站在廚房，拉著祖父的衣角，央求他傳授鹹飯給我。又好似看到中學時期，我和祖父肩並肩在廚房，他一句，我一個動作的學習做飯。最後思緒回到現在，不變的是，祖父一樣一臉慈祥的看著我，流理臺上放著的是剛出爐、熱騰騰的鹹飯。

半年後，祖父的身體在手術成功後漸漸康復了。

手術後的祖父，雖然身體不如從前那般強壯，但他的精神狀態卻比以前更加積極。他開始重新投入到他所熱愛的烹飪中，並且更加珍惜與家人共度的每一刻。每當他在廚房忙碌時，我總是站在一旁，仔細觀察他的每一個動作，學習他那獨特的烹飪技巧。

也是去年的年夜飯祖父第一次讓我嘗試負責鹹飯的部分，起初我是很抗拒的，因為祖父的身體雖不及以前的大力顛勺，但也可以應付大多數菜餚了。然而，祖父說：「這已經傳給你了。」而讓我下定決心負責這道菜的製作。一樣的備料，先後處理臘肉，高麗菜，最後將各食材放入蒸籠裡，等待出籠的時間裡順帶幫祖父準備其餘菜品。最後出籠時，伴隨著濃濃白煙，還有外頭小孩們大叫：「鹹飯!是鹹飯來了!」端上桌的同時眾多小孩圍在身側，眼巴巴的看著我手裡端著的鹹飯。直至上桌，在祖父的宣布可以開飯時，我看著家人們幸福的吃著手裡的那碗鹹飯，霎時，我突然理解祖父的心情了。

鹹飯在我生活中，象徵著家庭的溫暖和傳統的延續。每當我品嚐到那熟悉的味道時，總能感受到祖父對我的愛和關懷。鹹飯不僅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種情感的寄託和文化的傳承。

它代表著家人之間的團結和支持，也象徵著對未來的美好期

望。每當鹹飯上桌，家人們總是圍坐在一起，分享著彼此的喜悅和幸福。這種溫馨的氛圍，讓我感受到無比的幸福和滿足。

回顧過去，我感受到祖父對我無盡的愛和支持。他用他那雙溫暖的大手，帶領我走過生活中的每一個重要時刻。而那碗鹹飯，則是他對我愛的具體表現。

展望未來，我希望能夠將這道鹹飯的手藝傳承下去，讓更多的人感受到它的美味和背後的故事。我也希望能夠將祖父對我的愛和關懷，傳遞給我的下一代，讓他們在品嚐鹹飯的同時，也能感受到家庭的溫暖和傳統的延續。

我想，我也會將這味手藝傳承下去的。

佳作 棄子/傻傻

得獎感言：

與其說得獎感言，不如聊聊寫作的心路歷程吧！

老實說，寫出這篇文章對我而言非常的困難，段落拼拼湊湊的，寫完一段，就沒有勇氣寫下一段，眼淚不由自主地就落了下來。

還記得就在幾個月前上了一門必修課，出了一份作業，需要回顧自己的家庭狀況，並寫出約三千字的文回傳。「縱使成長的路上遍布荊棘，但我還是走出來了」、「在這遍布荊棘的路上最終開滿了花，放眼望去是一片充滿希望的湛藍天空」，這兩段是我當時的開頭與結尾，現在回想起來，還真格外諷刺！

不過，縱使被爸爸遺棄、做女兒的被捨棄、被上天拋棄、被世界放棄，我依舊在我的世界發光發熱。很感謝迴旋梯文學獎，能讓我為爸爸在這世界留下一點「存在過」的痕跡。

棄子 | 傻傻／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究竟是從未擁有，還是曾經擁有過比較遺憾？」

不久前我曾思考過這段話。

我的爺爺在我爸爸四、五歲時就已經過世了，因此打從我出生時就沒有見過他。雖然不是很頻繁，我偶爾會想：「假如我有爺爺，會是甚麼樣子的感覺？會不會被捧在手上疼愛？會不會生活變得更優渥一點？會不會在家中有更特殊的地位？」有時候也挺羨慕其他人有爺爺，這時候我就會想，這輩子注定無法改變的事情，真的是難以言喻的可惜。沒有就沒有了，完全是無法改變的事實。「我這輩子都不會有住在一起，陪我度過童年的爺爺了。」這種感覺，真的好奇怪。記得有次家中在打掃時，媽媽讓好奇的我看了爺爺的遺照，不知怎麼陳述當下的心情，看到他時，我是震驚的，原來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樣阿！本以為是一名白髮蒼蒼，臉上佈滿了歲月痕跡的老人家，但爺爺的時間停留在中年，俊俏白淨的臉龐，我甚至覺得那時候的爺爺比這時候的爸爸更年輕、帥氣。我的內心五味雜陳，思考著：「原來我也有爺爺啊？」

不過，爺爺的缺席，並不影響我一直以來生於小家庭的幸福，爺爺留下了和他一樣模子刻出來的爸爸來陪我長大。

我對爸爸的印象，是嚴厲且傳統的父親，也是非常可怕的人。至少我小時候是這麼認為的。他總是會用打用罵的來管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我小學四年級時，我為了讓隔天上學時有涼快的冰可以刨來吃，而將我的水壺放進冷凍，卻不小心打翻了爸爸的冰品，冰從高處墜落，瞬間解體散了開來。不一會

兒 ，爸爸拿著自製的水管熱熔膠條聞聲而來 ，毫不留情地把我當十惡不赦的壞人 ，痛打我一頓 。我記得我已經道歉了 ，且當時也很慌張和害怕 ， 但爸爸完全不買帳 ，被情緒遮蔽了雙眼 ，看不見我的誠懇 ，劈頭就打 。到了我上國中以後 ， 爸爸就比較少打我了，通常都是用諷刺或是反話來激勵我。道理我都懂，可是處於叛逆期的青少女，怎麼會聽的入耳呢？我時不時的頂嘴，因為只要我認定某些事是事實，我是不會退讓任何一步的 。當我和爸爸兩人意見不合 ，會一來一往的爭執 ，爭執一達到了巔峰 ，爸爸就會使出專屬於他的最後一招 。「你給我出去 ，這裡是我家 。」多言惹事 ，我很常因為回太多次嘴 ，重重的踩到爸爸的底線 ，差點被逐出家門 ，只要爸爸拿出這殺手鐧 ，我就會乖乖閉嘴了。小孩子有耳無嘴，是我從小聽到大的一句話。

「將軍 。」在某天午後 ，悠閒的我和爸爸在飯後下了幾盤棋 ，但把把都不一會兒我就迎來了死局 。爸爸手中的炮越過我勇往直前的小卒 ，把在將軍旁左右護衛的其中一顆士吃下 ，另一隻炮也在不遠處蓄勢待發 。而將軍的四周都備有埋伏 ，不論我前往何處都是死路一條 。

「啊，又輸了啦 ！不玩了不玩了 ！我以前在安親班可厲害的 ！怎麼都沒能贏過啊？」我懊惱的看向爸爸，期待他安慰自尊心高的自己。

「你哦？要贏我還差的遠啦 。」爸爸僅是笑笑的回應我 ，並當作我方已經投降 ，結束遊戲，開始收棋。

「欸爸，啊你怎麼每次都不下最後一步棋？要留給我一點懸念是吧？」我看見我方將軍完好的待在自己的本位，隨興地和爸爸鬥了幾句嘴。

「啊不是玩完了？反正知道結果了，有下沒下有差嗎？趕緊收一收做其他事還比較重要。」爸爸慵懶且隨性的回答我。

時間過的飛快，我上了大學，發現這世界的變化十分迅速。例如以前我東西弄丟，家、學校、宿舍三點一線，東西不是在這就是在那，一定能找到。每當媽媽問我東西都有帶到嗎？「沒差啦忘了就算了。」是我不變的回答。現在我成年了，落了東西對我而言非常可怕，著急、等待、憂心、焦慮等負面情緒會隨之而來，因為我知道，在這浩大的世界，無邊無際的，有些事物可能找也找不到了。

正順利過完大學一年級的生活，一切步入正軌時，倏地天上派下不可違抗的天旨，重重烙在我的心頭上，頭好暈好痛，原來天外飛來橫禍就是這樣的感覺嗎？

那天，一如往常的手機鬧鈴聲喚醒我，剛睡醒還在迷茫中的我習慣約略審視訊息，「媽媽未接來電」。雖然叛逆的我不愛回母親照三餐噓寒問暖的文字或貼圖訊息，可看見僅有碰到急事才會使用的聯絡方式，不由得使我感到困惑且緊張。一則簡潔扼要的訊息「請假馬上回家」。我第一個想法是：怎麼突然要請假，餐飲打工請假不太好請耶。第二個想法是： 到底發生甚麼事了？怎麼那麼突然要回家？第三個想法是：唯一一次要緊急回家是奶奶過世，不會吧？不可能吧？最糟應該也是出意外住院之類的吧？一家四口在鄉村平凡幸福的生活，父母歲數也不超過五十……。我緩慢地花了三秒閃過這些念頭，急促地按下回播鍵， 心臟也沒閒置著，有節奏地打著歡快的節拍，彷彿想要安撫我緊張的情緒。

「你爸爸不在了。」

什麼意思？常見的案例，就那麼狗血的在我身上發生了，明

明在七月的最後一天，我難得休假回家請爸爸吃父親節大餐啊？就在兩天前而已 ！怎麼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還是其實是大人間的玩笑話？因為我在外奔波 ，該上課的時間去上課 ，課餘時間通通都去打工 ， 沒有太多時間頻繁回家，家人希望我回家一趟而演的一場戲？但其實我知道的，我家都是正經八百的人 ，沒有人 ，沒有任何人願意 ，也沒有人會開這種玩笑話 。或許 ，也有那例外 ， 那就是上天吧?

掛斷電話 ，我發現我全身都在顫抖 。阿 ，原來媽媽掛斷電話前囑咐我 ，「回來路上小心」是這樣啊？我告訴自己要冷靜 ，要淡定 ，要穩定 ，什麼事一律回家後再想要怎麼安定 。可我克制不住自己 ，腦子亂哄哄的 ，無法避免的胡思亂想 。因此為了自身安全 ，我只好坐上較昂貴的直達車回到家鄉 。一到家中 ，思緒還非常混亂的我 ，被禮儀人員指引跪著爬進家門 ，直到看到放置我父親的冰櫃，我才願意接收爸爸不在的訊息。回過神來，我已拿著香陪爸爸一同聽著經文 ，我用眼角餘光瞄看四周 ，遠方親戚們齊聚一堂 ，我是爸爸唯一的女兒 ，可是我卻還不知道爸爸的死因。腦袋不斷運轉著，努力理解現在發生的一切。直到坐在我身旁的哥哥被禮儀人員叫走，我才有了不知所措以外的想法。哥哥和媽媽一起跑行政單位、簽署數十張文件 、選擇爸爸喪禮的方案等等 。我被晾在一旁 ，覺得身為女兒的我毫無用處 ，被排除在外，被徹底捨棄了。

「我被爸爸遺棄了。」

隔日，我並沒有陪著爸爸，竟然還回去學校附近的餐飲店上班。我家與打工的店僅跨了一個縣市的距離 ，可是我卻覺得好遠好遠 ，像是看不見盡頭的道路 ，沒有終點 ，也如同我的未來。魂不守舍的我依舊順利的完成這一天工作，當日瑣碎雜事我

已記不清了，滿腦子都想著「失去」這個議題。我僅記得老闆娘和我說：小孩子應該也不用忙很多事啦。

回到家中，我認為我無法做好工作，請了長達三星期的假。

我踏在熟悉的土地上，彷彿時空倒轉了十來年，好似迷路的小孩，獨留在黑暗、陌生的土地上，被愚昧的路燈壟罩著，哭喊著：「爸爸，你在哪裡？」孤單、恐懼、寂寞頓時如暴風雨朝我侵襲而來。怎麼如今的我已經成年，自認為非常獨立且堅強，此時此刻卻如此脆弱、不堪一擊？我的心就好像一顆充飽氣的氣球，緩慢地撫摸會發出刺耳的尖叫聲，想用盡全力拽緊、肆意扭轉它，卻又怕它爆破，不敢輕舉妄動。我僅能吸一大口氣，接著閉氣三四秒後，用力地吞下那酸楚的氣。彷彿不這樣傷害自己，自己的心就會直接爆炸。

四十八歲正值壯年，卻毫無預警的去世了。那是不是也會像八點檔一樣，突然就復活了？沒有人！根本沒有人會相信這個事實！如此突然，令人覺得僅是好友間嬉鬧的玩笑話罷了，時常對爸爸任性的我彷彿聽見他說：「這次不可以不要了。」

父親節，也是爸爸的頭七，爸爸真是一位風趣的人，也真會選日子。連最後的一段路都是算好的，讓我想忘也忘不了這節日，如此的刻骨銘心。

也是時候該結束這場鬧劇了。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掃除靈桌上的所有物品，面向戲中的演員，如潑婦般吼叫：你們在搞甚麼東西啊？無聊當有趣是嗎？我不知道有多少次，細想爸爸已經不在了這件事，不論是在外頭等公車，或是在家中呆看著爸爸以往常餵食的流浪貓吃飯，我總是不由自主的流淚，哭得聲嘶力竭，哭得喘不過氣，哭得束手無策。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放棄掙扎，直接接受爸爸不在這世界上，不會再與我共創珍

貴的回憶。但對我而言真的好難，太困難了。無能為力的我，面對上天的權力施壓，我只能被迫接受，就好像我在大學剛學到的社會階層，身為底層的我，被位於上層的上天狠狠的踩在腳下踐踏，可能我也被上天拋棄了吧？

生與死，不過是這世間的日常。自從重大事件落在我身上之後，本來就心思細膩的我，變得更仔細觀察這自然萬物的一切。我無意中踩死路邊上努力搬運食物的螞蟻；我刻意踩死在家中亂串門子的蟑螂；我看見被車無情碾平的老鼠、野貓；被自己健康狠狠教訓一頓的父親。其實很多時候，我在意的可能並不是生離死別，而是已有情感連結的遺憾。或許人是為了「情」一字而生的吧？

守喪的時間在沉默中悄悄流逝。曾聽聞人說，真正難熬的，是往後的日子，習慣的他，已成為歷史。

我回想起那盤棋，爸爸彷彿早已知曉一切，並暗喻我未來。我主體是將軍，而分身是那無名小卒，勇往直前，並帶著青少年擁有的嬌氣與傲氣濫殺濫打，彷彿世界唯我獨尊。爸爸下的最後一步棋，像似看不慣的上天派大炮朝向我重重打了過來，我回頭看我的左右護法少了一名，如同祂只留下了我媽媽保護著我。可是最後爸爸並沒有把我帶走，讓我獨立在那兒，眺望遠方，動彈不得，進退兩難，只能靜靜地，緩緩地，細品著思念與哀愁。

我是棄子，但爸爸沒有棄子。

過往讓它成為一縷青煙，隨風而去吧。活在當下，希冀未來，無法改變的，使其停留在原地，沉沉且輕輕地放下吧。我就讀的科系教導我，面對臨終關懷，要好好的道謝、道愛、道歉、道別，我卻一點都沒能做到，一切都發生的好迅

速 ，令人措手不及 。不過 ，或許歷史造就了如今的我 ，但也不必為此束縛 ，不必自怨自艾 ，不必貪得無厭 ，不完好是最完好的安排。

即使這世界放棄了我，還好，我還沒有放棄我自己。

嘿，爸。感謝你曾經來過。

或許，曾經擁有過，會比較遺憾吧？

佳作 錦鯉/篁

得獎感言：

絕望是愚人的結論-迪斯雷利

抽牌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我得到這個結論，只不過是不斷地在順位與逆位中周旋

說實話得獎令我意外，在我過往的經驗裡這樣基調的文章是不被文學獎這樣的活動所樂見的，我甚至在文章裡暗諷了這點，也暗諷了當時決定提筆寫下這篇文章的我

至少在這一次的結果，愚人牌由逆位翻轉到了正位

從缺乏計畫的投稿

轉向一個無限的可能

或許我的生活還是一樣的糟糕

但至少這一次有機會讓一小部分人看到如我這般的人會面對的人生也許不是所有人都如此的糟糕但我見過更多墮落的遠比我更深的人

也許瞥過這篇文章的人，遇到如我這般的人的時候

能夠多那麼一絲的理解

錦鯉 | 篁／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男生女相，其命富貴，命卦一看，此人必想富貴一世，你們很幸運，如果這孩子是個女孩，那他的淚水可以養活一池子的錦鯉。

「是不是我對妹妹比較好，所以你才想變成女生」

「你這樣進男廁別人都會覺得你怪怪的」

「你為什麼要吃女性荷爾蒙？我們可以接受你是同性戀，但真的不能接受你變成人妖」

「如果大家都想變就變，那我也一起變啊，大家都不要生小孩啊」

「小弟子有事相求，弟子於今年陽曆三月五日開始進行賀爾蒙治療並以女性的身分生活，但仍為男性姓名所苦，故希望能得法師賜女性姓名，祈請師祖恩允」隨著擲筊三聲，三個聖杯；乾淨俐落，不過最後的我還是沒有勇氣與這位與我父親相識數十載的法師開口，我還是沒有勇氣讓祖父母兩位老者知曉我已然不是他們的乖孫、讓我妹妹知道他的哥哥永遠的變成了他的姐姐、讓我的哥哥知道他的弟弟已經是女兒身了，我閉上眼睛，好多事情，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老師!那個同學坐著尿尿!」

「女生才可以坐著尿尿，你沒看到男生都在這邊!」

那是記憶中我人生最早發生的事情，同學的嘲弄聲、老師的

斥責聲；我不明白，為何男生們都整整齊齊、豪不害臊的站在那一排沒有任何隔板的水道上廁所，為什麼他們不會覺得自己跨下的東西很噁心很見不得人，我不明白為何我不能躲起來，我不明白為何我不能關上門，我只明白，大人希望我站在那裡，大人們希望我站著上廁所，如果我不這樣做我就會被罵、被打；我必須守規矩，才不會被處罰，我要像個男孩一樣，這樣才守規矩。

「不要跟女生計較，你以後會感謝我的」

我永遠都記得，國小老師總有一種意義不明的安排，將原本一張張的桌子左有兩張合併，讓男生坐一邊女生坐一邊，坐我一邊的女孩跟我說:「如果你敢超過你就完蛋了」， 我也一直都很小心翼翼，直到某一天我再找課本的時候手肘超過了一點，她直接抓著椅子往我身上砸過來，那時候的我是個營養不良的孩子，小學三年級還只有十八公斤，想當然而我受了很重的傷，但需要道歉的是我，被老師處罰的是我；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不論如何弱小如何強大，從生殖器發育，我就變成了那個不可以受傷不可以哭的人；那只存在於歌曲裡玫瑰少年的故事，只是對這個島嶼上的性別文化最大的諷刺，其實你一直都只能是你。

我不明白他們究竟如何無法發現，我下體上滿滿的抓痕、喉結上滿滿的傷口還有貫穿整隻手臂的劃痕；國中後的考試前家人總會把我帶到北港朝天宮，當我雙手捻香，由心虔誠，除了我之外從未有人知道我在每一座香爐前祈求著什麼，我祈禱我不再長高、祈禱我聲音不再變得低沉、祈禱我的身體向著我渴望的方向成長，神像從來靜默不語，而我肩膀越來越寬、聲音越來越低

沉、身高越來越高；身上的傷口越來越駭人，臉上的笑容越來越無奈，我在傷害自己，是啊！我一直都在傷害自己！但當刀片劃開了真皮層，所有思緒都停了下來，只剩下手臂上傳來的疼痛，只是會痛而已，這是多難得的時刻！只是會痛而已！只是會痛而已！

「不管妳在別人眼裡是什麼樣子，妳都是我的女朋友」

那是我第一次偽造父母簽名請假、是第一次套上女孩的衣服、是第一次體會到被他人溫柔以待、是第一次擁抱著他人哭泣，那是我的第一個愛人和我告白時說的話，我那以為故事會越來越精彩，當這個大我五歲的男人輕撫我的頭頂，將我的臉帶到他的胸前，當我掂起腳尖給出了我人生中第一個熱吻的時候，一切好像都變得更美好了，直到確認了這份愛的第二個月，我的愛人確診了咽喉癌，從此之後我跟他只見了三次面，之後的一段時間，他還會在他接受化療時給我看一些他的照片，慢慢地他不再傳照片了，慢慢的等待他回訊息的時間越來越長，某一天後，他再也沒回過我的訊息了，那時候的我已經從高職轉到一所私立的普通高中，我的學校甚至就在他的醫院隔壁；在他不再回我訊息前顯示在螢幕上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在希望我能照顧好自己、希望我不要傷害自己、希望我忘了他找到下一個愛我的人...希望我能過得好好的；為什麼那麼漫長的一生，卻偏要給我那麼短的一瞬間。

「跨性別女性是對女性拙劣的模仿，是父權主義物化女性的陰謀」

那是曾經評論我的網路文章中最刺痛我的一句話，那是某一次的動漫展，我側躺在當時的戀人的膝上，然後被人側拍，成為了這篇文章的封面，內容詳細我已經記不清楚了， 但我記得內文所有對於跨性別的批判都是那麼的有理有據，如此的有邏輯，從來沒有進入女性的生活圈；只是在外貌、妝容上模仿女性，扮演著男性視角中的女性，這甚至連做自己都不算，如同積木搭成的華美房屋，在社會的檢視下坍倒的一蹋糊塗，事實吹走了面具虛假的形象，只剩我獨自遊玩這寂寞而荒唐的遊戲，看著水中的倒影，看著多麼噁心，我的人生早就已經成為一盤拙劣的棋局，黑子白子同時步入死局，毫無進退可言，我好想把鏡子裡的臉給撕下來，好想殺死鏡子裡的那個人，好希望這面鏡子裡的一切都看不清也聽不見；那噁心的臉跟噁心的聲音，如果永遠不再這個世界上就好了。

「一篇好的文章與一段人生經歷一樣，就算不是有所成長或正向結尾；至少也是一段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感悟」

這是指導我六年的補習班作文老師認為的寫作訣竅，尤其在大考作文中被認為尤其重要，一篇好的文章需要讓人成長或至少有所感悟，而不是沉淪；可我從出生到現在都不斷地往下沉淪，需要安眠藥才能入睡、看到窗口就想一躍而下，焦慮幾千個日出卻無法做出改變，可笑、難過無數個黃昏卻沒有勇氣自我了斷，可悲、度過無數段感情卻都向抓著救命的浮木最後逼迫他們離我而去，可恥；這些痛楚沒有詩意，那些軟弱沒有道理，當我提筆寫下這些故事，每字每句毫無意義。那是發瘋般的負面情緒釋

放，空有滿篇情緒，我很常提筆寫下滿篇自己每一天的痛楚，這些惡意永遠的停留在雲端硬碟那個未命名資料夾中，永遠不會被其他人翻閱，只讓自己在每一次翻看時的精神內耗；我很常在考試時寫出虛構而抽象的故事，因為我知道我自己的故事從來只能讓人感到不適，沒有一個評審委員會期望從一個應當青春洋的孩子寫出一行行的血淚，沒有人想看變得越來越軟弱越來越瘋狂的故事，大人們不想看到，大人們不願看到，那是一個脫離常模的孩子向著自殘、酗酒、性成癮不斷下墜的故事，沒有人想看見；沒有人想在乎，只有那毫無意義的，假惺惺的，看似不斷進步時則沒有任何進展的性別教育與性別文化，我多希望我能如同在庫爾切斯帶狀公園的女孩一樣，被那代表單純的惡意與仇恨的小獵刀帶離這個毫無希望與活力的人生。

我多希望我的淚水真的養活了一池子的錦鯉，至少那是最無知的生命，錦鯉不知的喜怒哀樂，不會思考那麼多，不會因為自己與生俱來而無法逃離的樣子而焦慮、憂鬱、發狂， 我多希望我的名字沒有那像在稱呼一個亭亭玉立的男人般的發音，但我不能改變他，那屬於我父親的宗教信仰，是我父親最深信不疑的人給我取的名字；我多希望那個建立我最基礎的人生習慣的不是個老師，而是我自然而然地用我習慣的方式與工具，但我知道那不可能，畢竟幼兒園是建立孩子的自我性別觀念的時候，每有家長想要看到自己的「兒子」沒有在幼兒園裡像個男性一樣上廁所；我多希望我是那個可以大哭的孩子。但我知道我不能， 因為沒有人想看到一個會哭泣、軟弱的男孩，我知道我哭了之後只會迎

來數不盡的指責， 畢竟我有外生殖器，所以我不能哭；我好希望我不會因為別人跟我說:「你是我的女朋友」， 被用女性的名詞稱呼時就好像被初次當成人來看待般大哭，但我沒有辦法，因為這樣的溫柔在我的外生殖器生長出來時就已經無權享受，所有人都只期望我成為一個堅強有擔當能為他人遮風擋雨的人，沒有人會在為我而遮風擋雨，我多希望我的人生的前段能夠不在一群每天將性與生殖器的男性為伍，多希望自己能不聽那些不堪入目的言語，讓我變得像個男人，只能用男人的視角模仿女人並自以為這樣能讓別人也認為我是女人，最後只能更厭惡自己的臉、骨架、下體與自己人生的一切經歷。

我走出寺廟門口，內心感受到了也無風雨也無晴般的平靜，不過這段平靜不是來自於對人生的感悟，而是對焦慮、憂鬱、與想死之心和瘋狂早已麻木，我需要愉悅感，所以我劃開手腕啟動生理機制，期望多巴胺能減緩心理上的不適；我需要忘掉那些我無法解決的事情，所以我酗酒成性，期望乙醇代謝產物能帶走我的煩惱；我需要人陪伴，所以我在短短的一個暑假與十二個人發生風險性行為，因為我期望用身體留住他們的關心；我沒辦法停下， 也不想停下，我只想繼續向下麻木，繼續向下墜落，這裡沒有得到救贖的童話故事，只有醉生夢死，未來不知如何的迷茫，我好希望我像錦鯉，每日等待人類的投餵，他們沒有性別不安的個體，只需活著。

門／莫小雞（莫消極）

在那靈魂棲息的森林——致恩師張經宏／百日紅

您所撥的電話無法接聽／李昀庭

下雨天／許崇瀚

詩速迷蹤／蔡宇涵

致阿尼瑪／邱承萱

我在山裏找黑貓／羅以馨

筆電維修／陳信安

五月雨／黃玟綺

無限高樓／陳弘倫

靜夜之行／洪渝晴

新詩組 **總講**評｜林德俊 委員

新詩（現代詩）是兼具效率與美學的傳達，體現了「極簡主義」精神。無論長詩、短詩，文本中每一個詞句，都是細心經營的結果，每一個字都被擺在理想的位置，增一字太多，少一字則不足。好詩貴在「不說盡」，提供大量留白空間，讓讀者以想像力去填補——因此，詩的面貌可謂「朦朧」。

寫作教學名師娜塔莉・高柏在《狂野寫作》裡寫道：「詩是尊笨佛，對驢子和鑽石一視同仁。」這是對詩人的讚語，因為擁有點石成金的能力，所以事物的凡俗定位、外在形貌，對詩人而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詩人如何去感受它們，詩人看、聽、嘗、觸、聞到了什麼。

感受本身無法言語，感受可以傳遞是因為你用言語描繪了它。在「具體而精確地描繪對事物的感受」這個舞台或賽場上，還有誰的能力比詩人更高強？

恭喜各位得獎人，在成為「文字煉金術師」的路上，領到了一張振奮信心的入場券，這只是一個開始，請繼續往前走，耕耘不輟，更精采的繁花盛景等在前方。遺珠者無須抱憾，一篇作品完成，至少我們了感動自己。有時只差臨門一腳，或差那麼一點運氣，無論如何，鍛鍊基本功是更上一層樓的不二法門，請琢磨筆下，享受創作，多看多想多改……驚豔四座，只是時間的問題。

新詩組 個評｜阮美慧 委員

本屆文學獎的詩作，同學們都展現了一定高度的創作水準。首先，在主題方面，多數作品都能清晰傳達創作理念，引導讀者沉浸於詩的意境之中，避免僅以華麗辭藻堆砌，而情感空洞。其次，情感層次亦見飽滿，入選的作品，大多能掌握詩的語言，使其承載細膩的情感，喚起作品與讀者之間的共鳴。再者，語言運用方面，不少作品展現良好的節奏感與音樂性，朗讀時自然流暢，語言新鮮、頗具時代感。這些詩作，透過創新角度帶來耳目一新的閱讀體驗。

不過，因為同學們的生活經驗，大多限於校園及家庭，因此，作品的題材或意象的呈現，仍難免有重疊之感。如何捕捉生活中細膩的瞬間，對日常題材的多元詮釋，將主題擴大，注入較宏觀的思維，較能擺脫當代個人傷感、瑣碎、虛無的詩風表現。整體而言，能夠進到入選的作品，在詩的技藝與情感的抒發上，均具備優異的表現，由本屆迴旋梯文學獎的作品中，我們也能見到當代年輕詩人創作的樣貌與深厚潛力，令人十分期待。

新詩組 個評｜林德俊 委員

詩，乃至任何文學書寫，都需具備「言之有物，表之有情」兩個條件。「言之有物」是內容面，「表之有情」是形式面，當形式妥切包覆了內容，才算理想的藝術。琢磨觀察細節的能力，發現可書之對象，開放五感，融入自由想像，精確描繪，完成漂亮比喻，落筆，發展結構，反覆精鍊……如此，一首好詩不遠矣。

本屆名列前茅的作品：第一名〈門〉透過聚焦的意象書寫家庭關係，若隱若現、點到為止，節制的語言下，飽富情感張力。第二名〈在那靈魂棲息的森林——致恩師張經宏〉意象豐富、語言流暢，是一首才氣縱橫且情韻動人的輓歌。第三名〈您所撥的電話無法接聽〉流露這個時代這個世代年輕人的青春語感，透過書寫一段感情關係來辯證自我形象，埋伏著黑色幽默。

新詩組 個評｜曹昌堯 委員

我認為一首好的詩，應該要能夠掌控詩的特質，詩是一種以最簡短的文字來詮釋最深刻內容的文學創作，作者必須能善用隱喻和意象表達的寫作技巧，利用創意及故事來觸動人心。它特別地強調文字的濃縮性和情感的意象觸動，所以，一首詩應該要避免像小說般的長篇或平鋪的敘述，不應該有任何贅字或贅句。進行現代詩評審是一件困難的事，因為評審的主觀性很強，當一首詩的內容特別契合他的內心時，就會脫穎而出，但是三位評審選出的前 10 名卻不會有很大的差異，因為，大家對於一首好的作品的基本要求，都與我前面所敘述的那些重點一致。「門」是這一屆一致認同的贏家，它完全符合我前面所敘述的各項要件，詩的內容描繪父親與母親緊張的關係，段落的節奏非常清楚，一段壓的比一段沉重，最後壓到令人窒息時，解脫只能如詩中的壓尾句「苟延殘喘」。其實，其他很多作品都是很好的，例如：「致我親愛的歷史學家」中以「劍與種子袋」來隱喻戰爭與和平；「夜行」用氣泡與酒來營造詩的懸念，他們的寫作能力都完勝當年大學時代的我。

第一名　門/莫小雞（莫消極）

得獎感言：

首先，我想先感謝各位評審、作家，以及負責這個比賽的所有人員，無論是審查還是相關行政程序，一路上的大家都辛苦了～也很感謝我能夠有這個機會獲得第一名，這是一個十足的榮耀，評審的鼓勵，讓我更相信文字的力量，也更加激勵我繼續深入探討人生的複雜與微妙，在未來的創作中，我會帶著這份單純肯定，持續書寫生命的感受～

其實這首詩的故事來源於我自己國中時期的親身經驗，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的一切，心理系上的課程剛好提到了「表達性寫作」，於是我便想好好回顧，紀錄下來。

透過「打開與關閉」這個意象，試圖描繪出我的感受，門的內外，不僅代表著物理上的分隔，更象徵了情感上的孤絕與隱藏；年幼的我無能為力，處於什麼事都無法做的狀態，也如同「門」一樣，靜靜地站著，裝作一切都不知情。

雖然暮然回首時，心情的感受總是特別複雜，但時光會撫平一切，它讓我很珍惜現在修復過後的家庭關係，以及身旁的人事物。

門 | 莫小雞（莫消極） ／心理學系

微光透過門縫

映照出那些

不該被觸碰的秘密

父親的身影

陌生的輪廓

在狹窄的罅隙間

交織著若即若離的親密

我站在門後，無聲凝視

輕撫著破碎的夢境

母親的微笑如同精緻的面具

每頓晚餐都是一場戲劇

空氣裡，藏著未言的喧囂

裂痕在彼此的眼中閃爍

埋藏的情感如薄霧飄渺

卻在瞬間悄然浮現

門前的空氣凝滯

每一聲低語都在掙扎

他們的交談

髣髴暗流翻湧

承載無法言說的沉重

我，靜靜聆聽

讓一切隨光影散去，未留痕跡

門是隔絕，亦是通往

邊界在此處交匯

一面是表象的平靜

一面是無盡的隱藏

相互形塑微妙的緊張

而我，像是這道門

無法逃離

這矛盾的縫隙

只能站立，苟延殘喘

第二名　在那靈魂棲息的森林——致恩師張經宏/百日紅

得獎感言：

也不知怎地，為了紀念一個人而擠出三百字很困難。所以就這樣吧，聽一首歌、獻一束花，然後相信還有很多人，遠比自己更想繼續活下去。

在那靈魂棲息的森林——致恩師張經宏｜

百日紅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總是有神的，在深夜，或其他地方
即使死後未必有世界；我們未知
無論緣分的長度，抑或是緣分本身
若是神一瞬現身、若是鴉雀無聲
方格紙關押的字節被釋放，筆是鑰匙
插進那片針葉的黑森林
於八月的酷暑，眼角流下一滴汗
有點鹹，用以灌溉略顯沉重的土地
躺在雲淡風輕的根鬚懷中，會過去的
無論是筆尖抑或……

清晨的露珠來自遠方；為了某些目的集結
眼角上的那點餘光，不在意那是否來自太陽
一字一句解剖稿紙裡的內容
曾經有神的地方，鋤頭插進不朽的塵土
即將飛揚的故事已故；化作春泥的花
已經不會再變老。留下一個句點

長出幼苗，人們稱之為逗號，怎麼樣都好
灑在詞彙之間的角落，是延續嗎
是不是將為下一個句點而永存？

窗外有雨，一點一滴，清晨的光很微弱
一旦壯大，便要吹熄所有露珠，半滴不剩
即使是神也擋不住的日出
於地球另一端造成無可避免的日落
孵化出逗號的黑雨，以及緊接而來的
森林裡筆劃縱橫交錯，永遠也填補不盡的格子
裡頭寫著工整的「永遠」，加上一個「。」

在那遲來的早晨：無數棵逗號萌芽、
鋤頭乾枯一旁、一方純白色的田地如今
躍出紙面「。」句點以後，換行
空出挪抬的位置，神也未能察覺到的
地方，黑森林的雨永不停歇，澆灌更多標點
「原來還有下一段……」
故事並不是一種會被說完的露珠——
神說：神其實並不存在，下田吧，八月的夏
鋤頭與午後的汗水；即使春花早已落地，必須

寫下一段故事，無論黎明到來與否

那些深夜並不停留原地，

空格在窗戶角落，安靜地唱起了歌。

第三名 您所撥的電話無法接聽/李昀庭

得獎感言：

首先我必須感謝迴旋梯文學獎，讓這首塵封已久的隨筆得見天日。同時非常感謝評委們的肯定，這份獎項是一個意外的禮物，也是一個極溫暖的鼓勵。

我也想感謝許久以前失敗的戀情，那是我動筆的契機，也感謝那些被遺忘在鏡子裡的自我碎片，讓我完成一場跨越時間、空間的通話。

最後，感謝這首詩誕生於某個城市的某個晨光中，在化妝鏡前，在未完全清醒的瞬間。

這首詩寫的是與情人的關係、與自己的關係，寫的是日常瑣碎又心碎的瞬間：修眉、化妝、打電話，一舉一動都是一次次自我修復與掩飾的嘗試。

所以將這首詩、這份獎項，獻給所有徘徊在鏡子裡的人。願所有電話都會被接聽。

您所撥的電話無法接聽 | 李昀庭／醫學系

我總該是賞心悅目的 所以你才能喜歡我

畢竟你的手機裡都是泰勒絲

而我的歌單只有德布西

你渴望奔逃在移動的城市與迷宮

我卻只想在布達佩斯的飯店浴池再

昏睡一整日 即使我也未曾清醒過

連你的來電也沒能使我清醒

我問你在哪

你說在碼頭看夕陽

但此時早晨七點陽光正好

我閉著眼在化妝

你讓我記得修眉

我的眉毛卻差不多剃光了

用畫的就可以 既不顯溫和又

不再凌厲

你還讓我別戴眼鏡

說那方框的樣式太老舊

但是隱形眼鏡會被碼頭風乾

而人工淚液也不比眼淚

便宜

我用一隻小指勻著唇釉

一隻小指讓你噤聲

你沒聞到

化妝品新潮又陳腐的芬芳

膚淺的令人頭暈

目眩中手機屏幕在黯淡

我大概還是不清醒的 才

回撥了電話

你還會喜歡我嗎

妝鏡裡的人張嘴

但你說什麼我沒聽見

佳作 下雨天/許崇瀚

得獎感言：

非常謝謝學校與圖書館提供迴旋梯文學獎這個機會，讓我知道其實日常 murmur 也可以是很浪漫的、也是能登大雅之堂的。當初會想寫這首詩，並沒有「文窮而後工」這麼偉大的抱負或情操，只是在愚人節當天下雨忘記帶傘、如此日常的瑣碎。開始寫了一兩句後，除了聯想到更多雨天的情感經驗外，也開始讓自己更細心地觀察下雨天，比如下雨天的安全帽鏡片會起霧、或者地上水窪反射的光線很像被粉碎的感覺，讓晴天的自己仍舊沉醉在下雨有點孤寂、有點落寞的氛圍裡。其實自己有個特別的體悟，就是發現了還有讀國文的高中時期，原應是語文能力的高峰，但記得當時的自己仍寫不出這種會流露出情感的文字，文字的運用也遠遠不如現在。我認為這是因為更用心生活了，更把心思放在觀察、放在體驗生活或與人之間的交流，於是更具體了解「情感」是什麼，以及如何表示。留下了這段話，待後之視今之時，能找回一些靈感跟初衷，也能突破一些創作或生活上的困境。最後想感謝妳和我一起創造過一些回憶，其實回憶都是很美好的但都過去了，可是偶爾用來憑弔佐酒正適合；謝謝圖書館的協辦人員、老師們包容我接近壓線才交件，真是不好意思！最後想謝謝我自己，願意突破舒適圈把作品投出來，這次獲獎對自己真的是莫大的肯定，肯定自己的勇氣，也肯定自己原來是有些能力的，而且是會被看見的！

下雨天 | 許崇瀚／醫學系

總是不喜歡下雨天

那些你不在的下雨天

總要張開傘才想起

一把傘只要一個人撐

雨水打滑地從眼角蔓延

在臉上叢生

在我想過你的地方發根

總是不喜歡下雨天

那些黑灰的雲會蓋住

與你一起看過的天

從那時你離開後

就沒再看過的天

念此際

背影是孤寂還微微雨著

你手指的星空還微微暗著

逝去的想望還微微亮著

總是不喜歡下雨天

當整個城市都昏濛地落入

你留給我的死寂

當筆直的光線

都粉碎在模糊的地面

當那些笑聲和氣味都

粉碎在起霧的印象裡

雨總是下在特別對的時候

比如回憶特別潮溼的那些夜

生命的地圖一把攤開

偶然會滑過幾顆

憶及你鹹鹹的雨水

你說這城市不常下雨

我想也是

在那些

還有你的日子裡

佳作 詩速迷蹤/蔡宇涵

得獎感言：

詩本是太過私密與赤裸的。

我仍寫詩，因為相信萬物皆可互文，所有傷口皆能相認。

第三次參加文學獎，名次早已不再重要。

文學獎不是為了肯定自己，而是為了尋找知音。

有人說知音是一顆心寓於兩個人，兩顆心的跳動是一致的。

很幸運，在評審老師與其他參賽者中，我聽到許多共同的心跳聲，而我的作品們也都有幸被細密而慎重地討論。

希望自己能作為一個擁有愛與詩歌的魔法師繼續走下去，我一直如此深信著。

謝謝圖書館每年不辭辛勞地舉辦這個活動，讓所有情慾流動的瞬間都有了伸展的舞台。

詩速迷蹤 | 蔡宇涵／牙醫學系

是你。

像雪地裡的湯勺伸進

森林唯一的滾燙

攪拌游移，

將沸水結冰。在這裡

經度開始扭曲

不同的生命緯度爬滿了風

發芽的時間被關上窗

雪聲不管地飄蕩

將聒噪的腳印一個個

活埋

你說你這輩子沒聽過什麼詩人說

迷霧是生靈

與死者的耳語

而你不過無意擅闖

在風的默許下橫衝直撞在

共同的山洞裡忘情

舔吻，愛撫

將所有心動拆食入腹

刻下你的名字在每一條魚身上

並宣稱這是有意義的刺青

一群具體的蜂蟻爬過平坦黏膜

蜿蜒播種

耕耘，穿刺，啃噬舔空

我的掌紋

縫縫補補裁切成

你要的五線譜

於是我開始迷走

在筆直的時間裡失速翻覆

恰好見你也不停奔走在我身體的迷宮裡。

幸好，幸好這時遠方開始敲響

遲緩的鐘

待我學會踩著你的節拍

跳起了舞神聖又下流

一步一步虔誠的禱、禱、

樹影終於破窗讓

擱淺的雲向山巔爬去

因為太陽太遠了

魚淹死在水裡

而山神只是垂眸千萬海里

（那是橫貫一條魚生死的距離）

撿拾一顆顆死亡，收進

種子袋裡，透明安靜

找不到下一個滿月

也不計較它們的正當性

*按:化用林餘佐「在黃昏提早時生火/讓一鍋水交談：生靈與/死者的耳語都成了霧氣。」

佳作 致阿尼瑪/邱承萱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們給我這個機會，予我肯定、讓我的作品能被他人所看到；我喜歡新詩，它篇幅和格式很自由，寥寥幾筆，橫看成嶺側成峰，那些我沒有一一說明的，都可以由讀者自行聯想，也不會被作者的一言一字思想綁架。這次的作品是看了榮格的自傳後所得的靈感，阿尼瑪這個名詞即是他所提出理論中的專有名詞，縱貫榮格一生，他有破碎的童年、投入學術的大半生、和佛洛伊德解不開的結以及幾段秘密的感情，如此經歷灌溉他複雜又偉大的一生；我試著以浪漫的方式去解析對阿尼瑪一詞的想像，既然他是榮格理論中:每個男孩理想中投射出最完美的女孩，而且是唯一一個，那麼榮格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去闡述他心中的阿尼瑪呢?就是在這樣思考下，便產生了創作的靈感。

致阿尼瑪 | 邱承萱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誕生於遠古極地中的冰晶
卻想活成
沙漠烈陽下的玫瑰

內心 是一潭深黯無人的湖
卻想在你面前獻出一座城池

擁有能洞悉萬物的雙眼
不想分析自己 也不需要分析你
面具掩蓋不了 溫柔之下的瘋狂
傾心 也許只需要一眼

你像是春日街道外 四溢的花粉
思考的方式有你的影子
喜歡的東西也沾染上你的氣味
是啊
雖然遲疑了一下
你就是我唯一的阿尼瑪

有人說

人生過長無法預見未來

亦有人言

人生太短難以述盡

只好

讓夢編織成無解的結局

這樣 我們就能在一起直到永遠

註:阿尼瑪（anima）這個概念是由榮格提出，男人內心中無意識的女人性格與形象的一面。

男性常常只有的單一阿尼瑪。閱讀完榮格的自傳後，便有代入作者視角，為其進行創作的想法。

佳作 我在山裏找黑貓/羅以馨

得獎感言：

想特別感謝一位通識課老師鼓勵我參加，哪怕只是通識課期末的作業也認真地看完了每一位的作品還給出了自己的建議，我就這樣去投稿了，算是我第一次投稿應該也是最後一次，過程中好像回到了高中特別喜歡文學的那一段時光。

當然，這次文學獎比我還厲害的太多了，可以入圍多少存在僥幸，高中開始就想投稿了，現在看來已經很圓滿了。

我在山裏找黑貓 | 羅以馨／物理治療學系

風漫漫擾動著云的餘波，
隨著風的氣息移動，
枝葉婆娑起舞，
光影是斑駁的鐵鏽 ，
變成童年的黑貓，
追逐黑貓，
追逐童年。

溪流越發奔快，
樹冠嚴絲合縫得不可思議，
舉頭不見云，低頭不見黑貓，
像人爲的拼圖，
保護著我。

直到回過神來，
一個仿佛伸手就能碰到天的地方，
不由得停下脚步，
眼裏只裝得下一座座青山，
身后的垂柳像雙親再也直不起來的後背，
而水流源頭水汽交織形成的海市蜃樓裏，

有本就屬於遠方的我自己。

等群鳥再次划過胭脂色黎明，
冷霧寒樹之間好像又看到了黑貓的身影。

佳作 筆電維修/陳信安

得獎感言：

我常想詩、散文、小說組成我國文壇三大文體，彼此互相牽連，詩是我最少接觸的，卻也是三類文體中最輕柔的。同樣的主題，小說定會寫的極殘忍，人物故事發揮到極致，散文介於之間，但我的散文有小說的筆法，「幸福的不是故事，不幸才是」似乎牢牢印在我的散文中，因此只剩下詩，是可以很輕很輕的，去處理生命中令人窒息的議題。

這篇文章特別感謝蔡淇華老師，筆電的意象是在寫作課程中他偶然提及的，老師常說詩的禮教是「溫柔敦厚」，期待詩教給我們的，也能在生活中，一一付諸實現。

(字數太少，補個個人簡介唄)

2004 年生於嘉義，但更喜歡自稱台中人，現就讀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得過台中文學獎，希望有朝一日拿林榮三。

筆電維修 | 陳信安／醫學系

持續一個月的閃屏

按鍵脫落：ㄉ、ㄓ、ㄢ

久的電源線

充不進新鮮感

「MacBook 的晶片到 M3」

你隔著玻璃跟我說

「還真是喜新厭舊」

蘋果沒有強制關機鍵

這樣就不能說晚安

記錄你的硬碟已毀壞

哪來那麼多備份

因為我以為一生一世

D 槽大到用不完

檢測費 800、螢幕要 3000

零件很多都絕版了

「修不修？直接換一台新的更快」

可是你說

無價是 CPU 和深吻

不賣、也買不到

那天，拿回修好的我們

預設憂鬱藍換回桌布

照片資料夾是 0KB

幸好，保護殼的貼紙，還是

你最愛的蘋果

我打開好幾個深夜都開不了的 Word

用帶著戒指的左手

敲下幸福、愛情

和你的綽號

「發生錯誤，存檔失敗」

佳作 五月雨/黃玟綺

得獎感言：

能在回旋梯文學獎獲得佳作，我深感榮幸。

文學不僅是文字的排列組合，更是能傳達出筆者內心想法的管道，能夠藉由文學獎的投稿將自己的心聲與世界分享，對我而言，是難能可貴的生命經驗。

藉由寫作能帶給我們無窮的力量與啟發。也很感謝學校給予我們這樣的機會將自己的思考與對生活細節的思辨訴諸於紙筆。文學的價值唯有深刻體會其中內涵才能發現其美麗，如同世外桃源一般，不可言傳，只能意會。我也期許莘莘學子能夠更多躋身於文學創作當中，讓年輕世代的想法紮根在的片文學的沃土上。

五月雨 | 黃玟綺／心理學系

五月

春天倏忽即逝

想抓住 卻如細沙從指縫中流走

吐息

掛著露水縷縷糾纏的蜘蛛絲鋪張

空氣黏膩 潮濕

乾了又濕 濕了又乾的襯衫在窗邊

隨風翩翩

拍打著玻璃窗倒映一片安穩歲月

完美的晌午

濛濛煙雨濡濕整個春末

光

折射潮濕空氣 光斑點點

映照在身上

似滿天星光 熠熠生輝

蝴蝶聞風起舞 後蹣跚駐足於此

春風 徐徐

草偃 嘆息

十年前

你說飛花有盡 往事如夢

滄海桑田總令人唏噓

意氣風發

談笑間

已成過眼雲煙

時光長河

侵蝕成細細長紋

雙手在無盡歲月中顫抖

溝壑是時間在你身上成形的疤

那河水蜿蜒將流向何處 匯集

芳草萋萋

石階青苔滿佈

竹籐椅早已殘破不堪

見你日漸佝僂的身影

熟悉的俯身擦拭

坐在孩子每天玩耍的巷尾

浸泡一片歡聲笑語

暮色蒼茫

無聲織一片晚霞

生命消逝如點點細雨

擲地無聲 落地化作虛無

十年後

韶華如駛 時移世異

良辰美景依舊

油桐花 開了 凋謝 發芽

日復一日 年復一年

我早已在不斷向前的洪流中奔走

驀然回首尋你

你卻留在那年五月的綿綿細雨

佳作 無限高樓/陳弘倫

得獎感言：

很感謝所有評審以及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們，這次能順利得獎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肯定。曾經我覺得自己僅僅是個平凡的人，無法以文字表現出自身獨有的故事，但九月初剛開學時，受到朋友鼓舞而決定嘗試書寫一篇完整的文章，我很開心，也很感謝能出現在迴旋梯文學獎的得獎名單，這份肯定使我得到鼓舞，也給予我想要繼續精進文學的動力。

無限高樓 | 陳弘倫／牙醫系

新的房客來了，提著一只皮箱

褐色皮箱不大，無法收納遠鄉的廚房與臥室

裏頭卻有父親手做的三明治，母親手織的毛衣

手裡的紙條，印著他的新房號

房客低頭找尋數字，直視紙條上狹窄的空白

他的房間在何處，也許無人在乎

本應溫暖的平地過於凜冽，高處也許存在火光

向上攀爬吧，找尋一處柔軟的住所

房客躊躇，高處是否真的屬於他？

往上爬升是沉重的腳步，卻很安靜

空無一人的寂寞鋪滿第二層樓的灰牆，不宜棲居

三樓裝滿各種型號的針孔攝影機，鏡頭放射著銳利的冰冷

四樓貼滿不及格的考卷，象徵著失敗的紅字彷彿地獄的血

五樓、六樓、七樓、八樓被噩夢的殘影佔據

一張張疲憊的面孔在無光的走廊徘徊，顯得更加黯淡

對那些住戶而言，光與暗的失眠已是慣性

房客喘氣繼續攀爬，彷彿高處有光的鑰匙

得以通向安寧，卻不知自己已爬升幾層

沉默的時間敘寫房客的征途

大腦早已無法容納爬升的步數，但也不重要

看著樓梯間出現八十、八十一

這兩層被過往的摯友租下了

熟悉又陌生的感覺出現在劇烈的爭吵與背叛之後

八十二樓是與前任破碎的愛情，角落放著眼淚積聚而成的巨大水缸

八十三樓住有面具商人，折價出售熱門且牢固的面具

盡是虛假的騙子，不是合適的鄰居

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

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

樓層間傳出嚴肅的評判聲，但房客忍住好奇心繼續往上攀爬

那些評論家以這些樓層為居所

險毒的字句汙染了空氣

走廊不再清新透明，充斥紫色毒煙

九十一樓堆滿告白失敗的情書，心的碎片尖銳刺人

房客凝視空白紙條，持續往高處爬升

彷彿接近活人無法觸及的寧靜

心跳加速，抵達裸露的頂樓

這裡只有房客一人

天空未曾如此接近

頂樓無風，不安卻無絲毫聲響的空氣

僅有激動的心臟透過

劇烈的搏動在掙扎反駁著什麼

到了，找到了，空白的房號

都忘了手提箱上的電話小卡

三明治冷了，毛衣皺了

他往前奮力踩向透明的階梯

住上超越白雲的高空，也許是宇宙

至少離開了地球

佳作 靜夜之行/洪渝晴

得獎感言：

靜夜之行，是我午夜時分閱讀書籍和修習書法時有感而發，用最寧靜的字詞，鋪陳令人神往的世界，這也是我第一次想用新詩的格式抒發。

這首詩是我人生中第一首完整的新詩，它的雛形來自於也晚某些忽然湧現的聲音。也許是風，也或許是一片落葉，靈感的泉源可能來自任何地方，毫無侷限。

但詩的格律要美，要有韻律，要有潛藏在字裡行間的節奏，不落俗套、字字珠璣。在參加這次文學獎之前，我是這麼想的。

但其實並不是這樣。評審的提點讓我知道，現代新詩的自由奔放、隨意揮灑，不過於需在意平仄起伏，或是刻意把文字修飾成華美的樣子。這才是現代新詩的精髓。我想謝謝這次的文學獎，讓我的作品能夠被專業老師點評，也挑出我過於拘泥格律和修飾過精的錯誤，也希望下次能夠繼續參加。

靜夜之行 | 洪渝晴／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野蔓，隨著風中古老的囈語斑駁而生。
攀上祭壇中央的一缽清水。
倒映著了無星雲的靜夜。

風仍徐徐，撫過石臺上的玄色、
古寺灰牆的塵埃及綻白大地的珠花。

它帶走最後一點世俗的記憶。

徒留那——靈魂漫步天涯的跫音。
靜謐的夜，隨著筆墨，
觸碰名為時光的水中鏡。

雪杏，隨著月光編織的綢緞飄搖而撒。
落在山峰之中的一潭清泉。
迴響著悄無聲息的靜夜。

促織唧唧，躍過水窪蕩漾的波痕、
植披之下的奇香及無盡曠野的顛簸。

它帶走最後一點遠古的情思。

僅存那——神識遊歷四方的色彩。
靜謐的夜，隨著書本，
沉浸名為歲月的忘憂谷。

